



儀禮集編卷二

秀水盛世佐學

後學

欽鮑漱芳
石門顧修 參校

士昏禮卷第二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

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昏禮於五禮屬嘉禮

疏曰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

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

孔氏曰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為禮是儷皮起於太昊

也孟子云舜不告而娶是娶告父母亦起於五帝也其昏

之年幾案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合為五十應大衍

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

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為婦之長殤

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

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非字疑衍重昏嗣也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爲婦長殤者關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如左氏所釋毛詩所用家語之說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昏姻之時與家語異也

朱子曰案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又案孔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而媒氏又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此皆昏禮之大期也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是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也

敖氏曰此篇主言士之適子娶妻之禮

郝氏曰冠者成人之始昏者生人之始古者冠而後昏故昏禮次冠

馮氏復京曰案朱子詩集傳宗鄭義以桃夭爲昏姻之候今人多用其說不知毛鄭二義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偏也爲毛說者以秋冬爲期孔子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孫卿韓嬰皆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爲鄭說者以二月爲期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月令仲春祀郊禘蓋元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凡此諸書皆二家證據未易評定得失然鄭本據媒氏之文愚請卽以周禮正之媒氏云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蓋時至仲春則農桑已起昏期過晚

故不禁奔者或無夫家則司而會之若正爲昏姻之時而復不禁奔豈禮也哉據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其意謂九月至二月皆可昏也此近得其實矣

姜氏曰案禮三十曰壯有室家語魯哀公嘗疑其已晚孔子對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則冠以後三十以前固可有室而此士昏之禮蓋亦將爲選士俊士造士之時舊註乃並目士爲已仕之上中下士則又昧三十曰壯有室與四十曰強而仕之別而其病猶士冠之訓矣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

註曰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

疏曰下達者男爲上女爲下取陽唱陰和之義謂以言辭下通于女氏也納采言始相采擇也周禮六摯大夫執鴈士執雉此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者取其木落南翔冰泮北徂能順陰陽往來以明婦人從夫之義也

從通解節本

陸氏佃曰若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是也大夫有昏禮而無冠禮則冠禮不下達矣

朱子曰下達之說註疏迂滯不通陸氏說爲近是蓋大夫執鴈士執雉而士昏下達納采用鴈如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而士昏親迎乘墨車也註疏知乘墨車爲攝盛而不知下達二字本爲用鴈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於庶人皆得用鴈亦攝盛之意也蓋旣許攝盛則雖庶人不得用匹又昏禮摯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鴈爾今註疏旣失其指陸於下達之義雖近得之然不知其與用鴈通爲

一義則亦未爲盡善也

敖氏曰昏禮不言士者辟下達之文也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納采皆用鴈經惟有士昏禮故因以下達之文見之也以此推之則餘禮之用鴈者皆當下達惟納徵之禮或異耳媒妁傳言女家已許乃敢納其采女之禮采者取也用鴈者先儒謂取其不再偶義恐或然春秋傳曰鄭徐吾犯妹美公孫黑使強委禽焉是大夫納采亦用鴈也此其徵矣

張氏曰昏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是也請期以上五禮皆遣使者行之春秋莊公二十二年穀梁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

姜氏曰案士冠士相見士喪士虞諸禮章首皆冠以士獨士昏禮章首不冠以士而曰昏禮下達則知此爲昏之達

禮當如陸氏及通解之義而註疏之失不待辯矣

世佐案下達猶言下際也男尊女卑而男必先施乎女故云下達昏禮六自納采以至請期皆男氏使使者致命而逆女則婿又親之皆下達事也天氣下降而萬物興明王下交而賢人出男子下達而昏姻之禮正易咸卦以少男下於少女而其象曰取女吉亦此意也下達二字足盡此篇之義矣凡昏禮皆下達故不言士士摯當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鴈記云摯不用死是也先儒取其順陰陽往來及不再偶之說固屬附會朱子謂與親迎乘墨車同爲攝盛亦恐未盡且下達二字兼六禮而言不專指用鴈也敖氏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納采皆用鴈此又用朱子之說而過者詳朱子之意蓋謂鴈乃大夫之摯本非士庶人所得用故爲攝盛若

卿以上自當用其本等之摯不必下同于大夫也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註曰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席也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于人席有首尾

疏曰鄉射燕禮之等設席皆東上

張氏曰以近主人為上

是統於人

今以神尊不統於人取地道尊右之義故席西上几在右也公食記言席卷自末是席有首尾

敖氏曰筵之者有司也乃云主人者對使者立支也几漆几也右几席南面几在席西端也

使者立端至

註曰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

疏曰案士冠贊者於中士下士差次為之此云夫家之屬

亦當然假令主人是上士屬是中士主人是中士屬是下士主人是下士屬亦當是下士禮窮即同也

敖氏曰此士之家臣也乃服元端以行禮則元端亦不獨為士之正服矣至謂至于門外

世佐案元端說見上篇使者亦士也故服之士冠禮擯者及贊者皆服元端是也敖說非

擯者出請事入告

註曰請猶問也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

敖氏曰賓之將命者入告擯者告主人乃出請事也其辭蓋曰某也使某請事凡賓非主人之所戒速而來者則有

請事之禮凡請事者西面入告者東面大夫士之禮也

郝氏曰擯女父所使迎賓者出請使者來事入告於主人

張氏曰前已有媒氏通言今使者至門當知有昏事而猶

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

註曰門外大門外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

疏曰大夫士唯兩門寢門大門而已庶在寢門外之東

此下有至于庶門明此是大門外可知也

張氏曰當亦如士冠禮主人迎賓主人西面賓東面此時

賓自執鴈

揖入

敖氏曰與賓揖先入也揖入之後亦每曲揖不著之者此

與上篇皆士禮其同可知下文故此

至于庶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

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

註曰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為殿

疏曰主人不言當阿則如鄉飲酒主人當楣再鄉飲酒聘
禮皆云賓當楣無云當阿者獨此云當阿故云示親親也
凡士之庶五架為之棟北一楹下有室戶中脊為棟棟南
一架為前楣楹前接簷為殿棟在室外故賓得深入當之
也

熊氏曰少牢饋食疏大夫士庶室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

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曰前楣承簷曰殿

讀如諸戎倚之之倚棟北為室南壁開戶士昏禮賓當阿

東面致命當阿言當棟也入堂不入房也阿今俗名棟楣

今俗名杓間橫梁亦曰楣殿今俗名簷柱

敖氏曰主人以賓升謂主人先升而賓從之也致命謂致

其主人之辭也

世佐案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此敵

者之禮也主客敵而主先升道客也惟客尊于主人則客先升詳見聘禮此疏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非當以敖說為正

授于楹間南面

註曰授於楹間明為合好其節同也南面竝授也

敖氏曰此文承主人之下則授宜作受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矣為人使而授于堂乃不南面者辟君使於大夫之禮也主人拜受而賓不拜送以其非已物也此與上文不答拜之意異凡為使之禮皆放此

張氏曰授謂授鴈楹間兩楹之間凡授受敵者于楹間不敵者不於楹間君行一臣行二是也今使者不敵而授于楹間明為合好故其遠近之節同也

世佐案凡堂上授受幣之法主人尊則近東楹賓尊

則近西楹蓋尊者宜逸卑者宜勞故或就而授或就而受也於楹間南面並授敵者之禮也聘禮賓面大夫大夫北面當楹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是也此使者卑于主人而用敵禮者以其奉壻父之命故也聘禮賓亦奉其君之命來聘而其受玉也乃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君禮之異者也敖氏改授為受於義亦通而以為授者北面則非矣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註曰老羣吏之尊者

敖氏曰出出廂門老室老大夫士之貴臣授鴈於階下既則進立於中庭

右納采

擯者出請

註曰不必賓之事有無

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註曰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

敖氏曰問名問女之名也擯者入告主人許乃出告賓而賓入也初禮三揖以下之儀也此雖俟於中庭亦有三揖與聘禮同

張氏曰案記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是主人既受鴈還復阼階之位西面以女名對賓賓乃降階出門也此一使兼行二禮既采須卜其事相因故也

右問名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

敖氏曰凡自敵以下其使之行重禮者事畢則醴之所以見殷勤也擯者請醴賓亦以其降等也若敵者則主人自

請之

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無醴于房中

註曰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側尊亦言無元酒側尊于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

敖氏曰改筵者易他筵而布之也

郝氏曰醴賓仍在戶牖間但以東爲上人道貴左也

張氏曰徹去其几後將授賓也改筵改西上而東上也爲人設則東上者統于主人也

主人迎賓于席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疏曰初納采時也主人再拜拜至也

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復迎之禮更端也主人拜至賓答拜禮爲已也

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

拜
註曰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辟遠道

疏曰案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
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几敵者拂几皆若此卑于
尊者則內拂之凡授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
則以兩手于几間執之授設皆然受時或受其足或受于
手間皆橫受之及其設之皆旋几縱執乃設之于坐南北
面陳之位爲神則右之爲人則左之不坐設之者几輕故
也

叔氏曰几校未詳以有司徹執几之法推之則校者其謂
左廉與云以几辟者嫌辟時或釋几也凡自敵以下其於
拜者皆辟經不盡見之也左之在席上之東也設几於左
便其右也授几於筵前西面拜送亦於阼階上北面

張氏曰此經授校是執其中間授之以其足以使者是彼
羣吏亦不敵者也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

註曰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房南面待主
人迎受

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
送

註曰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卽筵也賓復位於西階上北
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爲飲食起

敖氏曰西北面以賓在西階上不可背之也醴子醴婦皆
北面者以其立於席西也賓拜亦於西階上復位俟旣薦
乃升席於賓之拜也主人少退主人拜送賓亦如之

張氏曰主人執醴筵前西北面以待賓賓拜于西階上乃

進筵前受醴受訖復西階北面之位主人乃于阼階上拜送此醴古人受爵送爵相拜之法率如此

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

註曰即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于脯醢之豆間必所為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之意建猶扱也

敖氏曰祭不言右可知也

張氏曰賓即筵坐而祭醴南面坐也啐醴則西階北面之位奠觶遂拜亦于西階遂拜者因事曰遂坐奠觶不起而遂拜也

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

註曰薦左邊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歸

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

敖氏曰主人辭者蓋見賓珍已之物而取之則以不腆辭之

張氏曰即筵奠于薦左南面奠之因祭酒之面也

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註曰人謂使者從者授于階下西面然後出去

張氏曰前迎于門外是大門外此送亦大門外

世佐案上云主人辭此不言賓對者文省

右醴賓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註曰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疏曰未卜時恐有不吉婚姻不定故納吉乃定也

敖氏曰如納采禮兼醴賓而言也下禮放此

郝氏曰問名而後納吉慎重不迫禮之序也乃昏姻之約自納采問名時定矣故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請納采如必問名始卜倘卜不吉可中廢乎故用禮通其義而已

右納吉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註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

疏曰納徵不用鴈以其自有束帛可執故也周禮註云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蓋取配合之義士大夫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若彼據庶人空用緇色無纁故鄭云用緇婦人陰此

元纁俱有故云象陰陽備也元纁束帛者合言之陽奇陰耦三元二纁也

敖氏曰納吉則成昏矣故於納吉之後復納其成昏之禮六禮惟此最重故特用皮帛而不用鴈也元纁合而爲兩束帛元纁各五端也用束帛儷皮則當至席門主人揖先入賓乃執束帛而庭實先入設也如是則納吉禮不足以蒙之乃云如者以其異者可得而見也下言如納徵禮類此

郝氏曰徵聘也男氏使人奉幣爲質徵以聘女也元黑色象陰纁赤色象陽皆帛也五兩爲束

張氏曰鄭註周禮以純爲緇故疏以緇爲庶人之禮陳氏祥道云蘇秦傳錦繡千純裴駟註曰純端名則周禮所云純帛者匹帛也鄭改純爲緇誤矣庶人亦用元纁但不必

五兩耳

世佐案疏以三元二纁釋五兩則元六端纁四端矣其說本之聘禮鄭註鄭註本之雜記雜記云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是也但贈是送死之制幣此則用以聘女吉凶不同其制或異故敖以元纁各五端易之今亦無以定其孰是也古紃字多譌爲純鄭註周禮改純爲緇不爲無據然元而不纁與此不合疏以緇爲庶人禮亦無明文可據也采陳說以備考焉

右納徵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註曰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卽告之
敖氏曰壻家旣得吉日乃不敢直以告女家而必請之者

示聽命於女家之意尊之也

右請期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局鼎註曰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爲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兔腊也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也飪熟也局所以扛鼎鼎覆之

疏曰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壻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故經總云寢門

外也云舉肺脊祭肺者下文祭薦黍稷肺卽祭肺也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卽舉肺脊也祭時二肺俱有生人唯有舉肺皆祭今此得有祭肺者記論娶婦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故與祭祀同二肺也特牲少牢魚皆十五此欲其敵偶故減其一而夫婦各有七也又此鬼神陰陽故同祭禮若生人則公食大夫一命者七魚再命者九魚三命者十有一魚天子諸侯無文或諸侯十三魚天子十五魚也腊少牢用麋則士用兔可知凡牲體用一胖腊則左右體脅相配共爲一體故得全名特牲少牢亦用全士喪大斂與士虞皆用左胖不全者喪禮略文

敖氏曰初昏謂日方入之時東方直東塾少南也其實鼎實也合升者用豚之法宜然也去蹄者指兩肩兩髀而言士喪禮曰四髣去蹄是也舉肺脊者所舉之肺脊也此二

者先飯則舉之每飯則啗之脊正脊也祭肺切肺也他肺亦祭此乃直以祭名之者以其惟主於祭而已無他用也故又謂之肺祭凡食而有牲俎者皆有祭肺不言四髣兩胎者士喪禮有成文故此略之士禮腊用一胖此一純乃用左右胖者亦異昏禮也特牲記曰腊如牲骨然則此腊之體骨亦略放於豚惟去髀爲異去髀則用肫也設肩鼎鬲在上也 鄭本純作肫註曰肫或作純則是當時或本有作純者也案少牢饋食禮云腊一純者二然則此亦當作純明矣今以或本爲正改肫作純

郝氏曰北面鼎面向北也北上自北陳而南豚鼎在北也合升全體解折熟于鑊而升于鼎去蹄去四蹄甲舉猶食也手舉食之也肺爲氣之主脊爲體之正食先舉之將食先祭之所食之肺脊與所祭之肺皆升之鼎者也全禽之

乾者曰腊謂兔也肫當作純一純一雙也少牢云腊一純而鼎是也髀尾骨內則云兔去尻故不升于鼎張氏曰此下言親迎之禮先陳同牢之饌乃乘車往迎婦至成禮共三節

世佐案鄉射禮云二算為純則純有雙義其郝說之所本與

設洗于阼階東南

敖氏曰設洗之節詳於前篇故此略之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

註曰醯醬者以醯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之者六豆共巾也巾為禦塵蓋為尚溫周禮曰食齊視春時

聶氏曰舊圖云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崇義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盞音咨註云玉盞玉敦也受

黍稷器然則天子八簋之外兼用敦也又少牢禮曰主婦

執一金敦黍有蓋凡設四敦皆南首註云敦有首者尊器

飾也飾象龜形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又明堂位曰有虞

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哀十一年傳杜預以瑚為夏之禮器杜既

不信禮記未周之八簋鄭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

今依孝緯說與簠簋容受並同上下內外皆圓為異

敖氏曰菹醢葵菹蝸醢也蓋以會

世佐案二者夫婦各一四者夫婦各二

大羹清在爨

註曰大羹清煮肉汁也大古之美無鹽菜爨火上周禮曰

羹齊視夏時今文清皆作汁

敖氏曰云大羹復云清者嫌羹當用肉也爨烹豚之竈也

不言鑊者可知也

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裕幕加勺皆南枋

註曰裕麤葛

敖氏曰士虞禮曰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此東西之節宐如之尊不言其器如上篇可知以巾覆物謂之幕

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盃

註曰無元酒者略之也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合

盃破匏也四爵兩盃凡六為夫婦各三酌一升曰爵

敖氏曰無元酒則惟一尊而已無元酒用一尊且不尊于

房戶之間又不幕皆遠下尊者也篚實爵盃主酌夫婦也

乃設於此者非常禮因有尊而為之耳凡設此篚于堂者

必在尊南鄉飲酒禮曰設篚于禁南東肆盃云合者謂合

而實之也

世佐案此尊為勝御設也古人房室之戶皆在東南房

戶之東則東序也不曰東序而曰房戶之東者尊統于

戶不統于牆也或曰東當作間

右陳器饌

主人爵弁纁裳緇袍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

註曰主人壻也壻為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大夫以

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者所以重之親之

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袍者空其文明其與袍

俱用緇袍謂緣袍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從者有

司也乘貳車從行者也畢猶皆也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

攝盛也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炤道

敖氏曰此禮據壻家而言故以壻為主人爵弁者以親迎

當用上服也此言緇袍不言衣帶鞞與前篇互見也從者

謂在車及執燭者也從者棧車也

張氏曰一命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故云冕之次士助祭于公用之是士服之盛者大夫以上親迎則皆冕服矣疏以為五等諸侯亦不過元冕天子親迎當衮冕或然也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今親迎乘大夫之車故云攝盛案巾車註云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則士之棧車亦漆但無革鞅為異

世佐案郊特性孔疏云士昏用上服以爵弁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元故總稱元冕也朱子嘗是其說賈云五等諸侯亦不過元冕殆誤

婦車亦如之有祱

註曰亦如之者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祱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

蓋

敖氏曰有祱者婦人重自蔽且以別於男子之車也祱亦以布為之在上曰祱在下曰裳幃此惟有祱而已其形制則未聞喪時婦車祱用疏布

郝氏曰婦車婿家往迎婦之車亦執燭前馬也祱幃通車衣也

世佐案如之者如其乘墨車而下之儀也嫁時之車王后重翟上公夫人厭翟侯伯子男大夫翟車孤卿已下至士皆與夫同唯有祱為異祱周禮謂之容詩謂之帷裳一名童容周禮註作童容容者以為車之容飾也帷裳者以其帷障車之傍如裳也其上有蓋謂之童容四傍垂而下謂之祱祱與檐同其實一物也男子立乘有蓋無祱婦人坐乘重自蔽故有蓋復有祱敖云以布為之想當然耳

又云在上曰褱在下曰裳帷此惟有褱而已以褱與裳帷爲二非也鄭註雜記云褱謂鼈甲邊緣褱固在旁不在上

又案褱車之形不見于聶氏三禮圖而厭翟車獨存考周禮所謂翟者以雉羽爲車兩旁之蔽所以禦風塵也詩云翟蔽以朝是其徵矣蔽今詩作弗義同重翟以雉羽二重爲之厭翟謂羽相次而厭其本翟車又不厭其本也馬氏等云重翟爲蓋如今之羽蓋後鄭不從者以翟既是蓋經不須又云皆有容蓋也然則翟與容蓋別矣今圖乃畫雉于容又不取其羽而徒肖其形其得爲古制乎至于門外

註曰婦家大門之外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註曰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

敖氏曰此主於女家而言故復以女父爲主人

顧氏炎武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袖註主人壻也壻爲婦主主人筵于戶西註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壻稱主人至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爲主人則壻當爲賓故曰賓東面答拜註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壻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爲大而義之由內矣

女次純衣纁衽立于房中南面

註曰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袷玄則此衣亦玄矣衽亦緣也衽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衽之衣盛昏

禮為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裨明非常

疏曰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也周禮追師註云外

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此純衣即祿

衣是士妻助祭之服助祭謂從夫助君祭尋常不用纁為裨今用之

故云盛昏禮為此服王后以下初嫁皆有裨也

敖氏曰裨者裳連於衣而異其色之稱此緇衣而纁裳故

曰纁裨也婦人衣裳異色者惟此時耳嫁時特服此衣者

亦所以重之立于房中亦當戶

郝氏曰女即出嫁之女次今髻髻也裨裳也字與襜通詩

云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今裙也

世佐案婦人尚專一故衣裳不異色周禮內司服皆不

殊裳是也敖郝二說恐非是

姆纁笄宵衣在其右

註曰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

若今時乳母纁縮髮笄今時簪也纁亦廣充幅長六尺宵

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綃毛詩作纁陸氏德明日纁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鄭改為宵宵音

綃本亦作綃魯詩以綃為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為領因以為

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

敖氏曰少牢饋食禮主婦被祿衣祿本作錫鄭讀為鬻敖氏改作祿特牲

饋食禮主婦纁笄宵衣以是差之則宵衣次于祿衣矣亦

用布為之但其所以異于祿衣者則未之聞

郝氏曰纁黑緇裏髮也笄加簪以縮髻也宵衣黑色衣女

子宵衣猶男子元端宵小也列采為夏全黑為宵猶俗謂

青衣為小衣也

世佐案婦人祿衣因男子之元端元端亦名祿衣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云爵弁服皮弁服祿衣是也男子之服

唯爵弁服用絲其餘皆用布則婦人祿衣亦當用布宵
衣次于祿衣其用布可知敖說不爲無本宵衣士妻之
正服其上服祿衣純衣與祿衣制同而用絲乃嫁時之
盛服非常服也祿衣元宵衣亦元而謂之宵者以祿衣
是后御于王之服三夫人以下御于王當衣宵衣詩云
肅肅宵征以其宵時所衣故名宵衣與其所以異于祿
者少牢饋食禮云主婦被錫衣侈袂說者謂侈袂大袖
之衣然則宵衣之制其袖狹小爲異其餘則同也考士
之元端袂長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
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宵衣與祿之異亦猶
是矣一說宵之言小也以其袖狹小故名

女從者畢袵玄纒笄被穎黼在其後

註曰女從者謂姪娣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袵同也

同元者上下皆元也穎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
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
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於
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

陳氏曰袵設飾也說文曰褻褻也臬屬穎與褻褻通袵元
設飾以元也穎黼以臬爲領而刺黼也

敖氏曰元者元衣也其亦宵衣與穎綱同玉藻曰禪爲綱
蓋指衣而言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穎黼者以黼爲禪
衣而被之於元衣之上亦猶婦之加景然也昏禮尚飾故
用穎黼不登車乃被之者遠別於婦也被穎黼則元衣不
見矣必言袵元者以其正也在其後蓋東上

世佐案白虎通義云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
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

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據此則卿大夫已不備姪婦士
安得備乎女從者謂女之從者卽下經所謂婦人送者
也云畢明非一人也詩云諸娣從之乃諸侯禮鄭引以
證此誤衿當作均說見前篇元敖氏謂亦宵衣得之穎
與褻通禪也黼謂領也穎黼者蓋爲無裏之領而刺黼
于其上也詳被字則此領與凡領不同凡領連于衣此
蓋別以絲爲之而加于領上與
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

註曰賓婿

敖氏曰亦擯者出請入告乃出迎之此時賓爵弁服而主
人玄端不嫌於服異者主人亦正與賓爲禮特迎而道之
入廟耳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

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
不降送

註曰賓升奠鴈拜主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主人不降送
禮不參

疏曰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此時當在房外當楣北面
何休公羊傳註云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
戶禮不參者禮賓主各一人

從句讀
節本

敖氏曰稽首頭下至手也拜時兩手至地左手在上若稽
首則以頭加於左手之上再拜稽首者始拜則但拜而已
於其卒拜則因而遂稽首焉書曰拜手稽首是也此禮之
重者而爲之重昏禮之始也昏義曰再拜奠鴈蓋受之於
父母是亦一義也 案註云禮不參者據凡行禮者言也
此婿迎女而女從之是婿女二人爲禮矣故主人不參之

世佐案周禮大祝辨九擗音一曰詣音啓本又作稽首二曰頓

首三曰空首鄭註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

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云此三者相因而為

之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其頭不至地

故名空首頓首者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

故名頓首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敖氏

所論稽首法與註疏異今以註疏為正書云拜手稽首

者始拜首至手而於其卒拜則首至地也稽首拜中最

重臣拜君之拜乃於奠鴈行之者昏義云蓋親受之于

父母也得其旨矣上言女對其父言也此言婦對其夫

言也既從夫而出即謂之婦此禮經正名之義

婿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

註曰婿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曲禮曰僕人之

禮必授人綏

敖氏曰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

不然則否此婿為御故如僕人之禮而授綏然非降等者

也故姆辭不受

世佐案婦不親辭者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姆道其志也

辭見後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

註曰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

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御者

乃代婿

疏曰乘以几者謂登車時也景蓋以禪穀為之從集說節本

熊氏曰景合讀作褻中庸尚綱釋者引衛詩衣錦綉衣為

莊姜初嫁之飾尚加之謂也景即褻綉音訛也

儀禮集解 卷二
敖氏曰衣名以景者取其鮮明之意詩云衣錦褻衣裳錦
褻裳然則此景之制亦連衣裳爲之與其他上衣同矣姆
爲加之是姆亦與女同車也已登車乃加景則未下車其
脫之與

世佐案詩碩人及丰言初嫁之服皆曰衣錦褻衣而此
有褻無錦說者謂錦是國君夫人嫁服庶人妻卑得與
之同非士妻所得用也然庶人妻攝盛當服純衣何得
進而假君夫人之服以爲卑故得與之同則士妻已卑
無所嫌矣記云有順而撫者謂如君沐梁士亦沐梁之
類是也且褻本爲文大著而設此不衣錦安用褻爲疑
景當作錦音之訛也言錦而不言褻衣錦者必尚褻可
知也錦不在六服之列故上下皆得衣之
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註曰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
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門外壻家大門外

右親迎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
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

註曰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爲訝
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
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

李氏微之曰御壻家之女侍也

敖氏曰奧室中西墉下少南也布席東面北上宜變於神
席也卽席立于席上也婦立于尊西則尊亦當戶明矣交
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居室之始卽行此禮相下相親
之義也此盥蓋於北洗

郝氏曰主人謂壻也導婦升由西階父在子不由阼也夫先入室就奧間席上東面婦入立于尊西南面尊在室北墉下婦立當西北隅也西北爲乾西南爲坤婦乾夫坤交泰之象也沃酌水也盥洗手也夫婦將飲食先盥手御進夫盥媵爲沃媵進婦盥御爲沃故曰交

世佐案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主奧中席皆尊者之道也夫先卽席于奧而婦於尊西立俟始入室示以尊卑之辨也郝說鑿矣盥者夫婦也以將禮食故盥敖以爲媵御盥非夫盥亦于北洗故經不見其出入之文註謂壻盥于南洗亦非

贊者徹尊冪

敖氏曰事已至也

郝氏曰贊相禮者徹去覆尊之巾

世佐案贊者室老也下經云贊醴婦而舅姑旣沒章云老醴婦于房中明是一人矣不云老而云贊者以事命之

舉者盥出除鼎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

敖氏曰盥北面盥於南洗也除鼎者右人也旣陳鼎則右人抽扇委于鼎北而西面于鼎東以俟

匕俎從設

註曰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匕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

敖氏曰執匕俎者從鼎入而設於其鼎之西也旣設俎則各加匕於其鼎東枋遂退此三七三俎從設則是有司三人各兼執一匕一俎與

北面載執而俟

註曰執俎而立俟豆先設

疏曰特牲禮右人于鼎北南面匕肉出之左人于鼎西俎南北面承取肉載于俎此與之同也

敖氏曰北面載者左人也右人則西面匕此載以俎承物之稱士喪禮載豚云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胎亞脊肺在於中皆進祗載魚左首進鬻三列腊進祗此魚十有四則爲二列也載腊如豚惟無肺耳俟俟時而升

世佐案匕與載皆舉鼎者爲之張氏乃謂執匕者匕執俎者載蓋未之考耳執匕俎者設訖卽退不待卒匕也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註曰執匕者事畢逆退由便至此乃著其位略賤也敖氏曰匕者乃右人以匕出鼎實者也逆退則匕下鼎者在先匕上鼎者在後也言復位見其初位在此門東北面

西上私臣之位也特牲饋食記曰私臣門東北面西上逆退者由便也亦便其復位也凡逆退而復位者其義皆然世佐案左人執俎而俟則退者爲右人明矣此亦舉鼎者也謂之匕者以事命之且以別于載者也註以是爲執匕者非

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

註曰豆東菹醢之東

敖氏曰菹醢在醬北南上也別見魚腊則此俎云者指豚俎也當豚俎北端而云特者明不與豚俎爲列亦橫設之凡俎數奇故於其下者特設之

郝氏曰贊者先設醬醬爲味主也席謂夫奧間席東向者也席前坐席前筵間也曲禮云食坐盡前設食不于坐席

豆既陳俎入設于豆東在豆之外也腊在菹東魚在醢東次腊豚在魚北特設無豆并也

張氏曰魚次者又在俎東也腊特設俎北若復東則饌不得方故也

世佐案此設俎豆之次皆以南為上者夫席東向便其右也設俎者即載牲體之左人也魚次次豚而東也俎北豚俎北也腊云特則豚魚之並可見矣郝以魚次腊為句非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清于醬南

註曰饌要方也

疏曰豆東兩俎醬東黍稷是其要方也

敖氏曰黍在豚南稷在魚南清不言其器在豆可知少牢禮曰進二豆清

張氏曰二豆並列醬北二敦直列醬東此為夫設下對設二豆二敦則為婦三俎夫婦共之

設對醬于東

註曰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

敖氏曰下文云設黍于腊北而此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為東北也

世佐案此為婦設也夫西婦東故云對凡饌皆對獨于醬言之者以其首設也設之于夫饌之東少北惟云東者舉其大判言之耳不云席前者婦席未設也

菹醢在其南北上

敖氏曰二豆在醬南俱當特俎之東也

世佐案北上者以婦席西向故也亦便其右

設黍于腊北其西稷

敖氏曰腊北卽醬西也必云腊北者所以見對饌東西南北之節也稷在黍西則在腊之西北而遙當壻醢之北矣惟於設黍云腊北可見特俎亦橫設之也

設滯于醬北

敖氏曰此豆敦之位其左右皆與壻饌同惟南北爲異御布對席

敖氏曰對席婦席也經於婦之菹醢云北上則此對席南上矣凡設豆於生人之席前者其所上率與席之所上相變此禮於少牢下篇見之未設而布壻席已設乃布婦席示尊卑之義也勝布夫席御布婦席見其事之之意也此於壻席爲少北不正相鄉特取其一東一西故云對耳對醬之類亦然

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

註曰啟發也

敖氏曰對敦于北謂啟婦敦之會則卻于敦北也其南北之會各當其滯之東西

張氏曰會敦之蓋卻仰也開敦蓋各仰置敦右

世佐案醬二豆二敦滯夫婦各者也三俎共者也共俎者記所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以親之也夫席在室之西南隅婦席在其東少北室中迫隘而饌又在其西偏則二饌蓋相連矣連故得共俎且成其方也閔信齋楊氏圖作二席正對狀恐非經意又夫婦各有三俎尤經所未之見者經云設對醬于東註謂當特俎敖氏以下文設黍于腊北參之當在特俎之東北而圖之對醬與二豆俱當夫饌之魚俎則并非註意矣且經云設黍于腊北者腊卽上文腊特于俎北之腊非有二也乃謂婦饌

舉而授之也皆受以右手惟飯時則左執之也贊授夫於饌南西面婦則於饌北東面皆訝受之皆食謂一飯也以清醬皆謂師之未食舉故用此安食耳舉謂肺脊以其先食舉之因名之曰舉祭謂振祭臍之一飯乃祭舉異於饋食禮也食舉謂啗之再飯三飯則皆食舉不復以清醬矣郝氏曰爾邇通近也

三飯卒食

註曰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而成禮也

敖氏曰三飯而卒食其遠下饋食之禮與士之饋食九飯而止飯猶食也或言食或言飯隨文便耳不言贊者受肺脊文省

贊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醕婦亦如之皆祭

註曰醕漱也酌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

食酌酌內尊張氏曰內尊尊于室中北墻下者也

疏曰壻拜當東面婦拜當南面少牢簋答拜註云在東面

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南面拜故知婦拜南面若贊答

婦拜亦於戶內北面也從句讀節本

敖氏曰洗爵洗于庭也酌之言稍也繼也其字從酉蓋既

食之而復繼之以酒故因以為名取其酒食相續之意也

此拜受者皆在席戶內戶內之西也祭謂祭酒凡酌皆坐

受爵

贊以肝從皆振祭臍肝皆實于菹豆

註曰肝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

敖氏曰以肝從謂以肝俎從於酒而進之二肝蓋共俎而

進本贊則縮執之振祭者執而振動之以為祭也此亦以

肝擣于鹽乃振祭肝從之法少牢饋食禮備之矣

郝氏曰振以手揮振使淨潔如振幣之振後凡言振祭倣此所齎之餘以實于盛菹之豆

張氏曰從猶繼也振猶舉也

卒爵皆拜

註曰婦拜見上篇見母章此篇婦見奠菜一章及內則女

拜尚右手下

世佐案註手下下字刊本脫今從通解補下謂彼註也

敖氏曰卒爵而拜拜其飲已之賜也

贊答拜受爵

敖氏曰受爵出奠于篚乃復洗他爵以升

世佐案答拜各答一拜也亦於戶內北面贊答拜下不

云婦又拜是不俠拜矣不俠拜者以其禮輕故也

再酌如初無從

張氏曰如初者如自贊洗爵以下至答拜受爵但無從為

異無從不以肝從也

三酌用盥亦如之

註曰亦無從也

敖氏曰至是乃用盥者昏禮將終示以合體相親之意也

亦如之者亦如初而無從也

張氏曰酌爵不襲贊受爵即返之於篚別取爵再酌三酌則用盥也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八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

註曰贊酌者自酢也

敖氏曰三酌乃自酢變於常禮也自酢之禮代人酢已耳洗爵者象其為已洗也奠爵拜者象受也夫婦皆答拜則

象同酢之也興謂夫婦也上戶字疑衍下云釐酌外尊則可見矣

郝氏曰酌戶外尊不敢參內尊也入戶入室戶西北面拜兼拜兩席也

世佐案戶外尊卽上經所謂尊于房戶之策者也言戶外所以別于室中也下不言戶文省耳

主人出婦復位

註曰復尊西南面之位

敖氏曰主人出爲將說服于房也婦但當說服于室故不出惟變位而已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註曰徹室中之饌設于房中爲勝御餞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

敖氏曰徹之者亦贊也如設于室謂其饌與席之位也亦皆東西相鄉

主人說服于房勝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

註曰巾所以自潔清

敖氏曰于房子室男女宜異處亦重褻也

郝氏曰說脫同夫婦皆脫禮服也巾悅也姆授授婦也

世佐案下記云母施衿結帨悅卽巾也至是與服俱脫故姆還以授之使之不忘父母之戒云爾

御衽于奧勝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註曰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覲良人之所之

止足也古文止作趾

疏曰衽于奧主于婦席使御布婦席使勝布夫席此亦示交接有漸之義曲禮云請衽何趾鄭云臥問趾明衽臥席

也布同牢席夫在西婦在東今乃易處者前者示陰陽交
會有漸今取陽往就陰也從通解節本

郝氏曰良良人至是始成夫婦焉稱良戚之也止趾同北
止趾向北首向陽也

張氏曰設衽曰衽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也上文勝受主
人服御受婦服此御衽婦席勝衽夫席皆與勝御沃盥交
義同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註曰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
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

疏曰纓有二曲禮云女子許嫁纓示有從人之端也卽此
說纓之纓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此幼時纓
也皆與男子冠纓異故云其制未聞從集說節本

燭出

敖氏曰主人親說之者明此纓爲己而繫也亦示親之

註曰昏禮畢將臥息

勝餽主人之餘御餽婦餘贊酌外尊酌之

註曰外尊房戶外之東尊

敖氏曰食人之餘曰餽此餽之位勝當東面而長者在南
御當西面而長者在北略如少牢饋食饗者之位也不洗
而酌略賤也此酌之儀惟拜受拜送而已不拜既爵

勝侍于戶外呼則聞

註曰爲尊者有所徵求今文侍作侍

敖氏曰勝雖婦之從者然自婦至之後凡主人有事皆勝
爲之此侍于戶外乃不使御而使勝者亦主於夫也
郝氏曰呼謂有事召呼呼則聞釋所以侍于戶外之義

右婦至成禮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

註曰夙早也昏明日之晨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

敖氏曰士妻之纚笄宵衣猶士之元冠元端也內則言子事父母服元端又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宵衣者亦士妻事舅姑之常服耳婦之始嫁卽以此服見而不爲之加者昏禮不主於舅姑也

郝氏曰沐浴潔敬之至也纚笄晚次也宵衣解見前不敢純衣纁袂降如姆服卸靡麗示執役也

張氏曰此下言昏之明日婦見舅姑贊者於舅姑堂上禮婦饋舅姑於室舅姑饗婦舅姑饗婦家送者凡五節世佐案纚笄宵衣士妻之正服次純衣纁袂爲始嫁而

加盛飾焉耳事已則復其常也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註曰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

敖氏曰見者通言於舅姑使得見也阼席亦西面舅姑卽席亦立于席也

郝氏曰舅席在阼示爲主也姑席在東房戶外南面爲內主也

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

註曰筭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筭簠矣進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

敖氏曰筭棗栗二物同一器也門舅姑寢門也始執筭用二手及拜時則惟右手執之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也內則曰凡女拜尚右手

郝氏曰筭竹盤盛棗栗爲贄也升自西階不敢由阼也手捧贄進至舅席前東面立拜古婦人拜不著地故執贄拜而後奠于席

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

註曰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依拜張氏曰撫撫棗栗筭也撫之者示受也

世佐案還旋通婦還者盤旋以辟不敢當舅拜也

降階受筭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

註曰人有司姑執筭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

疏曰公羊傳云棗栗云乎服脩云乎棗栗取其早自謹敬

服脩取其斷斷自修也

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棗栗服脩所以爲贄也乃皆奠之而不教授者凡

相見之禮尊卑不敵則奠之亦示親授也此不撫之者不敢同於舅也舉以興乃拜既拜乃授人則拜時亦不釋筭矣

世佐案階西階也受蓋受于婦氏人服脩脯也姑不撫之而舉以興婦於姑之拜也不還不又拜皆下於舅

右婦見舅姑

疏曰案雜記云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見已註云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又云見諸父各就其寢註云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今此不言者文略也

贊醴婦

註曰醴當爲禮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

敖氏曰贊爲舅姑醴婦也舅姑必醴之者答其行禮於已

也舅不自醴之者於其始至宜示以尊卑之禮也是時舅姑皆立于席

郝氏曰凡禮用醴貴初質真率之意設醴言醴猶設尊言尊也鄭于醴子醴婦輒變作禮非也

席于戶牖間

註曰室戶西牖東南面位

疏曰禮子禮婦禮賓客皆於此尊之故也

側尊甌醴于房中

敖氏曰亦有筐籩豆在其北惟云側尊文省

婦疑立于席西

註曰疑正立自定之貌

郝氏曰疑立立不安貌敬之至也舅在阼姑在房外南面已不敢并立常以身邪向舅姑曰疑

世佐案疑凝通鄭讀為伋然從于趙盾之伋非疑立者不偏倚不動搖之意玉藻云立容德是也立于此者俟贊者酌醴而出也立時少久故特著其容後凡言疑立者放此

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

註曰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于丈夫始冠成人之禮

疏曰東面拜者以舅姑在東宜鄉之拜也

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婦於贊乃俠拜者重其爲舅姑醴已也婦又拜蓋執觶拜也其下二拜亦然

薦脯醢

敖氏曰亦贊薦之

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

備禮集卷二
柶與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註曰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

張氏曰祭禮南面啐醴東面奠饌又南面取脯則北面

右禮婦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註曰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

郝氏曰婦人之禮孝養舅姑故始至有饋舅姑既醴婦入室婦將致饋先自盥其手

世佐案盥以致其潔饋以致其養於既授脯即反而行是禮昏義云明婦順是也

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

註曰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竝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為上其他謂醬清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時今文竝作併

疏曰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周人吉禮尚右故知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以異尊卑也

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南上之文主於菹醢蓋特舉此以見舅姑之皆東而且明席之北上也席北上則舅在北姑在南矣姑不別席於北方者辟婦之位也其他謂爾黍以至卒食也

世佐案側獨也合升側載者合左右胖升于鼎而載之俎則獨用右胖也特牲少牢及鄉飲酒禮皆用右胖此亦宜然然則舅姑亦共俎矣不合載者此婦供養之道

非盛禮也註疏說恐非是敖氏郝氏皆謂無魚腊故云側然冠禮云載合升亦無魚腊而不云側何也且既以

側爲無魚腊矣下不當復云無魚腊猶旣云側尊則不復云無元酒也今亦不取又案楊氏圖此舅姑之席舅在南姑在北與敖說異蓋據曲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之文也今考曲禮所云孔疏謂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此亦禮席也固不可以平常布席之法例之矣且舅在姑北正合檀弓吉事尚左之意當以敖說爲長

婦贊成祭卒食一酌無從

註曰贊成祭者授處之今文無成也

疏曰授處謂授之又處置令知在於豆間也

敖氏曰卒食亦三飯而止也婦之酌也當洗於北堂而酌于室中北墉下之尊酌舅於席前之南姑於席前之北皆西面其拜亦在戶西北面也舅姑皆答拜於其席

席于北墉下

註曰墉牆也室中北牆下

疏曰此席將爲婦餞之位

敖氏曰此席當在尊西而東上

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

世佐案席北墉下之席也初謂饋舅姑之設法也西上著其異者

婦餞舅辭易醬

註曰婦餞者卽席將餞也辭易醬者嫌滓汙

敖氏曰舅辭者見婦卽席將餞已饌故辭之婦不言對不敢與尊者爲禮也下經云婦餞姑之饌則是從舅命矣易醬易姑醬也蓋御爲之

郝氏曰婦先餞舅之饌舅尊也舅辭易醬示別也託謂醬

已食餘使更也

世佐案辭辭其餽也婦將餽姑之饌姑不辭而舅辭者統於尊也易醬示從舅命也

婦餽姑之饌

疏曰不餽舅餘者以舅尊嫌相褻

張氏曰舅姑之饌竝設席前婦所餽則姑之饌

世佐案婦餽姑餘禮之當然也初不因舅之辭而為之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

世佐案餽餘亦祭敬尊者之餘也豆菹醢也上肺祭肺也所祭者五詳著之見其無不祭也且與上婦贊成祭之文互備也

乃食卒姑醕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註曰奠之奠于篚

敖氏曰婦拜于席南面姑亦拜于西墻下東面之位也卒爵而姑受亦不拜既爵矣餽禮輕

世佐案篚在房戶之東南

婦徹于房中媵御餽

敖氏曰其設之當略如同牢禮

姑醕之雖無媵先

註曰古者嫁女必姪娣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

敖氏曰此醕亦酌外尊

世佐案婦人送者皆曰媵娣則妻之女弟從嫁者也送者非一人其中容有娣姪從嫁者以士得有一妻一妾故也士妻從嫁者或娣或姪科取其一經惟言娣者舉尊以見卑耳無娣謂無從嫁者也北面之勢不足盡人

骨肉之親雖不以娣姪從可也諸侯一娶九女卿大夫不備娣姪士或有或無此尊卑之差也

於是與始飯之錯

註曰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餽舅餘御餽姑餘也古文始爲姑

疏曰舅姑始飯而媵餽舅餘御餽姑餘是交錯之義舅姑爲飯始不爲餽始俗本云與始餽之錯者誤也

世佐案此句未詳當闕錯字之義註雖近之而上六字則不可通敖氏讀錯爲措且云文意似謂既醕則于是乎改設之如饋之錯也錯猶設也疑與始飯三字皆誤夫媵御既餽則其饌當徹矣何以改設爲耶且設之將于何所耶改經文至三字而其說尚如此此愚之所未解也郝氏云媵既餽于是御乃與食如始同牢交錯媵

餽舅餘御餽姑餘也始飯謂昨日同牢燭出媵御餽也其說祖註而以始飯爲始餽蓋蹈俗本之誤媵先御後醕之之節然耳謂媵既餽于是御乃與食亦非古文始爲姑亦不可曉

右婦饋舅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

註曰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潔清爲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

疏曰此饗與上盥饋同日爲之知者見昏義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鄭彼註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故知此士同日可也

世佐案昏義饗於饋之明日此不言厥明亦文省若與饋同日則一日之內既醴婦又饗之毋乃數

乎此與上事相因亦於舅姑寢堂之上與禮婦同在客位也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者案下記云饗婦姑薦焉註云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但薦脯醢無盥洗之事今設此洗為婦人不下堂也云姑洗于北洗洗者洗爵則是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也

孔氏曰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戶西舅酌酒于阼階獻婦婦西階上受飲畢又酢舅乃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于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世佐案此說舅非然此乃昏義孔疏也不知朱子通解何故入賈疏內賈疏所謂舅獻姑酬者當是舅獻婦婦酢舅說姑乃酌解自飲復酌以酬婦婦奠解于薦左而一獻之禮畢矣豈婦酬姑姑奠爵之謂哉

楊氏曰舅洗于南洗洗爵以獻婦也姑洗于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酢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酬酢皆不言處所

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酬之禮與

敖氏曰舅洗洗爵以獻也姑洗洗解以酬也婦酢舅亦洗于北洗皆不辭洗不拜洗其獻酢則各于其席前舅拜于阼階上北面婦拜于席西東面姑酬婦則于主人之席北而奠解于婦之薦西奠酬者婦取姑之酬酒而奠解于薦東也必言此者明其禮止於是也不燕者尊卑之分嚴也郝氏曰一獻之禮謂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復酌以酬賓賓奠爵禮遂終舅姑共成一獻也不言牲饌文省也有歸俎亦特豚也南洗設于堂下北洗設于堂上之北婦人洗不下堂也奠酬酬畢奠爵也

張氏曰案註其燕則更使人舉爵者汎言他經正獻後更舉爵行酬之事非此經所有

世佐案饗之異于燕者饗立而卒事燕未則坐也故饗體尊嚴燕情歡洽舅姑于婦不燕者婦始至當示以尊卑之體也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註曰授之室使爲主明代已

疏曰曲禮云子事父母升降不由阼階阼階是主人尊者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婦以室之義也授之室昏義文

敖氏曰舅姑先降自西階然後婦乃敢降自阼階蓋達尊者之意也

歸婦俎于婦氏人

註曰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

郝氏曰尊前卑名故稱氏也人婦從者

世佐案歸舅姑使有司授之俎蓋特豚也歸俎饗賓之禮也饗婦亦歸其俎者亦所以厚禮之

右舅姑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

註曰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

敖氏曰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國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皆作帛

世佐案冠禮酬賓用束帛儷皮此不用帛用錦送者賤宜下賓也敖說非

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

註曰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

疏曰左氏傳云士有隸子弟尊無送舉故知婦人送者是隸子弟之妻妾凡饗皆就館速之男子則主人親速其婦送者不親速以其婦人迎客不出門當別遣人速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註曰贈送也就賓館

敖氏曰以物餽將行者曰贈酬之外又贈以此幣以其勞於道路故也獨云贈丈夫則是古者婦人不越疆而送嫁也

右饗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註曰沒終也奠菜者以筐祭菜也蓋用堇

疏曰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

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鄭知菜蓋用堇者取謹敬亦因內則有堇苴芬榆供養故疑用之也

孔氏曰若舅姑偏有沒者庾氏云昏夕厥明卽見其存者以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

世佐案下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謂助夫祭也此奠菜之禮特爲見婦而設當在助祭之前先見而後祭也若舅沒姑存其禮當如崔說舅存姑沒則三月祭行因祭而見與不更擇日而祭者以其祔于祖姑不別立廟也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註曰廟考妣之廟北方墻下

疏曰案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註云周禮雖合葬及時同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又祭統云設同几同几卽同席此卽祭于廟中而別席者生時見舅姑舅姑別席異面是以今亦別席異面象生不與常祭同也

敖氏曰右几見席南上也凡設几例在席之上端舅席東面而南上姑席南面其西上與生入室中之席東面者北上南面者東上鬼神則變之生時見舅姑舅不用几此有之者異其神也姑席無几几主於尊者也

張氏曰席于奧者舅席也席于北方者姑席也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註曰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爲婦嘉美也皇君也

疏曰洗在門外祝與婦就而盥之者此亦異於常祭象生見舅姑在外沐浴乃入舅姑之寢故洗在門外也云某子者言若張子李子也

敖氏曰云帥婦以入是婦亦升自西階也此時婦入室西面祝在左而爲之告也某子者某諡也猶言文子武子矣此蓋指其爲大夫者也假設言之以著其席見之禮與爲士者同耳

顧氏炎武曰皇舅某子此或諡或字之稱與聘禮皇考某子同疏以爲若張子李子婦人內夫家豈有稱其舅爲張子李子者哉

世佐案郝氏亦云某字若諡號也

張氏曰疏之意或以婦新入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稱其舅與

世佐案祝盥不言其處如常祭可知也婦盥于門外著其異也蓋祝先入筵几於室中降盥于阼階東南之洗乃出廟門帥婦以入也疏謂祝盥亦于門外非某子之解救說得之此蓋謂父爲大夫子爲士者也庶見祭類故以生者爲斷若其舅亦士也當稱其字曰伯某甫矣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

註曰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

熊氏朋來曰古者女拜常時皆肅拜惟初嫁及爲夫爲長子主喪則以手扱地如男拜或曰自唐則天以後婦人始廢昏喪扱地之拜

敖氏曰奠菜于几東席上則是几前猶有餘席亦可見設几之節矣

郝氏曰古婦人拜不坐惟爲喪主拜稽顙此言拜扱地異于常拜哀敬之至也扱插同卽曲禮以箕扱地之扱俯伏之狀還又拜如舅存見之儀如初亦扱地
張氏曰此席上在奧之席

世佐案婦人拜法見于經傳者五曰肅拜少儀云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是也曰手拜少儀註云凶事乃手拜孔疏云婦人除爲喪主其餘輕喪凶事乃有手拜是也曰稽顙喪服小記云婦人爲夫爲長子稽顙是也曰頓首左傳晉穆嬴抱太子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是也曰扱地此奠菜禮是也惟肅拜爲正餘皆非吉禮扱地之拜蓋介乎吉凶之間以致其哀敬之意與以男子九拜例之肅拜軍中之拜也手拜蓋與空首相似其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也稽顙卽凶拜頓首是男子平敵相與之拜而穆嬴施于其臣疏家以爲私求法非禮之

正然羸時遭襄公之喪則亦凶拜也殆如吉拜拜而后稽顙爲殷之凶拜與扱地于九拜無所似賈疏謂以手至地而首不至手又與空首不同註云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稽首拜頭至地臣拜君之拜舉以相況者明其爲拜中之最重非謂拜法似之也然則扱地與肅拜異稽顙又與扱地異手拜與扱地皆以手至地而首或至手或不至手亦異熊氏謂初嫁及爲夫爲長子主喪則以手扱地蓋考之未精矣又案肅拜之法周禮註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疏引鄉飲酒禮註推手曰揖引手曰擡爲證擡經作厭少儀註云肅拜拜低頭也若然女拜蓋不折腰屈膝矣郝氏謂男子坐拜婦人立拜故婦見舅姑手棗栗服脩拜而后奠若坐拜必先奠后拜此說得之敖氏云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握地故右手執物

而可以拜殆未講乎肅拜之法與特牲禮主婦致爵訖酌酢左執爵拜則以左掌握地之說不辨自破矣郝氏又謂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拜答之于禮未當且席見婦拜扱地舅姑生拜不當扱地耶愚謂扱地之拜爲不逮事舅姑者設將以生其哀慕之心焉故與凶事手拜相似豈宜施于具慶者哉先聖使婦人肅拜所以重男女之別也拜君賜拜君舅君姑非不欲加隆焉而禮有所止惡其以不純乎吉者參之也郝氏每以臆見測古禮不得其蘊而徒見其不便于後世之人情毋怪乎其疑之也謂儀禮作于衰世非聖人之舊皆坐此

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

註曰降堂階上也室事交平戶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

告舅尊於姑

疏曰此奠於北坐之前以見姑也室事交乎戶禮器文從

讀節

敖氏曰入入而北面也祝亦在左告之如初禮拜而奠于席上之右還又拜也

郝氏曰降堂自室降也由堂下階曰降由室出堂亦曰降如初禮如見舅禮

世佐案聘禮云賓降堂受老束錦是時賓在堂上亦云降堂則郝說非矣姑之生也婦見不俟拜今乃如見舅之禮者接神之道宜然也

婦出祝闔牖戶

註曰凡庸無事則閉之

疏曰先牖後戶者先闔牖後闔戶也無事則閉之以鬼神

尚幽闇也

從通解節本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註曰因於席見禮之

敖氏曰不于堂辟尊者所在之處也

張氏曰亦象舅姑生時因婦來見遂禮之也房中席之房中

世佐案上云贊醴婦贊即老也以其助舅姑行禮故曰贊此無所助故直指其人言之郝氏於醴婦章嘗以男女不親授受今用男子酌新婦而禮文不言用何等男子獻疑張氏亦云嘗疑此老與前贊者並是男子乃使與新婦為禮在前聖必自有說非末學所可臆度愚謂老家臣之長必有德而年高者為之故使之醴婦所以代舅姑也特牲少牢禮有主婦與尸祝佐食賓獻酢致

爵之事古人行禮固不以爲嫌後儒不之疑而獨疑昏禮何居又郝氏謂三月庶見以夫婦共爲祭主非以三月爲限也苟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可以不與于祭乎與于祭可以不先見乎此皆臆說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固不與也以其未成婦也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疏曰舅姑沒故壻兼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并有贈錦之等

敖氏曰此禮之節宜在始嫁之時因言庶見而及之故其文在此非謂行之於老醴婦之後也

世佐案春秋宣五年經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反馬也杜註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庶見遣使反馬此士禮雖無反馬之事然送女者則必俟

其成婦而後歸亦猶謙不敢自安之意也舅姑存則以昏之明日見於舅姑舅姑醴之而婦禮成矣送者可以歸矣故舅姑於饗婦之後卽饗送者不必三月也若舅姑既沒則必待三月庶見而後成婦記云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又云女未庶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成婦而后送者乃可以歸故經言壻饗送者于老醴婦之後著其行禮之節也敖云此禮宜行於始嫁之時非且婦未受醴而先饗送者亦失其尊卑先後之次矣

右舅姑既沒之禮

世佐案此章亦記體也當在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之後蓋編禮者誤置于此否則錯簡耳斷爲記者以其言禮之變也凡言禮之變者二一後世變禮自不合入經如

冠禮不醴若殺此篇不親迎之類是也一古者元有其禮以通乎正之所窮特以非常故不見于經而賢者識之以補其所未備如冠禮孤子冠母不在此篇宗子無父之類是也此章亦其類矣二者皆記而作記之人則非一時愚于上篇詳之矣後凡言變禮者放此

記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

註曰用昕使者用昏婿也

世佐案刊本此下有婿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十四

字係陸氏釋文誤連于註

疏曰用昕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即詩所謂旭日始旦也昏親迎時也

從集說節本

郝氏曰昕陽始也昏陰終也父廟曰禰六禮皆受命于禰重親之胤也

辭無不腆無辱

註曰腆善也賔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

郝氏曰腆厚也辱汙也以物贈人自稱不腆謙言薄也賔至主人稱辱謙已汙也男女匹合不得言薄言汙示誠信也

顧氏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于此有省文尚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為嗣續之基故以內心為主而不尚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世佐案顧說得之敖云言當善其辭又不可以辱命失其旨矣

摯不用死

註曰摯鴈也

敖氏曰此文在皮帛之前則是指納采之類言也夫摯云者親奉其物以相見之稱也納吉之類禮雖用鴈然遣使爲之固不可謂之摯以摯爲言記者過也且不用死之云亦似長語古人非昏禮而用鴈豈有用死者乎侶重失之世佐案摯使者及壻所執以相見也死謂雉也不用死所以釋用鴈之義註以摯爲鴈非敖氏不能正註之誤而反以議記者則過矣

皮帛必可制

註曰皮帛儷皮束帛也

敖氏曰制制爲衣裘也然則他禮之用皮帛者其有不可制者乎亦侶長語矣

世佐案此古人用幣之通法也郊特牲云幣必誠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或失之華靡或失之濫惡是皆不可制也可制則無二者之弊矣記中此等語最古郊特牲釋昏禮而并此亦釋之可見敖氏顧以長語目之胡弗之考也

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

註曰殺全者不餒敗不剝傷

疏曰鮮取夫婦日新之義鮒取夫婦相依附也全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此竝據同牢時也

郝氏曰同牢醴饗用腊必新乾者鮒鮒魚性相依附曰鮒殺用全牲體備也

世佐案殺全謂豚俎也殺骨體也全者不折也一骨而分爲二曰折特牲少牢禮言俎之折者不一是皆有殺而不全也雖一體完矣而二十一體不備亦不可謂全若同牢之俎斯爲全耳張氏云殺全指魚其體肉完好

也敖氏云此語似過他禮用魚豈有不殺全者乎皆爲
註誤惟郝氏之言庶乎近之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註曰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
賓執其禮

敖氏曰此禮當於房中之醴之亦謂以醴飲之也字若
伯姬仲氏之類矣女子之笄有二節一則成人之笄一則
許嫁之笄其醴之而婦人執其禮並同惟以稱字與否爲
異周易屯六二之辭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言許嫁乃
字也然則未許嫁而笄者不字明矣古者女子成人乃許
嫁

世佐案雜記云女子許嫁笄而字雖未許嫁年二十而
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此敖說之所本也然先儒之論二

笄禮則異是賀氏瑒謂許嫁者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
醴禮之未許嫁而笄婦人禮之無女賓賈疏謂未許嫁
而笄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又謂許嫁者用醴禮之
未許嫁者當用酒醮之朱子謂許嫁而笄主婦當戒外
姻爲女賓使之著笄而遂禮之未許嫁者則不戒女賓
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諸說皆用鄭義鄭註此節云
使主婦女賓執其禮註雜記云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
嫁之笄蓋以禮之婦人執其禮七字爲指未許嫁者言
而敖則通上許嫁者爲一義此其所以異也詳雜記文
敖說亦不爲無理特其所謂未許嫁笄而不字者後許
嫁將復笄而字之乎抑字而不復笄乎敖意似謂古者
女子皆二十笄而后許嫁許嫁復笄而字又與記文不
合是則可疑矣或曰二笄禮同笄而字亦同唯字而

稱與不稱爲異耳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註曰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

張子曰祖廟未毀教于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然

李氏微之曰此言公族之爲士者也若祖廟已毀而教于宗室然則異姓者亦教于宗子之家與

敖氏曰此據士族之貴者言也祖女所自出之君也毀壞也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國君五廟太祖之廟不毀其餘先君若過高祖則毀其廟而遷之未毀者以其猶在今君四親廟之中也其與君共太祖者若太祖去今君五世廟雖不毀其禮亦與旣毀者同祖廟未毀而

教于公宮統於祖也祖廟旣毀而教于宗室統於宗也

張氏曰此謂諸侯同族之女將嫁之前教成之法其與諸侯共高祖者是總麻之親教之于公宮其共曾祖共祖共禰廟者皆教于公宮可知也若與君絕服者則於大宗之家教之大宗之家謂別子之世適長子族人所宗事者也

世佐案古人極重宗子所以尊祖收族其爲法至備而其意至深厚也宗法壞而族誼薄族誼薄而區區數世同財同居者遂傳爲盛事此亦古今人心風俗升降一大關鍵也女子將嫁教于宗室三月亦收族之一端郝氏疑此禮難行而不咎今時宗法之壞似過矣朱子通解特立五宗一篇其有意復古乎又案宗室註云大宗之家疏云不于小宗者小宗卑故也昏義孔疏云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于大宗與大宗遠者

于小宗二說不同當以賈疏爲正若謂與國君絕服者
教于大宗之家與大宗絕服者教于小宗之家設有繼
高祖之宗而與大宗絕服者其女當于何教乎教于大
宗則已遠教于已室是無統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

註曰受鴈于兩楹間南面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
疏曰案經直云問名如納采之禮納采禮中無主人西面
對事故記之也

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

疏曰始扱壹祭及又扱則分爲兩祭是爲祭醴三也

從集說節

本

張氏曰凡祭醴之法皆如此其記於此者以問名諸禮皆
醴賓故也

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

註曰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于壻父

疏曰右手取脯左手兼奉之以降授從者於西階下乃歸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
註曰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
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隨入爲門中阨狹西上中
庭位併

疏曰案經直云納徵如納吉禮至于庭實之皮無可如者
故記之執皮者二人相隨乃可以入不得並行也至中庭
則稍寬故得俱北面西上

敖氏曰先儒讀攝爲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之
摺古之遺言與執皮攝之者中屈其皮疊而執之也內文
兼執足攝之之法也文獸毛之文也內文者事未至也左

首為西上也云隨入者以其並設嫌亦並行也西上統於
 賓也參分庭一在南者參分庭深而所立之處當其參分
 之一故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此設皮之位亦當在西方
 世佐案設皮之位說見聘禮敖云在西方非是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
 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註曰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為節士謂若中士下士
 不命者以主人為官長自由也

疏曰經云釋外足者據人北面以足向上執之足遠身為
 外釋之則文見故釋外足見文也云受皮者取皮自東方
 出于後自左受者謂自東方出于執皮者之後至于左北
 面受之故云自左受也朱子曰此疏引經文皮者下有取
 皮二字今本無之未詳孰是世
 佐案疏於者下有取皮二字東
 下有方字皆非經之原文也逆退者二人相隨自東而

西今以後者先向東行故云逆退也又曰賓堂上致命時
 庭中執皮者北面釋外足見文主人堂上授幣時主人之
 士於堂下受取皮是其庭實所用為節也諸侯之士國皆
 二十七人依周禮典命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命

與不命國皆分為三等上九中九下九世佐案王制云其
 有中士下士者數
 各居其上之三分徐氏師曾註云此錯簡當在後章小國
 上士二十七人之下蓋其所言三國之制皆自上士而止
 故又言此以足之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天子及三等
 之國其中士皆三倍于上士下士皆三倍于中士也據此
 則二十七人特其上士之數耳若合上中下三等
 之士而止于二十七人不應諸侯置士如是之少周禮三

百六十官皆有官長其下皆有屬官但天子之士上士三
 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與諸侯之士異若諸侯上中下士
 同命今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據上士為官長者若
 主人是中士則士是下士若主人是下士則士是不命之
 士府史之等此不命與子男之士不命者別彼雖不得君

簡策之命仍得人君口命爲士此則不得君命是官長自
辟除者也案既夕宰舉幣是士之府史則庭實胥徒爲之
敖氏曰釋外足見文所謂張皮也見文者事已至也皮以
文爲美故當授受之節宜示之他時則否士謂主人之私
臣非指有爵者也自東自門東而來也士之私臣其位在
門東北面後與左皆據執皮者言也受者居客之左便其
先執前乃執後也聘禮曰賓出當之坐攝之逆退在東者
先退由便也此記與聘禮互見當參攷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

註曰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
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婿婿至父出使擯者請事
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婿且當戒女也

疏曰舅姑共饗婦姑薦脯醢故知父母醴女亦母薦脯醢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

註曰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之使不忘

敖氏曰女之衣笄固自正矣今乃復正之者欲其以此爲
識耳

郝氏曰正整也爲整其衣若笄教以正也

世佐案出出房也云出于母左則母在房戶之西明矣
是時父在阼女就而受戒父西面女當東面也以物爲
憑曰正母施衿結纓庶母施鞶皆謂以物予之則此衣
若笄亦父戒時予女使服之識而弗忘也

母戒諸西階上不降

疏曰春秋桓公三年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
祭門祭門則廟門言不出廟門則似得下堂者彼諸侯禮
與此異

敖氏曰母不降送尊也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或此禮至後世而變與

世佐案敖說近是孟子穀梁傳蓋皆據當時之變禮而云然爾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註曰持几者重慎之

疏曰此几謂將上車時而登若王后則履石諸侯夫人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言今人猶用臺是石几之類也

世佐案從者二人蓋夫家之從者跪而持之者几卑故也相對各持其几之一端也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

註曰屬注也元酒澆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

三注于尊中

敖氏曰云酌則以勺也棄餘水者不欲人褻用之也徹冪加勺兼指二尊而言

筭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筭

註曰被表也筭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橋所以廢筭其制未聞

敖氏曰舅旣答拜而興宰乃徹筭飾也

世佐案橋制漢時已不可考無論後世聶氏云舊圖云讀如橋舉之橋以木爲之似今之步案高五尺下跗午貫舉筭處亦午爲之此則漢法也郝氏云橋筭蓋曲起如橋以被覆其上奉以進曲禮奉席如橋衡聘禮勞以二竹籩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與此同二說不同請以經文折之經云加于橋則所以廢筭也當從註云

筭蓋者非字從木則以木爲之當從圖命名之意或取其狀相似則如橋之說亦未可盡廢特其所稱橋衡之義亦與鄭異鄭註曲禮云橋井上榘榘

婦席薦饌于房

註曰醴婦饗婦之席薦也

郝氏曰婦席婦設饋舅姑之席薦俎豆之屬饌陳設也先設于房中而後薦于室公食大夫禮亦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世佐案經但云席于戶牖間而不見席未設時所陳處但云側尊無醴于房中而不見薦所陳處故記之薦謂脯醢也冠禮筵在南尊在北籩豆次尊南上此宜亦如之未設時先饌于房及其設之則席在舅姑寢堂上客位脯醢設于席前饗婦之位同註說是郝氏非之過矣

且其自爲說也以婦席二字爲句薦饌于房又爲一句云爲新婦之饋自外來明其停止之處割裂經文成何辭語婦饋章經云如取女禮則饌于房中已于取女禮見之何必再記種種紕繆好立異之弊一至此哉

饗婦姑薦焉

註曰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

註曰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

疏曰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房與室相連爲之而無北壁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

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室之東隅有二云在北堂故無嫌於南篚盛爵解爲婦酢姑酬也庭中設洗水在洗東篚在洗西此篚在洗

東則水在洗西矣盥為將洗爵以酢舅也無嫌於不洗故
 惟以盥見之此洗內洗也亦曰北洗凡其設之與盥者之
 位皆如此記主為婦禮發之故惟云婦洗

世佐案古宮廟之制楊氏儀禮旁通圖最分曉唯北堂
 之說略焉今以禮家言推之大夫士屋皆兩下五架正
 中曰棟棟南兩架為楣為殿皆堂也棟北兩架西為室
 東為房室與房之南皆有壁有戶有牖室北有牆謂之
 北墉房北無牆故名其半以北曰北堂婦洗設于此云
 直室東隅者明其在房之西偏也謂天子諸侯有左右
 房大夫士唯有東房西室者此鄭義也陳氏祥道則謂
 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復齋是陳非鄭而其所
 著儀禮圖尚仍註疏之舊則亦未能斷也今依鄭義作
 北堂圖而以婦洗及饗婦之席附焉楊氏圖所已詳者

則不復見也

北堂圖



傳禮身統 卷二 婦酢舅更爵自薦

註曰更爵男女不相因也

敖氏曰自薦者為姑親薦已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

郝氏曰更爵不敢用舅獻已之爵為已飲而褻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

註曰不敢與尊者為禮

敖氏曰此謂舅將獻婦之時也舅降謂降洗也婦辟于房者既不從降又不敢安於堂上故宜辟也

張氏曰辭洗拜洗賓主敵者之禮婦于舅則不敢也

凡婦人相饗無降

註曰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篋在上

疏曰言凡者欲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註曰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

疏曰此據舅在無姑或舅沒姑老者亦謂適婦其庶婦無此事

世佐案特牲少牢禮婦人助祭者內賓宗婦皆與此不專指適婦若謂助夫祭為主婦必舅姑既沒或老而傳者乃得為之舅在無姑婦仍不得為主婦也疏誤矣敖氏知此禮該舅姑之存沒而不兼庶婦言亦未為備今為圖于左以見婦人助祭之法云

舅姑俱存 舅存姑沒舅姑老而傳舅沒姑老舅姑俱沒

舅為宗子

從姑助舅祭庶婦同

宗子雖七十無助夫祭為主同上無主婦故無其婦

同上

禮若有繼姑自庶婦隨家婦與舅姑俱存者助適兄公祭同也

舅為庶子

從姑助祭于宗子之家庶婦同

助祭于宗子之家庶婦隨家婦往

同上

助祭祖廟于宗子之家助夫祭禰廟為主婦庶婦隨家婦助祭祖于宗子之家隨家婦助適兄公祭禰

同上

又案老而傳謂年八十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註云不齊則不祭是也若七十之時祭猶親之其視滌濯鼎俎則長子此亦謂宗子若庶子年老但授家事于子無祭事可傳也舅為庶子而婦得助夫祭禰為主婦者呂氏大臨曰宗子之弟死其子欲祭其父必從祖祔食祭于宗子之家乎將就其宮而祭使其子自主之手從祖祔食止謂殤與無後若有後者亦使宗子主之則是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兄弟生而異宮所以盡子之私養及其沒也反不得

主其祭于義可乎蓋異宮者必祭于其宮使其子主祭其祭也必告于宗子而後行宗子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若非異宮則禮有所不得申雖祔食于祖庶亦可以安所謂不得已焉者也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註曰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

張氏曰亦昏之明日婦見舅姑時因使人醮之於房外之西如醴婦之儀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也

世佐案庶婦之醮當適婦之醴其不饗又因不饋而見非一義也註以不饗釋醮疏云以醮替饗誤矣醮之之

位未聞以冠禮醮庶子法例之當在房外敖謂亦在戶牖間非或疑醮禮亦行于婦見舅姑之日斯時房外之位姑實在焉豈庶婦見舅姑其位亦異于適與曰非也上文贊醮婦時舅姑尚在阼與房外之位禮畢乃入室若親醮之然所以尊適也此云使人醮之則舅姑早入于室矣無妨婦席于房外也人亦室老也舅姑不在其位故不云贊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

註曰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子謂公冶長可妻也某壻名

世佐案疏云壻家舊已有辭女家見許故今得言貺室若然則納采之前固有行媒以合二姓之好矣經不具者以不在六禮之內也註家乃卽以下達當之則未免

鑿耳

某有先人之禮某也請納采

註曰某壻父名也某也使名也

郝氏曰禮必稱先不忘初也

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註曰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

致命曰敢納采

疏曰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之辭亦當有主人對辭不言之者文不具也

敖氏曰此不言對則是主人惟拜而已

張氏曰對辭亦當與擯出納賓之辭不異

世佐案此三說敖氏得經旨矣

問名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傳禮集卷之二
註曰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

疏曰納采則知女之姓矣今問爲誰氏者謙不敢必其主人之女或是所收養外人之女也蓋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爲名之類也故本云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不問三月之名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命謂已受其納采之禮也加諸卜謂指女名以問卜也氏謂女之伯仲也戴媯仲氏亦其一耳問名而云誰氏不敢褻之敬也

張氏曰疏以爲使者升堂致命之辭愚意告擯者之辭當亦不異

姜氏曰註疏此條殊失經義經明云問名而解爲問姓且云謙不必其主人之女是何說也所謂不以名行者如帝

妃脩儀簡狄聖母徵在之屬是名而婦人常不以名聞于外耳氏謂字也伯仲之類是也春秋所書如仲子叔姬者蓋不勝數矣未聞其不以字行也

世佐案古人有姓有氏姓如姬姜之類氏如季孫叔孫之類男子恒稱氏婦人恒稱姓記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男子之禮也婦人旣笄之後卽以伯仲爲字而稱之皆與男子異故以姓配伯仲婦人之通稱間有以姓配氏者如欒黶之妻曰欒祈東郭偃之姊曰東郭姜之類蓋傳者以此相別耳非常稱也婦人之氏有二種而姓氏之氏不與焉一則以姓爲氏如曰姬氏姜氏是也一則以字爲氏如詩稱戴媯太任皆曰仲氏是也上文云某氏來婦某姓也此云女爲誰氏誰字也禮本問名辭乃問字者使者不敢斥言主人之對則直告以女名

矣若女之姓氏于媒氏傳言時已知之何必問邪註誤以問名爲問姓嫌于知而復問故以謙不必其主人之女解之真曲說也疏家主于護註遂創爲名有二種之說今皆不取然爲此說者皆泥于婦人不以名行之說故耳夫不以名行者特以婦人無外事故名不聞于人非謂有名而不稱也昭二十七年左傳云請以重見是婦人稱名之例矣周禮媒氏云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歲月日名焉記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然則女子未字以前其名不出于梱唯媒氏知之而男家則猶待問也姜氏亦知註疏之謬而其說似以問名爲問字亦未爲得又其駁註不必其主人之女云卽收養爲己女亦當姓主人之姓豈有養女仍以本姓姓之而待請其姓者此尤非也男女辨姓收養之女不可不以本姓

姓之不知其姓寧以實告男家而使卜之如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之例豈得冒己之姓而或犯同姓爲昏之厲禁哉然其告之也亦當于媒氏傳言之時不待納采後尚煩男家之問此註說所以難通也昏義孔疏云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亦非問女名將以卜之也問女母之姓名何爲哉又案此辭及下文吾子有命以下至某不敢辭皆賓在廂門外與擯者對答之辭卽經所謂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者也賓致命于堂當曰敢問名主人則以女名對之卽上記所謂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者也疏以此爲致命之辭張氏謂告擯者之辭當亦不異今皆不取敖說近是而謂致命亦當曰敢請女爲誰氏恐非也不敢斥言而云誰氏者使者之辭直云問名者婿

父之命自納采以至請期致命之辭俱相似故記于納采納徵見其例而餘則略之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註曰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爲主人之女

敖氏曰命謂問女名也備數而擇之若曰不專采己女然謙也

世佐案上記云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註云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而此註云卒曰某氏何其自相戾也然所謂不記之者明其爲主人之女者言主人雖對以己女之氏而記者以其可知而不記耳疏乃云若他女主人終卒對賓之辭當云某氏主人之女舊知之故不對是又錯會註意而顯與上文之記悖矣

禮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

註曰言從者謙不敢斥也

對曰某旣得將事矣敢辭

註曰將行

先人之禮敢固以請

註曰主人辭

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

註曰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許己之命

敖氏曰此皆擯者傳賓主之辭卽經所謂請醴賓賓禮辭許者也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註曰貺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婿父名

世佐案疏於貺字絕句非

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

註曰與猶兼也

敖氏曰此亦擯者傳賓主之辭也賓致命亦宜曰某敢納吉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既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

疏曰吾子有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鄉擯者辭也致命曰某敢納徵是升堂致命辭也

敖氏曰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蓋因而遂記之耳其次則見於納采

對曰吾子順先典既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註曰典常也法也

疏曰對曰者是堂上主人對辭也

敖氏曰此亦擯者傳主人辭也主人于堂亦唯拜命而已

無辭

世佐案此錯簡也當在致命曰某敢納徵之上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

註曰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為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疏曰大功之喪服內不廢成禮若期親內則廢故舉合廢者而言父昆弟則伯叔及伯叔母已昆弟則已之親兄弟子昆弟則已之適子庶子皆已之齊衰期服之內親也從通

解節本

敖氏曰族有親者之稱三族謂從父從祖從曾祖之親也從父之親齊衰大功也從祖之親小功也從曾祖之親總

麻也喪服不止於此但舉三者言之耳有凶服則廢嘉禮故欲及今之吉也或曰三族謂父母妻之族張氏曰申受命者自納采以來每度受命也

世佐案三族之說當從註疏敖及或說俱未是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

註曰前受命者申前事也

張氏曰主人以期當自壻家來故辭之

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

註曰曰某壻父名也

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註曰某吉日之甲乙

敖氏曰曰某日堂上致命之辭也其上則皆擯者所傳者

也

對曰某敢不敬須

註曰須待也

敖氏曰此乃主人堂上受命時語也

世佐案此節張氏謂皆賓與主人面相往復之辭敖氏則以吾子有賜命以下至某敢不告期爲擯者所傳曰某日以下方屬堂上往復之辭二說俱未安謂皆堂上致命之辭則失却擯者傳言一段如敖說又未免割裂之病蓋此辭皆使者在門外與擯者所往復者也其致命于堂當曰敢請期而主人亦唯拜命而已不于堂告期者以在門外已告也仍曰請期者以壻父之命本欲使者請女氏示期所謂某命某聽命于吾子也若于堂上直告之曰某日豈得爲致命乎故以吉日私告擯者

而致命仍曰敢請期斯于情文兩得矣不記之者如上
記納吉辭之例也又案昏辭凡使者稱吾子皆謂女父
也擯者稱吾子皆謂婿父也註以擯辭之吾子爲指使
者其餘尚可強通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此則不可通
矣使者明云某婿父名有先人之禮而對辭乃謂使者順
先典是以重禮之貺爲出于使者矣其可乎或疑向使
者不合稱婿父爲吾子然使者之稱吾子亦非面女父
之辭也况婿父是使命所自出女家顧無一辭及之豈
理也哉惟醴辭曰子爲事故之子指使者言納吉對曰
子有吉亦指使者而意則不專使者猶下言我與在雖
爲擯者自我而意亦不專擯者也何以知擯者自我也
凡擯者稱女父皆稱其名此不云某而云我則非指女
父矣何以不稱吾子謂婿父有吉某女父名與在也吉不專

在婿女之父也二姓之人皆在言中而使與擯周旋其
間而樂其事之有成者亦與有榮焉曰子曰我舉情之
疎者而戚者可知也問名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註以
某爲使者名亦非也此與某加諸卜某旣申受命矣兩
處語意相似某字當皆指婿父名時雖未反命而使者
已受命卽如婿父親受命矣將加諸卜不可謂使者卜
也一使兼行二禮皆出自婿父之命故辭必稟之某敢
納徵之某亦當指婿父名以此是致婿父之命也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旣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
註曰告禮所執脯

張氏曰凡者五禮使者皆然

世佐案上記云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則知
此禮是謂所執脯矣蓋以已之得禮明不辱命也至其

在女家交際之儀酬答之辭自當一一述于主人而記者則不及詳敖氏謂禮卽女家所受納采問名之類郝說祖之要不若註說之安也

父醮子

註曰子壻也

張氏曰父爲子將迎婦以酒醮之于寢其儀當如冠子醮法

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

註曰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

敖氏曰父命之亦當在筵前北面之時

世佐案爾相謂婦也祭統記國君取夫人之辭而曰此求助之本故謂婦爲相承我宗事卽昏義所云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勛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註曰勛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妣嗣徽音

世佐案註以勛帥以敬先妣之嗣八字爲句張氏謂當四字爲句事嗣叶相當首尾叶敖云勉帥之以敬謂以身先之也彼能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此說得之嗣先妣者敬耳詩曰大妣嗣徽音亦謂嗣大任之齊也末句註訓若爲女敖張二氏皆從之謂申戒之之辭也郝氏云若順也則法也二說皆未安若之爲言如也言如此則夫婦之道乃能常久也易大傳曰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有常者恒之謂也詩曰謔浪笑敖中心是悼又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夫婦之道衰未有不始于不敬者故以敬爲有常之本孔

子論詩以關雎爲首漢儒說詩者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蓋得此敬字之旨然此云勛帥則可見倡隨之義焉序詩者美后妃而不及文王難乎免于後儒之議矣

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敖氏曰堪任也唯恐不任帥以敬之事蓋謙恭之辭子旣對乃拜受觶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註曰賓壻也命某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

註曰命舅姑之教命

敖氏曰夙夜舉一日之始終而言

張氏曰卽前記云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之辭

世佐案疏云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命故父云命母云戒此註有姑字者傳寫誤也下文宮事謂姑命婦之事此說似泥命謂舅姑之命註中姑字非衍也宮事謂凡宮中之事不可違夫命也孟子載母戒女辭曰無違夫子堪與此記互相發矣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註曰帨佩巾

郝氏曰衿紵通卽帨也帨紵之垂者予之紵而結其帨以誌不忘猶書紳佩韋弦之意

張氏曰卽前記云母戒諸西階上之辭衿衣小帶一云衣

世佐案衿註疏無明文內則註云衿猶結也又與此義不合故敖氏以爲未詳張說蓋用說文註及詩傳漢書註應劭曰衿帶也竊疑此說于此義稍近蓋施帶于身而結巾于帶以爲識也

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註曰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悅巾之屬爲謹敬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敖氏曰門內庶門內也庶母位在下故送之及門內

張氏曰鞶大帶其訓囊者從糸不從革視諸衿鞶者教以

見衿鞶卽憶父母之言也

世佐案以鞶爲囊者鄭義也杜氏註左傳以爲紳帶一名大帶賈服皆與杜同說文亦云大帶也孔氏之疏每曲鄭而直杜以易訟之上九云或錫之鞶帶知鞶卽帶也左傳疏又以內則繫表之繫亦當爲帶然繫字從糸鞶字從革則一爲囊一爲帶自屬兩義張說近得其實上文母施衿愚旣以帶解之矣此鞶又爲帶者丈夫之帶有二一爲大帶以束衣一爲革帶以佩韞玉之等婦帶應如之鞶爲大帶則衿猶丈夫之革帶與知衿非衣小帶者小帶散在于衣非總束其身且非所以佩物也凡佩繫于革帶故施衿則結悅以爲之佩抑有疑焉者玉藻論大帶之制自天子以至于士皆以絲爲之而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是杜義爲不可通矣意者內則

之鞶當作繫所謂小囊盛帨巾者也易與春秋傳之鞶則如字而爲大帶之別名與內則所論男女幼小時飾易春秋傳所陳命服之飾其指不同也或曰此記之鞶鄭義亦可通蓋母爲之結帨而庶母施囊以盛之也鞶與繫古通用

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

註曰姆教人者

張氏曰此節監本脫據石經及吳本補入或當有鄭註而今逸之矣

世佐案記十四字敖本郝本皆有之在視諸衿鞶下朱子通解楊氏圖置親迎章之後註四字亦具焉雖其詳已見于上經註今仍錄之者恐後人或以其闕逸爲恨也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註曰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朱子曰言宗子無父則是有有父之宗子如老而傳齊喪不及者其子雖代父主家至於遣使定昏則猶父命之無父然後母命之也

敖氏曰宗子大宗子也親皆沒已自命之雖有諸父諸兄不稱之者宗子尊不統于族人也

張氏曰此因請期以上五禮皆命使者行之故言使命所出必自其父若無父者則母命之母命之者亦但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以通使也親皆沒不得

儀禮集解 卷二
已乃親命之所以養廉遠恥也註引紀裂繻逆女事見春秋隱二年公羊傳公孫壽事見成八年其昏禮不稱主人母命不得通使之義並見彼傳及何休註

世佐案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使命其子昏辭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雖有諸父諸兄不敢擅爲昏主必待母命而後爲之尊大宗也母沒則族人無敢主其昏矣故已躬命之躬命之者親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告于禰而其辭皆稱婿名也母不通使義見公羊傳說苑載諸侯親迎之辭直稱某國寡小君使寡人云云而嫁女之國亦以女母夫人對是婦人得與外事矣又言諸侯以至士庶人親迎皆用屨或三兩二兩而以所加琇與束脩爲異無用鴈者亦與此經不合蓋劉向雜取諸書所成未可盡信也昏禮

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並稱恐未安

支子則稱其宗

註曰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

敖氏曰支子謂宗子之族人也此指其無父母與親兄者而言宗亦大宗子也稱其宗子命使者宗子尊也言稱其宗則非宗子自命之矣下文弟稱其兄亦然此支子與喪服傳所云者不同

世佐案此亦謂無父者支子與庶子異庶者對適而言支者對宗而言有庶子而爲宗者如庶子爲父後是也有宗子而爲支者如身是繼禰之宗而父非適長則于祖爲支矣身是繼祖之宗而祖非適長則于曾祖爲支

矣推而上之即至為繼高祖之宗而于大宗仍為支子也曲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以支子對宗子言與此同喪服傳所云者非支子之正解也宗五宗也大宗一小宗四稱謂昏辭所稱之名如曰某有先人之禮之類是也父在則某是父名無父則是繼禰之宗子名身繼禰則稱繼祖之宗身繼祖則稱繼曾祖之宗其他可以類推矣

弟則稱其兄

註曰弟宗子母弟

敖氏曰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者也兄雖非宗子猶稱之也有兄則不稱宗子者尚親也

張氏曰亦謂無父者

世佐案上既云支子則稱其宗矣弟之稱兄亦在稱宗

之例而復云此者蓋為宗子行卑者發也如有昆弟數人其季未昏而伯沒伯之子為宗子以兄子而主叔父之昏于情未順則其仲雖非宗子而得稱之亦通變之一法也若無同父之兄則亦稱其兄子之為宗者而已以是推之繼禰之宗父非適長合稱繼祖之宗而繼祖者行卑則稱同祖之父兄繼祖之宗祖非適長合稱繼曾祖之宗而繼曾祖者行卑則稱同曾祖之父兄五宗皆然然則稱宗者謂無諸父諸兄或有之而宗子亦在父兄行者也註以弟為宗子母弟蓋祖春秋家母弟稱母之說程子嘗辭而闢之矣近顧氏炎武又力伸程義是誠可以破陋儒之見而為救世衰薄之藥石也顧說見所著日知錄今錄于左

顧氏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

母兄稱兄

左氏宣公十七年傳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

何休以爲春秋變周之

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爲親疏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鳴鳩均愛七子豈有於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爲質是所謂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爲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覲註曰女氏稱昏婿氏稱姻覲見也敖氏曰不親迎謂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也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者必受父之命也

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婿見見於婦之父也親迎之時主人迎婿以入母立于房外婿奠鴈而降是亦見婦之父母矣若不親迎則婿須別見故於此時爲之必俟三月者婦無舅姑者三月而庶見故此婿之行禮於婦家亦以之爲節也下文云某之子未得濯摝於祭祀然則此在庶見之後祭行之前乎

張氏曰此下記不親迎者婦入三月婿見婦父母之辭命儀節豈周公制禮因其舊俗而爲之節文與自此至敢不從並是婿在婦家大門外與擯者請對傳致之辭

世佐案此記禮之變也作記者其春秋以後之人與親迎禮之大者殷以前或未盡行豈周公制禮而不之正則謂因其舊俗而爲之節文者非也著之詩序曰刺時也時不親迎也使有舊俗可因詩人何以刺耶考鄭氏

詩譜此詩蓋作于懿王時時周德始衰周禮初變故詩人怪而刺之暨其後習而安焉雖以學士經師猶或不察而儼然筆之于書以附經後則世變所由來者久也故曰作記者其春秋以後之人與敖氏求其義而不得遂創為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載楚公子圍娶婦事云請以衆迎又云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庶而來則無父者告于庶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氏註云親迎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而况大夫以下乎敖氏之云其為臆說無疑矣

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

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

概敖本作概

註曰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

敖氏曰濯洗也概拭也濯概於祭祀謂祭祀則濯概祭器

也此非主婦之事乃言某之子亦謙辭也

張氏曰擯傳主人之言未得濯漑於祭祀謂三月以前婦

未與祭也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註曰非他故彌親之辭命謂將走見之言今文無終賜

張氏曰非他故謂以非他人之故而來見疏云是為壻而

來見又似他故二字連讀

世佐案他故二字連讀非

對曰某以得為婚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

註曰不言外亦彌親之辭古文曰外昏姻

敖氏曰此所謂禮辭也得爲昏姻則異於賓客所以不敢固辭也先辭其見而後不辭其贄亦異於賓客得以宐從上文作以得又此云之故上云之數疑有一誤 鄭本無外字註曰古文曰外昏姻繼公案上云外昏姻此不宜異當從古文

張氏曰石本正誤云某得以爲昏姻之故監本作某以得爲婚姻之故監本似長

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贄再拜出

註曰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壻見於寢奠贄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敖氏曰主人出門左西面則近于門矣此異于見賓客之位蓋親之也壻入門亦入門左也記似脫一左字此賓主服玄端

郝氏曰主人出門壻入門皆大門也主人以迎賓之禮出壻不敢當先入門內東面奠贄再拜如父子禮不敢親授也主人不答拜示不敢受也

世佐案見壻之異于見賓者主人出門而左不拜不揖入是已不必以不出大門爲異也郝說兩門字皆作大門解較註爲長凡門出則以東爲左入則以西爲左記于壻入門下云東面則壻亦入門左矣不言左省文也疏云案聘禮賓執贄入門右從君臣禮辭之乃出由門左西向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似以壻入門爲右者然入門右者奠贄當北面此云東面明與聘禮有間當以敖說爲正

擯者以贄出請受

註曰欲使以賓客禮相見

傳禮集 卷二
敖氏曰壻既出擯者東面取贄以出西面于門東其辭蓋曰某也使某請受

郝氏曰擯者復以贄出門請壻受改行賓禮也

壻禮辭許受贄入

敖氏曰壻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贄入立于寢門外之右東面鄉主人也

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

註曰出已見女父

疏曰擬出更與主婦相見也

敖氏曰主人拜于位進訝受于門中皆西面壻復位東面拜送

張氏曰壻出更以請見主婦告擯者乃入見也

世佐案此禮蓋與聘禮上介覲主國君相似壻受贄入

門左主人再拜于中庭壻進北面授贄退復位乃再拜送也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

註曰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

疏曰爾雅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故知主婦于壻者兄弟之道也士喪禮云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東扉卽左扉也

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扉門扉也雙言之則謂之門單言之則謂之扉門上似脫一東字闔東扉立于其內示內外之限也不言西面可知擯者出請入告主婦乃位于此然後壻入必出入者禮更端不敢由便也主婦此時亦纒笄宵衣張氏曰扉內門扉也

世佐案屏註云左屏是也門以向堂爲正左屏西屏也
闔西屏立于其內主婦之正位也蓋取夫東婦西之義
士喪禮云闔東屏主婦立于其內凶禮變于吉也敖氏
據之而以此屏爲東屏誤矣疏謂東屏卽左屏尤誤
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婿出

註曰必先一拜者婦人于丈夫必俛拜

敖氏曰主婦與婿行禮乃俛拜者重始見也

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

註曰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

疏曰士冠禮醴賓酬之以幣昏禮饗賓酬以束錦燕禮大
射酬賓客皆有幣此無幣故云異於賓客也

敖氏曰及當作乃字之誤也入謂入大門與寢門也入寢
門則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記大略言之耳醴之亦謝其辱

也主婦薦示夫婦共此禮也奠酬婿奠主婦酬解於薦東
也此禮略如舅姑饗婦之禮而無俎其他異者則以意求
之

世佐案主人送婿于寢門外因請醴之遂及婿揖讓而
入也云及者嫌使擯者請之且以見婿見主婦而出亦
主人送也敖云及當作乃非入入寢門也此時婿尚未
出大門士冠禮云賓出主人送于廂門外請醴賓賓禮
辭許此宜亦如之但婿見于寢則爲寢門而非廂門耳
婿出主人送再拜

敖氏曰送謂送于外門外

世佐案郝氏以此節合上宗子無父節爲一章云宗子
以下論孤子無父母者不得親迎之禮蓋本敖氏之說
辨見上郝又云記云昏辭無辱而主人辭婿又云吾子

辱是亦自背其說也禮文湊輯記言參伍難盡求合愚謂上記所云乃謂六禮之辭郊特牲所謂告之以直信是也此禮在婦入三月之後稱辱固無害如上記云贄不用死而此贄自當用雉不得以用死爲嫌也郝說亦未是然記之不出一手則郝氏亦見及之矣

楊氏曰儀禮所存者惟士昏禮大夫以上無文案儀禮士昏親迎主人爵弁乘墨車註云爵弁元冕之次士而乘墨車攝盛也疏云大夫以上自祭用朝服助祭用元冕士家自祭用元端助祭用爵弁今士親迎用爵弁是用助祭之服以爲攝盛則卿大夫親迎當用元冕攝盛也天子諸侯尊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服以迎則天子當服衮冕而五等諸侯皆元冕是以記云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以社稷言之據諸侯而說也周禮巾車王之車有

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諸侯自金輅以下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今士乘大夫墨車爲攝盛則庶人當乘棧車大夫當乘夏纁卿當乘夏篆天子諸侯亦不假攝盛當乘金輅矣又白虎通王度記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之制曾子問有變禮記傳有事證詳見儀禮經傳通解

世佐案此篇于親迎以前不言告席之事白虎通義因有娶妻不先告席者示不必安也之說然記有之曰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齊戒以告鬼神謂非告席可乎儀禮之文不具者多矣他傳記足以補之者君子弗棄也隱八年左傳載鄭公子忽逆婦先配而後祖陳鍼子譏之之事註云禮逆婦必先告席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席故曰

先配而後祖杜義要有所本竊疑告廟之禮當是壻父率其子以告孤子則自告時忽父見在而疏以爲逆者當自告恐未是鄭氏蓋主不告廟之說故其解左傳以祖爲轍道之祭註曲禮之告鬼神則以昏禮凡受女之禮皆于廟爲神席當之解左之失已見斥于孔疏而曲禮註顧未有非之者夫于廟爲神席乃女氏之事記者之意蓋主男氏而言不可援以爲證也况女父筵几于廟是重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亦與厚別意微異左傳又載楚公子圍娶婦告廟事疏云聘禮臣奉君命聘于鄰國猶釋幣于廟乃行况婚是嘉禮之重文王世子曰五世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鄭云告于君也亦旣告君必須告廟此說得之朱子經傳通解右白虎通義而疑左氏不足信愚未敢以爲安

儀禮集編卷一

男盛澄校字

儀禮集編卷三

秀水盛世佐學

後學

歙鮑漱芳石門顧修

參校

上相見禮卷第三

鄭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於五禮屬賓禮

疏曰篇內含卿大夫相見以其新升為士或士自相見或士往見卿大夫或卿大夫下見士或見已國君或士大夫見他國君來朝者新出仕從微至著以士為先後更有功乃升為大夫已上故以士為總號也

郝氏曰士相見禮士君子初相接之禮也古之君子論行而結交行苟同矣未遽合也必有介以相見有辭以相命有摯以相將有儀以相敬然後無苟合而免失身之悔無禮而接其交不固獨舉士者分卑莫如士守禮莫如士春

儀禮集解 卷三
秋時孔子不見陽貨七國時孟子不見諸侯皆以其無相見之禮也

張氏曰據經初言士相見禮次言士見于大夫又次言大夫相見又次言士大夫見于君未及見尊長諸儀皆自士相見推之故以士相見名篇

姜氏曰此士相見禮之下凡禮七曰士見大夫禮曰士嘗爲大夫臣相見禮曰大夫相見禮曰凡始見君禮曰凡燕見于君禮曰凡侍坐于君子禮曰先生異爵者見士禮舊簡錯混而疏乃爲之說如此甚矣其牽以率而不顧經義之失也且諸禮既混爲篇又并以所記言稱瞻視持行之節亦雜廁其間是又不但文義之不合而并昧其體製之不倫矣

世佐案儀禮十七篇無記者五

士相見大射士喪少牢饋食有司徹而此

篇居其一焉愚嘗求其說而不得也及細閱之則非本無記編禮者誤合于經耳此篇之經止士相見一章自士見于大夫以下皆記也其中見大夫大夫相見見君三節文與本篇相似猶可曰自士相見推之也至凡燕見于君以下則其體宛似戴記且與彼大同小異者亦多有以是續經其爲編次之誤無疑朱子出其見君者數條入臣禮篇而凡言凡與大人言凡侍坐于君子三條仍列經後竊疑此三條蓋屬本經主人請見賓反見之記以通解例定之當係于請見節之下鄭云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此說近是疏家緣不曉經記錯混故其爲說如此姜氏訶之固當特其以凡燕見于君凡侍坐于君子二條別爲二禮與士見大夫等禮並列而爲七則亦未

爲得也

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脍左頭奉之

註曰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脍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

疏曰凡執贄之禮唯有新升爲臣及聘朝及他國君來主國之臣見皆執贄相見常朝及餘會聚皆執笏無執贄之禮又執贄者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贄尊無執贄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贄見已臣周豐者彼謂下賢非正法也

朱子曰古者笏以記事指畫而搢之腰間故漢魏以前不見有言執笏者至晉始言執手版今疏云朝會執笏未知何所考也

敖氏曰乾禽謂之脍猶乾獸謂之腊也此乾雉乃泛言脍者與雉互見不嫌其爲他物也惟見冬夏而不言春秋蓋春則先從冬後從夏秋則反之亦若屢然必左頭者頭宜向內也不言服者亦元端可知

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

註曰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

疏曰案鄉飲酒云某子受酬註云某者衆賓姓又鄉射云某酬某子註云某子者氏也與此註某子爲姓名不同者彼旅酬下爲上尊敬在上以公羊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故下者稱姓以配子彼對面語故不言名此非對面之言于彼遙稱紹介之意若不言名直稱姓是何人故鄭以姓名解之也若然特性云皇祖某子註爲伯子仲子者以孫

不宐云父祖姓故以伯子仲子言之望經爲義故註有殊
陸氏德明曰凡卑於尊曰見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

敖氏曰某子之某所因緣者之姓也

郝氏曰曰某也以下賓與主人擯者相對之辭主人使擯
請事于門外賓告以求見之意

世佐案古人男子無稱姓者某子之某所因緣者之氏
也鄉飲酒鄉射所云某子同特牲云皇祖某子則諡也
註惟于鄉射得之餘皆失經義而疏每曲爲之說故不
敢不辨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
見

註曰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也
走猶往也

疏曰走取急往之意非走驟也

敖氏曰有辱謂有所屈辱也賓來見已是自屈辱走言其
不敢緩

郝氏曰主人對擯者傳主人意以對賓也下倣此

世佐案有當依註讀作又敖說非

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註曰命謂請吾子之就家

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註曰不敢爲儀言不敢外貌爲威儀忠誠欲往也固如故
也

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

註曰言如固請終賜見也

世佐案註如下固字疑當作故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
註曰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猶出也稱舉也辭其
贄爲其大崇也

疏曰凡賓主相見唯此新升爲士有贄又初不相識故有
贄爲重對重相見則無贄爲輕是以始相見辭之爲大崇
故也

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

註曰見於所尊敬而無贄嫌大簡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

註曰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

敖氏曰禮謂授受往來之禮蓋指用贄而言

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

註曰言依於贄謙自卑也

敖氏曰依於贄言託之以爲重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張氏曰以上皆賓在門外擯者傳言以相往復

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
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

註曰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贄於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
受贄於堂下人君也

疏曰凡門出則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入則以東爲右以西
爲左聘禮賓升堂致命受玉又下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
亦是升堂見君法故云不於堂下人君也

楊氏曰受贄于庭不受贄于堂註謂下人君此義難曉案
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
諸公之臣則受于堂又案聘禮賓私面于卿受幣于楹間

及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以此言之則受於堂爲重受於庭爲輕其義可知也

敖氏曰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是賓主之位在大門內之東西也其拜則相鄉其贄則東西訝受于門中此賓主相見而授贄于大門內大夫士之禮也士惟昏禮受雁于堂大夫私面乃受幣于堂者因問及之非相見之正禮世佐案受贄之處註疏謂於庭敖氏謂卽在門中郝同敖說今以經文正之言入門而不言至于庭則敖說似勝又案受贄于堂蓋兩君相見之禮非謂臣見君也聘禮賓升堂致命受玉以其奉君命而來且執主器故以客禮見及至私覲時賓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註云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然則臣見于君其不升堂入贄也明矣下文君在堂云云乃指燕見圖事而言非始

見于君之儀疏引之殆誤

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註曰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於君至凡侍坐於君子博記反見之燕儀臣初見於君再拜奠贄而出

疏曰鄭欲見自燕見于君下至凡侍坐於君子皆反見燕法其中仍有臣見于君法臣始仕見于君法禮畢奠摯而出君亦當遣人留之燕也若然下有他邦之人則還摯雖不見反燕臣尚燕他邦有燕可知但文不具也

朱子曰案註云廣說反燕義者凡四章本皆在此篇後一燕見於君今入臣禮篇二凡言三凡視今在本處侍坐於君子今入少儀篇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

者

註曰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贄謂鄉時所執來者也
鄉曩也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

敖氏曰使某見謂因其見已而使得於家見之也云請還
贄於將命者不敢斥主人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註曰讓其來答已也

疏曰上言主人此亦言主人者上言主人者據前爲主人
而言此云主人者謂前賓今在已家而說也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

註曰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也

疏曰賓主頻見是褻也今云非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更
相見也故不當相見之法直云還贄而已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
請於將命者

註曰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

疏曰上云非敢求見已是不敢當此云不敢以聞耳聞疏
於目見故云又益不敢當也

敖氏曰謂不敢以還贄之辭聞於主人特固以請於將命
者耳請謂請還之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
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註曰許受之也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

敖氏曰賓得主人見許之命則不俟主人之迎而卽自入
蓋急欲還贄且尊主人也是亦復見之禮異於始見者與
授受不著其所如上可知

傳禮集解 卷三
姜氏曰不言迎恐亦是省文復見于其家宜無不迎之禮

右士相見禮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贄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註曰終辭其贄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贄唯君於
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
疏曰少儀云始見君子曰願聞名此不言願聞亦文不具
也

敖氏曰士於大夫降等者也受贄而不答則疑於君答之
則疑於敵使人還之則又疑於待舊臣是以終辭之也一
拜其辱亦於大門內之東爲之大夫云一拜則士或答再
拜與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又不出送亦以其降等也
入一拜而送乃再拜則是凡拜而送者之禮皆然固不可
得而殺也送而一拜喪禮也

世佐案大夫于士不出迎蓋賓得主人見許之命則不
俟其迎而卽自入所以尊主人也送送于門外也送再
拜亦猶士相見禮也而記特見之者嫌其拜與拜辱同
也曲禮云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
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玉藻云士于尊者先拜進面
答之拜則走所記皆與此異此云拜辱則士不先拜也
言拜于入後則大夫不出迎也旣拜不云賓辟則士亦
答再拜也註云大夫于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以此
爲正則彼記皆非禮之正與以愚考之鄭註曲禮以爲
尊賢當矣孔疏同國異國之辨朱子固疑之愚亦不取
也玉藻所云尊者不知其何所指姑以士往見卿大夫
釋之則先拜進面云者蓋亦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之
謂答之拜卽謂之入而後拜也可鄭謂卿大夫出迎答

拜不幾自背其說乎曲禮又云士見于大夫大夫拜其辱疏家引此章爲證且云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然則此章乃士見大夫之常禮而二篇所記則其加敬焉者也

右士見于大夫

世佐案自此以下當屬記文經名士相見禮而記乃言見大夫以至于見君者蓋推廣相見之法如此劉歆謂蒼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此類是與

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

註曰禮辭一辭其贄而許也將不答而聽其以贄入有臣道也

敖氏曰嘗爲臣者謂鄉爲其家臣今爲公臣者也然則士大夫以贄相見亦不獨始相見者爲然禮辭之者異於見

爲臣者也見爲臣則不辭之

世佐案疏云凡賓主相見唯新升爲士有贄又初不相識故有贄蓋謂以贄相見有此二種也嘗爲臣者以贄見亦謂新升爲公士耳新升爲士者毋論素相識與否皆以贄見也其新升爲大夫者亦然若亟見而亟用贄斯瀆矣瀆則何以爲禮敖氏之疑殆未明乎疏之意與又案嘗監本誤作常今從張氏改正

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

註曰奠贄尊卑異不親授也

敖氏曰入亦入門左也奠贄再拜亦東面也答一拜者主人尊也言主人答拜是不拜其辱矣

姜氏曰稱賓者雖臣亦賓也詩鹿鳴燕其臣云我有嘉賓是也

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

註曰還其贄者辟正君也

敖氏曰賓退而主人不拜送亦異於不爲臣者也以其不見爲臣故當還贄某也大夫名

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註曰辭君還其贄也

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

註曰還贄者請使受之

朱子曰某也蓋主人之名

敖氏曰非敢爲儀言必欲還之請亦請還贄也還贄而擯者自爲之辭亦以主人尊也

郝氏曰某非敢爲儀擯者述主人命已之辭

世佐案朱子止以某也爲主人之名則自餘某字皆爲

擯者自名矣然亦有疑焉如此節第三某字若作擯者

自名終于義未協以還贄非出自擯者意也郝說似勝

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

註曰家臣稱私踐行也言某臣也不足以行賓客禮賓客

所不答者不受贄

敖氏曰私謂私屬春秋傳曰邾滕人之私也

世佐案玉藻云士于大夫曰外私猶他國之人曰外臣

也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蓋公家之士謂之公士故

臣于大夫者爲私人也

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註曰受其贄而去之

疏曰以其嘗爲臣爲輕既不受其摯又相見無饗燕之禮

故鄭云去之以絕之也

右士嘗爲臣者見于大夫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

註曰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

疏曰言下大夫者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據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大夫如執雉亦左頭奉之

敖氏曰云飾之以布則非白布也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纁則此布其纁者與

世佐案飾羔鴈之法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此曲禮註文也然曲禮所云未見其必爲天子大夫而發

鄭蓋爲此說以通經言之異耳如敖說則二者正互相備非有二義也且于飾字義亦合當從之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註曰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也如麇執之者秋獻麇有成禮如之或曰麇孤之摯也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如士相見之禮

註曰大夫雖贄異其儀猶如士

敖氏曰此相見之禮蓋兼復見者言之也上下大夫亦當有互相見之禮經不言之者蒙士禮故惟見其敵者焉非謂其得相見者僅止于是也大夫相見朝服

張氏曰士與士相見敵者之禮也兩大夫相見亦敵者故其儀如之

右大夫相見

郝氏曰朋友新知操一禽以將意非傷惠也受其物而稱物以報亦非傷廉也況以卑見尊尤不可無藉而必辭之是不與其進也必使人還之是終不納其款也于人情未宜然亦足以見古人交際之嚴取予之節辭受不苟則人已各得與朋友交終身無怨悔賴有此耳舉世昏濁清士乃見斯禮所以為衰世維風而作孟子曰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受之矣

世佐案用贄是以卑見尊法平敵用贄所以自卑而尊人也所以行禮也豈尋常問遺比哉受之而不答者唯君子其臣耳下此則終辭之或使人還之敵則已復見而還之皆不受也不受也者不敢也他國之君且然而況人臣乎郝氏疑其不情過矣至以禮為衰世維風而

作是蒙莊之旨也意者有為言之與

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

註曰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恭慤貌也其為恭士大夫一也

疏曰不言所而言下者凡臣視祿已下故不言所而言下敖氏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觀之曰高仰驕也然則執贄至下之為恭也明矣

郝氏曰至下至堂下容貌蹙恭敬不寧也

世佐案至下之義註疏當矣後儒必欲易之者蓋失于分句之不審也舊本皆以執贄至下四字為句愚謂執贄二字當句云始見于君執贄者見贄唯新臣有之常

朝及燕見則不用也云至下容彌蹙者謂臣自入門卽著恭慤之容而至于君所則其蹙愈甚也觀鄉黨入公門一章愈近君則愈恭其義可見矣敖氏以至下爲執贄之法引曲禮及春秋傳爲證今考曲禮自明奉提常法謂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而爲此高下之節不聞其以提者爲恭于奉也其下執天子之器則上衡云云言臣爲其主奉提之禮與執贄之義自不侔春秋傳言國君執玉之法當平衡高則爲驕卑則爲替亦不聞以下爲恭也執贄之法雖無明文然以義推之則亦當爲奉而不爲提何則羔鴈等物于奉爲便上文云左頭奉之是也又如聘禮賓奉束錦以請覲束錦亦所以爲贄也而云奉則羔鴈等亦奉可知且私覲之時賓方以臣禮見而亦云奉則不以當帶爲敬可知此可以破敖說之謬矣郝氏張氏雖用註說而分句處尚沿敖氏之訛愚亦未敢從也

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
註曰容謂趨翔

張氏曰庶人謂在官者府史胥徒是也其見於君不爲趨翔之容進退唯疾走而已卽曲禮云庶人惟樵

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註曰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答之庶人之摯鷩敖氏曰臣以贄見于君北面奠贄于中門之內而拜是時君位亦在路門外之東南鄉也君於臣之再拜稽首而答一拜者惟奠摯之禮則然蓋以此明君臣之義也此奠摯之儀主於大夫士則庶人之見於君者其不用贄與

張氏曰案曲禮君於士不答拜此得與大夫同答一拜者

新升爲士故答拜或新使反也君答一拜疏以爲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

世佐案士大夫始見君之禮其詳不可聞矣以聘禮賓覲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及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參之則士大夫奠贄處當在門東拜亦北面也是時君位蓋在堂上答壹拜者遙答之也曲禮曰大夫見于國君國君拜其辱熊氏謂以初爲大夫敬之殆爲是與上文註云臣初見于君再拜奠贄而出謂拜畢卽出無升堂入贄之事也聘禮賓再拜奠幣後擯者辭賓復入升授幣知此無其事者彼以小臣行客禮故與此異也覲禮亦有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之文同爲君臣禮而此又異者曰天子也此雖無升堂入贄之事而于臣旣出之後君以留之燕則有矣前疏云

臣始仕見于君法禮畢奠贄而出君亦當使人留之燕是也蓋自士相見禮賓反見而燕推之也又案上文始見于君執贄蓋兼大夫士庶人而言此奠贄之儀獨言士大夫者以君子庶人則不答拜也庶人執鷩見大宗伯文謂庶人不用贄可乎敖氏之疑過矣

右大夫士庶人見于君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疏曰賓不辭卽受贄以君所不臣禮無受他臣贄法賓如此法不設凡禮于他君故不辭卽受之也臣無境外之交今得以贄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因見之若掌客卿皆見以羔之類是也春秋卿大夫與他國之君相見者皆因聘會乃見之非特行也

敖氏曰人蓋通大夫士而言此于已臣惟以還贄為異則是曷者亦奠贄矣主君于聘使與上介之私覲乃終不許其奠幣而必親受之者重其為使介且幣又隆于贄故也

右他邦之人見于君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

註曰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疑度之

疏曰案上文註以此為博記反見之燕義則此與燕義

燕義

二字燕禮立賓主之燕別以其此經君之面位正南臣北面嚮之若不得南面或君東西面則臣亦正方嚮之不可預度君之面位邪立嚮之皆與燕禮君在阼階西面為正畢政知此經是特見圖事并與賓反見之燕義也

敖氏曰辯猶視也下文放此

郝氏曰燕見謂私見非公朝行禮之時君南面臣北面禮也燕見則君有時不南面臣必辯方君不南面臣自正北不疑立邪向也凡言疑者立不定之貌

張氏曰經本言士與士相見遞推至見大夫大夫與大夫相見士大夫見君見禮已備此下博言圖事進言侍坐侍食退辭稱謂諸儀法殆類記文體例矣

世佐案郝說雖似近理而詳味經文當以註疏為正蓋古者堂陛之間未若後世之闊絕而特見圖事又非有朝士建其法司士正其位也故義取嚮君而不必以北面為正且以周禮司士職考之三公北面孤東面卿西面王族故士虎士等南面此朝儀之位也何嘗盡北面乎方猶向也詩云萬邦之方若不得則正方者謂君若

東面則正西向之若西面則正東向之也必正向君者取其顏色辭氣之間便于觀察也疑與擬通古字少故多通用後人以偏傍加之則一義一字一字一音而通用者寡矣如一疑也加手則爲擬疑君之疑是也加之則爲凝疑立之疑是也郝氏混而釋之殆未明乎通用之例與又案張說亦有見然本篇之記當自士見于大夫始而不始于此也士見于大夫以下至此與此下體製又別則所記固不一手也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註曰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

疏曰此文據君所在隨便升階無常之事亦謂反燕及圖事之法若立賓主君升自阼階賓及主人升自西階燕禮

所云是也

敖氏曰方猶常也此云君在堂則上之燕見未必專在堂張氏曰疏以爲兼反見之燕恐亦于事理不合疏蓋太泥前反見註文也

世佐案疏兼反燕言亦無害譏之者過也此時君在堂則士大夫奠贊之時君位亦槩可見敖云在路門外者乃王日視朝事之所未可引以爲據也

右燕見于君

凡言非對也安而後傳言

註曰凡言謂已爲君言事也安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

敖氏曰凡言謂凡與人言也安安也謂安和其志氣乃言不可忽遽也易大傳曰君子易其心而後語惟有所對答

則或可忽遽言之

張氏曰此下言進言之法凡進言唯承尊者之問而對則不待安坐苟非對也則必安坐而後出言大傳曰易其心而後語亦此旨也註專指爲君言似泥疏以安爲君安坐亦不可從

世佐案敖張二說略同勝註疏遠矣敖訓安爲安則不若仍用爾雅釋詁文也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子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註曰搏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

敖氏曰今本云言忠信慈祥大戴禮註引此無忠信字今有之者蓋後人因下文有言忠信三字而誤衍之也今以彼註爲據刪之

張氏曰所與言之人不同則言亦各有所宜言雖多端大旨所主不離乎此

世佐案敖說雖有所據然今本有忠信二字于義亦通況此本流傳已久疏家亦相承解之當示傳疑之意未可輕改也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

註曰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爲嫌解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今文衆

爲終

疏曰云今文衆爲終不從者以上已有卒卒爲終故從古爲衆也

敖氏曰毋改謂不可變亂其三視先後之序也終皆若是謂與言之時自初至終皆當如上所云亦不可以久故而或改之也 又曰鄭本終作衆註曰今本衆作終繼公謂衆字無意義宜作終

郝氏曰毋改凝視不遊目也衆不止士也

世佐案此大人蓋有德位者之通稱疏指君敖指卿大夫恐俱未備毋改之義註得之衆當從今文作終愚向有此說敖氏其先得我心者與蓋人與尊者相對其始必有嚴憚之心惟久則怠生或至變動其容體故經旣以毋改戒之而卽繼之曰終皆若是者謂與言者自始

至終皆不可變動其容體也或嫌與上卒字複出不知上卒字對始中而言與言中之一節耳此終字與毋改爲一義該始中卒而言自不相犯也若依鄭本作衆而以諸卿大夫同在此者釋之則首句一凡字足以該之而此句反爲贅設矣郝氏狃于鄭本其說亦無足採也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

註曰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敖氏曰此謂與父言之時也其異于大人者遊目耳毋上于面視面時也毋下于帶視抱時也此與視大人者無以異乃著之者嫌遊目則或不然也

世佐案遊目目不定也時而上時而下蓋不必拘始中卒之候特其上下之節則不得過于視大人耳此所以爲孝且敬也敖說太泥似與遊目之旨不合曲禮云凡

視上于面則敖下于帶則憂此視之節限也故曰毋上于面毋下于帶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註曰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

疏曰已上皆據臣子與君父言語之時此據不言之時

世佐案視足視膝亦視君父也郝氏以爲自視非

右言視之法

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問曰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

註曰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伸

問曰早

早字監本脫今從集說補

晏近於久也具猶辯

辯當從釋文作辯

也改

居謂自變動也

敖氏曰以食具告謂以所食之具告從者蓋欲食也卑幼

之於尊長請見不請退而此乃得請退者緣君子意也可者許之之辭明其異於常禮

郝氏曰張口曰欠舒體曰伸侍者以食具告將飲食也

世佐案此五者皆倦怠厭客之意故侍者可以退以食具告蒙上君子而言亦謂君子告其從者也具作器具解雖與註小異然詳味經文則敖說勝矣

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註曰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

疏曰註云時數者謂若鐘鼓漏刻之數

右侍坐于君子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

註曰君祭先飯謂君

監本譌作食其

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

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監本衍一進字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
徧嘗也今文啗嘗膳世佐案此節註監本多誤字近所刊朱子通解同賴有敖氏集說可考故
備錄而正之

疏曰凡君將食必有膳宰嘗君之食備火齊不得下文是也此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已前食既不嘗君食則不正嘗食故註云示為君嘗食又曰此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故知小小禮食

孔氏穎達曰飲而俟者禮食未殮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君既未殮故臣亦不敢殮而先嘗羞嘗羞畢而啜飲以俟君殮臣乃敢殮

敖氏曰賓主共食則賓當祭此君臣共食君祭而臣否所以別尊卑也

郝氏曰飯黍稷也膳肴品也飲水漿所以澆飯三飯告飽而殮則用飲君未殮臣飲而俟君命之食乃食也又曰臣不敢當賓是已然君未飲食而先食先飲徧嘗不近于草野而饗養者與此襲論語君祭先飯之迹而緣飾之過未可用也世佐案本經之記雖時有出于漢儒者然此文見于論語玉藻並無異辭不可議也

姜氏曰若者承燕見于君而言也既嘗羞則飲若酌然也俟者俟君命之食乃食不敢即食也又曰此與玉藻賜食而君客之者不同君客之而命之祭此之謂禮食而此不祭先嘗者豈其然乎此乃鄭註玉藻所謂侍食則臣臣當是正字之不祭是也鄭註彼此不免自背宜疏亦依違而無定見與

世佐案以文次考之此章當屬于燕見節之下姜氏本得之然此文亦見戴記玉藻篇而彼詳此略似纂彼記

而成者愚謂本經之記有出漢儒手者此類是也本篇闕譌處當以玉藻爲正故備錄之而釋其義于左舊說有未安者則亦少更定之云

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

世佐案侍食者不祭正禮也客之而命之祭君之加禮于其臣也必待命而後祭臣雖見禮而猶不敢擅也本篇不云者文不具耳其實同爲小小禮食若正禮食則賓每食必祭無待命者公食大夫禮是也姜氏于此強生異同而責鄭註之自背過矣

先飯辯嘗羞飲而俟

世佐案此謂膳宰不在也凡侍食之禮君客之或不客之所異者止在祭與否耳其他則同孔疏以有嘗羞者爲非君所客然則君所客者必無膳宰乎其說殆難通

也本篇云君祭先飯則臣不祭可知知臣祭亦先飯者

玉藻又云侍食于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是其例也飲

而俟之義孔疏得之公食大夫禮賓食正饌訖宰夫執

觶漿飲以進賓受坐祭遂飲雖與侍食禮異亦可見飲

在飯後而與用飲澆飯之殮別矣郝氏混而解之誤鄭

註玉藻以俟爲俟君食而後食說儀禮者又謂俟君命

之食乃食皆非也斯時侍食者已飯矣徧嘗羞矣飲矣

復何俟乎所俟者俟君覆手而殮也本篇于此下有君

命之食然後食七字蓋衍文也君命之食然後食唯有

嘗羞者則然所謂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

唯所欲是也若膳宰不在則侍食者先飯徧嘗膳皆不

俟君命且既云先飯徧嘗膳矣則所謂命之食者復食何物也所以衍者因下文有君之食然後食六字而玉

藻又有此等句法如命之祭然後祭之類記者或襲用之也或曰若移此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十字置俟君之食然後食之下則與玉藻文合矣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

世佐案此謂膳宰在也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嘗食也飯飯黍稷飲飲水漿孔疏云飯飲者飲之也非俟俟君命也斯時猶未敢嘗羞也必君命之羞而後羞而所羞猶止其近者必君命之徧嘗之而後徧嘗之既徧嘗之而後羞唯所欲不復次第焉是皆臣之恭也本篇所謂君命之食然後食意實類此而誤入上節則于禮不合矣自飯飲而俟已下本篇闕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世佐案此言嘗羞之通禮

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

世佐案此亦侍食之通禮覆手者謂食畢以手循口邊恐有肴粒汚著也殮者謂禮食竟更用飲澆飯于器中以勸助令飽也君未覆手不敢殮不敢先君飽也君既食臣又飯殮蓋不敢不飽之意殮止于三者過多則貪味過少則不足以成君惠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世佐案此食畢徹饌之儀亦小小禮食故爾若正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已之從者也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註曰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敖氏曰君食然後食臣侍君食之正禮
郝氏曰有宰夫則侍食者不先嘗惟俟君之所食然後食
之君食飯然後食飯君食羞然後食羞

世佐案上文膳宰不在偶然耳敖氏以此爲侍食之正
禮得之俟君之食然後食亦大槩言之以見其不敢先
之義其實庶羞必俟君命而敢嘗非若飯然但俟君食
斯食也郝氏之言似失考矣又案此下疑有關文或謂
上文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十字當在此然亦僅得
其半也

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
爵然後授虛爵

註曰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者
其飲其醕然也

疏曰此經文與玉藻文同皆燕而君客之賜爵法故臣先
飲以酒是甘味欲美君之味故先飲必待君卒爵而後授
虛爵者臣意若欲君盡爵然也案曲禮云侍飲於長者酒
進則起拜受于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醕
少者不敢飲彼是大燕飲禮故鄭註引燕禮曰公卒爵而
後飲案燕禮當無算爵後得君賜爵待君卒爵乃飲是也
孔氏曰必在君前跪飲者亦示其賤者先卽事後授虛爵
者亦不敢先君盡爵然此謂朝夕侍者始得爵也若其大
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先
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者燕
禮據大飲法故先受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
而得賜爵故再拜而後受必知此經非饗燕大飲者以此
下云受一爵而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也若燕禮非

惟三爵而已

敖氏曰賜之爵使人授之于其席也下降也降席者降而當席末也既拜興受爵君答再拜乃升席坐祭酒既卒爵興授人爵也臣先卒爵亦先飯嘗膳之意君卒爵而授虛爵則是授爵亦先於君矣此受爵卒爵授爵之節皆異于燕之無算爵者禮貴相變也

世佐案此亦謂燕見于君而君與之飲也食竟宜飲酒故次待食禮若者或賜或否亦唯君意也待食不祭此云祭就君所客者而言與上文互相備也受爵者于尊所註據曲禮文然彼是大燕飲禮不可援以爲證拜受之儀當如敖說臣先卒爵亦取與燕禮相變郝氏云燕主行禮以讓爲文賜爵主飲以敏爲恭是也至于授爵註以爲坐授敖以爲興授案燕禮受賜爵者興授執散

爵此既與燕禮相變則註說爲不可易矣玉藻此下有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記侍飲受爵之數特詳亦本篇所闕也

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

註曰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隱辟俯而逡巡

疏曰案曲禮云鄉長者而屨此亦當然

孔氏曰坐跪也初跪說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隱辟而著之

敖氏曰是時屨在西階下曲禮曰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世佐案曲禮疏云就猶著也初升時解置階側今下著之先往階側跪舉取之故云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者屏退也退不此坐取屨卽跪而舉之也隱辟卽屏于側之時也屨謂納屨

儀禮集解 卷三
姜氏曰此言凡退而就屨之儀也

世佐案退謂士大夫侍飲食于君而退也玉藻文亦然姜氏以此屬侍坐于君子節之下爲退出之通禮豈未之考與此章承燕見于君而言燕見于君之禮升見無方階則說屨處蓋亦無定所敖氏據燕禮以其在西階下非若其據曲禮以釋隱辟之義則得之曲禮云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孔疏謂此侍者或獨暫退時取屨法也又云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疏謂此明少者禮畢退去爲長者所送之法也此章所云蓋爲君所不送者當如曲禮上一條法何以知之下文云君若降送之則此爲不送明矣賈疏謂當如曲禮後條非也玉藻于此下又記納屨之法云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

辭遂出

註曰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於已太崇不敢當也

疏曰云不敢辭其降者謂君降送時明有不降法云若者不定之辭也

張氏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卽臣辭興之語也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註曰下猶降也

疏曰云大夫則辭退下者對上不敢辭是士士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大夫臣中尊者故得辭降也

敖氏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此著大夫則上之不敢辭者爲士明矣

郝氏曰不顧辭不回顧君告辭也大夫貴與士異禮顧辭

而後退退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皆三辭于君也

姜氏曰此疏更誤此乃士侍君卿大夫及賢者之禮故以君子二字通指之本章蓋言侍君而爲之興降則士但辭興而不敢辭降若侍卿大夫之屬而爲之興降且出送則士于三者皆辭義蓋甚明註疏于侍君子節釋爲士侍卿大夫以下而不及君子君爲之興節忽釋爲士侍于君而於大夫則辭節則又別釋爲大夫侍君而并忘其爲士之所侍矣竊念漢儒承秦火之後既誤以士見大夫及大夫相見以下凡六篇之文而通目爲士相見之禮說經者初不體正其誤而于各禮復率爲之訓如此則先聖之遺經將益晦矣故不辭僭而謹正之

世佐案張本以大夫則辭退下爲句從疏說也郝姜二

本皆以大夫則辭爲句退下一字一句從敖說也愚亦以敖說爲長蓋如疏說則於文不順而經中退字亦幾虛說不若敖說之字字有著落矣三辭敖以退而辭興下而辭降及門而辭送當之疏家專指辭送謂自君降階以至于及門凡有三辭也不數辭興者豈以士亦辭與然士之辭興也曰臣不敢辭猶是不敢與君爲禮之意大夫則直辭之是亦與士異也并辭興數之何不可之有又案凡辭必顧上云不敢顧辭者不敢顧而辭君之降也郝氏以爲不回顧君告辭非所解三辭祖敖說而小變之亦非蓋凡辭之禮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使于君興時終辭之豈復有送而至于門之事邪爲此說者何其弗深考也又案自君爲之興已下至此玉藻所無然亦當與上文通

爲一節蓋侍飲食于君而退退而君爲之興且送末乃言其辭否之儀視臣之尊卑爲異經文之節次明甚也朱子以之入臣禮篇而曰此與玉藻所記互有詳略故並列之于註疏之說無異議信齋楊氏始以若君賜之食至然後授虛爵爲一節而結之曰右君賜食賜爵自退坐取屨至此別爲一節而結之曰右見君見大夫退云見大夫退隱然以大夫則辭已下爲士見大夫禮矣然未嘗侈張其說而顛倒經文以成之也姜氏師其意而又甚焉毅然取數千載相傳之遺經而易其次而摺擊註疏幾于大聲而疾呼矣然說經者當平心以求其義之所安不可執偏見而盡廢先儒之說也夫苟不爲先儒之所愚而獨開生面以正千古之譌則雖改定經文古人亦所不惜若非義關至極則寧守傳聞之舊不

失爲慎重奈何所見遠遜乎前而可肆其詆譏乎哉姜氏以賜食節直接燕見節愚未嘗不韙之所論經文錯混處得失半焉說見此卷之首至以退坐取屨已下直接侍坐于君子節而又多方以附會之則其失顯然亦不敢是今而非古也

右士大夫侍飲食于君

世佐案此章廣燕見于君之義當屬其下乃爲凡言凡侍坐于君子兩節所間蓋錯簡也朱子通解入臣禮篇楊氏儀禮圖分爲二章誤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註曰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

疏曰云異爵謂卿大夫也者此士相見本文是士故以卿大夫爲異爵也

敖氏曰卿大夫之爵於士爲踰等故曰異爵辭者辭其以尊就卑已不敢當也辭不得命謂三辭而不見許也無以見言其非敵不可以接見之走者行之速也先見之先亦當作走蓋旣傳言卽走而見之也此禮當在以贄見于先生異爵者之後又先生異爵者之見于士其禮同則士之以贄見于先生亦當如見于大夫之禮明矣

郝氏曰無以見謙已無足以見也

張氏曰某無以見言無故不敢輕見也

姜氏曰某無以見者言無德可以相見再述始辭之詞以起下文也

世佐案敖云此禮當在以贄見于先生異爵者之後是

矣辭不得命謂再辭而不見許也敖以爲三辭非士相見禮賓在大門外時主人辭其見者再此亦如之特其措詞異耳某無以見此卽其所以辭之意以因也謙不敢當尊者見已故反言已欲見尊者而無因也蓋以卑見尊必執贄而往見于其家如士見大夫禮乃爲有所因今尊者在已門外而已又不執贄故云無因也舊說俱未安不見辭贄者以尊見卑不用贄也士相見禮云出迎于門外再拜是敵者亦主人先拜也此註云先見之者出先拜也似與彼無異愚謂彼之拜爲迎賓此拜爲先見其所以拜不同此旣爲先見而拜則不敢迎賓而入矣尊者欲入則入故玉藻云士于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敖氏改先見之先爲走非

右先生異爵者請見士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註曰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君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

疏曰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者此則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以其非聘問之禮則為私事使私人擯也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引春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于齊玉藻註亦引之是也鄭云謂擯贊者辭也者以玉藻自諸侯之于天子以下至大夫皆云擯者曰故知不自稱是擯贊之辭也云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者釋經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為公事使也此則玉藻云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亦一也彼註云謂聘也夫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

夫則曰寡君之某世佐案則曰寡君之某句疑衍否則當云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

故鄭總云某也若然經直云大夫鄭兼云士者經本文是士則云非以君命使可以兼士也但士無特聘問或作介往他國亦有稱謂而云寡君之士某也

敖氏曰此文不可強通或曰君之老與大夫士之文宜易處蓋傳寫者因寡字之同而誤也未審是否

郝氏曰以君命使謂出使他邦致君命稱寡君代君稱也若非君命以已意與他邦人言則不得稱寡君若言及大夫士則稱寡君之老可也老者臣僕之長也

張氏曰此經當有脫文註引檀弓亦多之老二字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與此經相發明謂非以君命而有事他國則擯辭不得稱寡君之某稱名而已若以君命出聘公士為擯下大夫

則曰寡大夫上大夫則曰寡君之老

世佐案此節及下文自稱于君節皆當在他邦之人見于君節之後而此節又當在自稱于君節之後也然其文頗有關譌始疑此記似纂玉藻而成于此益信舊說皆以則不稱寡爲句愚謂當于夫字絕句且以玉藻文考之夫下脫一公字士下脫一擯字下句必有此二字始可通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謂下大夫以私事使也公士擯則曰寡君之老謂上大夫聘也于私事使見下大夫之稱于聘見上大夫之稱互相備耳本篇是士禮而記獨見大夫稱謂者士恒與大夫作擯此皆擯者辭也故得附於篇與鄭君不曉闕文註故未盡合然其意亦非如疏所云也鄭云不稱寡君不言寡君之某者釋經不稱寡之中含斯二義一則自稱已君不得曰

寡君一則擯者稱已不得曰寡君之某也玉藻註云大

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是稱寡君之證不言

寡君之某指大夫言不兼士也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

夫曰寡君之老故言某以該之若士作介更無擯者自

稱只合云外臣皇氏謂上對他國君稱傳遽之臣亦通

賈疏乃謂士作介往他國而云寡君之士某蓋誤也註

又云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卿士六卿之外

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者亦上大夫也鄭意士卽以

公事使亦必無稱寡君之老之例故爲此說以通之見

經文士字非士中下士之謂然非經意矣疏乃謂鄭兼

云士則又非註意也註末引檀弓蓋取使焉曰寡君之

義世佐案孔子曰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爲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使則自稱已君謂寡君也證公

事使則稱其君曰寡君也之老二字出處所無傳寫者

因經有寡君之老之文而衍耳疏不正其誤而曲爲之說尤誤之甚者諸儒之說唯張氏近是郝說固謬敖氏所錄或說亦殊不可曉

右稱于他邦之辭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

註曰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爲威儀耳

疏曰案小行人合六幣玉馬皮圭璧帛皆稱幣下文別云執玉則此幣謂皮馬享幣及禽贄皆是

敖氏曰執幣謂以幣相見及爲使者也凡者通尊卑言之行而張足曰趨蓋以容彌蹙爲儀故不趨也惟著凡執幣者之儀如是則執贄者或不然矣士大夫執贄于君前其儀乃與此同

世佐案此蓋指使臣見他國君及主國之臣見朝君而言幣則束錦羔鴈之類是也故其儀與始見于君同若尋常以幣相見未必有是容也步趨之節見于戴記者特詳如帷薄之外堂上城上執玉執龜策皆云不趨而不及執幣蓋可見此非常禮矣若然則此亦當在他國之人見于君節之後朱子通解以之附士相見章蓋用疏說而誤也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

註曰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躑躅也疏曰此篇直見在國以禽贄相見之禮無執玉朝聘鄰國之事而云執玉者因執贄相見故兼言朝聘執玉之禮也朱子曰案註疏以舒字絕句陸佃曰容彌蹙同唯武則舒然則讀武字絕句矣其說近是

敖氏曰執玉謂朝君與聘使執圭璧以行禮之時也唯舒

武謂僅舒其武耳舉前曳踵見其舒武之法也踵足後也足之前起而後不離地則步之促狹可知此又不止于不趨而已

世佐案此因見他國君而及之指聘賓執圭時言而朝君亦用此禮也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然則執玉者聘賓與合繼武若朝君則接武也舒舒徐也敖氏似作展舒解非陸氏句讀雖善其說亦未安案論語執圭勃如戰色私覲愉愉此之執幣當彼私覲時執玉當彼執圭時則其容亦未必同矣豈獨以舒武爲異哉唯舒武者謂步武之間唯以舒徐爲主唯字正極形其慎重之意作僅字解不得作獨字解亦不得也

右執幣玉之儀

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註曰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敖氏曰士大夫謂見爲臣者也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他國之人亦謂士大夫

姜氏曰案此以市井艸茅之臣謂士大夫而下別云庶人曰刺草之臣故註以致仕者訓之與孟子不同又案玉藻上大夫稱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稱名擯者曰寡大夫與此不同者蓋彼爲與隣君之稱而此爲自稱于君故異詞與

世佐案玉藻記自稱于君之辭上大夫曰下臣下大夫自名士曰傳遽之臣與此異者此亦有闕謫也姜氏以

玉藻爲對他國君非宅當從今文爲託託寄也謂他國士大夫寄居其地而未仕者不曰外臣者既居其地不可復同于他國也不曰刺草之臣者以非土著之民且嘗爲士大夫故也孟子云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正與此相發明孟子之時士好遊故據託者之禮言之謂之庶人者以其于所寓之國實未仕也鄭本作宅而以致仕者釋之遂與孟子說齟齬蓋爲古文所誤鄭于此既引周禮宅田爲誤而于載師職文又據此以易先鄭之說彼此牽引總屬臆說也

右自稱于君

世佐案此節之下當以稱于他邦之辭節繼之使稱謂之禮得以類相從而非以君命使云云卽承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句而言于文亦順也

劉氏敞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贄贄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贄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者致志者也君之贄以事神臣之贄以養人唯君受贄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贄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苟合也必依于贄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贄主人三辭贄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

論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于未者未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未必爭苟簡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適于辱也所以使人慎其交而毋適于禍也唯仕于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于君者冠而奠贄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于國所誅者好利之人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詔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陳氏師道曰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

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擯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重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而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是而失身況於禮之亾乎自周之禮亾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旣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又曰先王之制士

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郝氏曰禮辭卽行禮之心辭讓之心人皆有之作者以是道人心所本有達其恭敬之意云爾苟徒依倣其辭無其心是相習爲僞耳故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其人可與何必三辭不可雖謬爲恭敬終弗屑也賓五請然後一見見又于大門內不歷階不升堂不交一語輒出旣出又請見賓又反見始何其難而終何其亟也鄭謂爲將與燕然則始見不延之堂室俟其出而后召之此類煩複于人情未可強通大抵此節之儀春秋戰國以來士之抗節公卿大夫造門請見其辭如此苟士見于士無貴爲此矣

世佐案交際之道情也有分焉情不洽則睽分不嚴則褻褻之害甚于睽其端兆于士林而其禍延于公卿大

夫之際傾險者啟釁于睚眦卑瑣者失身于鬪茸先王防其微必自士相見始是故將之以贊先之以介紹五請而后許一見而輒退所以難其合也合之也難則其交必不濫合之也難則其交亦不易離然猶慮其尊嚴而未足以達賓主之情也故爲之燕以伸其款曲焉燕不于始入而于反見者謂不可以干盛禮也云爾斯禮也降及戰國而廢不講矣唯孟子爲能守之以重其道故七篇之中三致意焉觀其答公孫丑不見諸侯之問而引曾仲二子之言爲證則士之能抗節公卿者未有不于尋常交契中慎之也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微哉斯言非豫之六二有安靜堅確之德其孰能與于斯郝氏以俗情測之則見爲煩複而不可通也亦宜覽劉氏陳氏之說夫亦足以明其義矣

今考定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牯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孺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

右經

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贄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

命將走見先見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託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艸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君爲之典則曰君無爲典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終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右記

儀禮集編卷三

男盛澄校字

儀禮集編卷四

秀水盛世佐學

後學歙鮑漱芳參校

鄉飲酒禮第四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鄉飲酒於五禮屬嘉禮

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

呂氏大臨曰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論語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朱子曰孔穎達以為吉禮非也以周禮考之唯祭祀為吉

禮其飲食賓射燕饗皆屬嘉禮則鄭云嘉禮為是而孔說
誤也射義倣此世佐案鄉飲酒義孔疏曰案鄭目錄云此
于別錄屬吉事陸氏釋文亦引鄭云別錄
屬吉禮則以此為吉禮之說蓋出于劉向而鄭君見之于
禮記目錄不始于孔氏也又案禮記冠昏鄉飲酒射燕聘
諸義孔疏引鄭目錄皆云別錄屬吉事唯鄉飲酒射二義
釋文引鄭云別錄屬吉禮釋文禮字蓋事字之誤鄭註儀
禮於冠昏鄉飲酒射燕云嘉而聘云賓者以周官五禮言
之也若以事言之則吉者對凶之辭嘉也賓也皆可以言
吉也此鄭于禮記目錄所以復存劉說與

楊氏曰案疏所引四條後一條出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
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註云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
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
此禮也

敖氏曰鄉飲酒者士與其同鄉之士大夫會聚於鄉學而
飲酒之禮也

郝氏曰鄉飲酒禮者鄉之人有事相與飲酒皆得行此禮
也

張氏曰疏言鄉飲有四此篇所載三年大比賓賢之禮也
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下篇所列是也於春秋行之黨

正正齒位于季冬蜡祭卿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
姜氏曰此周禮五州為鄉鄉大夫與賢能與之飲酒之禮

而侯國亦如之也鄉飲酒之屬之禮僅存此篇考其禮蓋
專主尚賢而註疏乃兼及尚齒世佐案註疏于尚德尚齒
之異未嘗不分別言之姜

氏猶嘗其兼
及尚齒似過謂大蜡之時黨正以齒飲民于序鄉大夫臨
觀行禮亦名鄉飲酒也今案序賢序齒禮不相混謂其通

名鄉飲酒則可謂其通行此禮則失矣況註疏于記義六
十者坐以下又明言黨飲酒與鄉飲酒之異禮乎

世佐案此篇所陳乃侯國鄉大夫賓賢之禮他如黨正
正齒位州長春秋習射及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雖亦

名鄉飲酒而其禮固不能無異也自呂氏之說見采于通解而後儒宗之遂以爲鄉人聚會飲酒之通禮矣然論語所載有尚齒之意謂與黨正飲酒法相似則可援以證此則不可且其所謂鄉人者鄉之人耳與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之鄉人註以爲鄉大夫者亦別顧麟士曰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禮無預是也姜氏序賢序齒之辨甚善若其釋爲天子鄉大夫與賢能之禮而謂侯國亦如之則非也以下文特懸磬考之其非天子之大夫明甚愚故于註疏之說不敢有異議云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註曰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蓋亦

監本脫亦字今從疏

增

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

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

疏曰云周禮至書數並大司徒職文引此者欲兼諸侯司徒亦使鄉大夫教民以三物教成行飲酒之禮與舉之也云鄉大夫已下至于王並周禮地官鄉大夫職文彼是天子鄉大夫法諸侯鄉大夫無文以此約之故云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云也云賢者爲賓至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者據此經諸侯鄉大夫貢士之法亦如天子之鄉大夫故云亦也若據鄉貢一人其介與衆賓不貢之矣但立介與衆賓輔賓行禮待後年還以貢之耳案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註引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所貢之士與鄉同則鄉送一人至君所其國有遂數亦同其鄉并有公邑采地皆有賢能貢之而貢士與鄉數同不言遂與公邑采地所貢者蓋當鄉送一人至君所君又總

校德之大小取以貢之縱取鄉外仍準鄉數爲定鄉大夫雖行飲酒禮賓之于君其簡訖仍更行飲酒禮賓之于王是鄉大夫及諸侯貢士皆行飲酒禮禮賓也云今郡國至之說然者鄭欲解此鄉飲酒貢士法漢時所行者是正齒位與此不同之意云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者禮記郊特牲云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周之十二月卽夏之十月農功畢而蜡祭也云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者謂當蜡祭之月黨正聚民於序學中以三時務農將闕于禮此時農隙故行正齒位之禮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年長者在上是正齒位之法也云之說然者漢時十月飲酒禮取黨正之文而然與此篇鄉飲酒禮異也民聚之時謂大比大蜡之時尚賢據此篇鄉飲

酒尊長據黨正鄉飲酒也但黨正飲酒以鄉大夫臨觀行禮或鄉大夫居此黨內則亦名鄉飲酒也引孟子者以證鄉大夫飲酒是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爵於此無所當連引之耳或曰賓若有尊者一章卽尚爵之義也世佐案已下監本所無見通解疑此說當是朱子纂入而傳寫者誤屬于疏耳然楊氏儀禮圖已仍之今亦未敢遽刪也楊氏曰此篇主于賓賢雖無正齒位法然自賓介而下衆賓有長立于堂下者有東上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旅酬少長以齒是亦正齒位法但無黨正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差耳

張氏曰案此鄉飲酒禮有獻賓有樂賓有旅酬有無算爵樂凡四大段而禮成此下至當楣北面答拜則將飲酒之始事初謀賓戒賓次陳設次速賓迎賓拜至凡三節世佐案或說及信齋之言此篇三達尊之義備矣但其

意所專屬則在尚德耳姜氏謂尚齒與鄉飲酒無涉似泥敖氏于主人賓介等俱泛言非辨見前

右謀賓介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

註曰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已門也不固辭者素所有志疏曰知賓出門者見冠禮主人宿賓賓出門左鄉射戒賓亦出門故也士相見固辭此禮辭卽許者賓已知欲貢已又以學習德業情意相許也案冠禮主人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主人答拜者彼冠禮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又使之加冠于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矣賓是鄉人卑矣又將貢已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也

朱子曰學成行修進仕于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此士之

素所有志也

敖氏曰此拜辱卽拜迎也

張氏曰主人戒賓言主人往至賓門欲相警告非謂已戒之也至請賓方是發詞相戒耳主人再拜拜其許已也

世佐案主人鄉大夫也賓處士也主人戒賓當如先生異爵者請見禮先生異爵者請見先見之不敢拜迎而此乃云拜辱者當賓興大典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儼然與大夫抗禮不爲驕也一拜而許註以爲素所有志固已然考士冠禮鄉射禮于主人之戒賓也皆云賓禮辭許不聞有固辭者然則一辭而許爲賓之道固然此亦如其常而已以爲將貢已而固辭君子惡其矯也賓先拜主人答拜者考士冠宿賓鄉射戒賓皆然是亦禮之常也士冠戒賓云賓禮辭許

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之拜是拜賓之許已非先拜也方其始至賓家之時仍當賓先拜彼不言者文不具耳以宿賓禮例之可見也蓋主人至賓家戒之則主人爲賓賓爲主人賓旣爲主人禮應先拜疏家誤謂冠禮主人先拜而其釋此賓先拜之故亦似沾滯

主人退賓拜辱

敖氏曰此卽拜送也拜迎拜送皆言拜辱者蓋一言而兼二義也迎送者據已言也辱者據彼言也此經言戒賓之儀略者亦以士冠禮宿賓之儀見之也下速賓放此後篇同

世佐案凡賓主相見始而拜迎退而拜送禮之常也拜迎可名拜辱則拜送獨不可名拜辱乎鄭君求其說而不得因有以送謝之之解疏又云將貢已宜尊敬主人

是以去又拜辱以送謝之斯何見之陋也夫主人之于賓卽後世之所謂舉主也所謂座主門生也古者鄉舉里選一以德行道藝爲主而進退之故在舉之者自盡其職之所當爲非以樹恩也而所舉者亦必克副其實而后應之公義重而私恩輕何僕僕而亟謝爲爲此說者習見漢世報舉主之厚而意之耳夫以漢世篤交念故之諛議者猶或非之況自中唐而後一蒙賞拔名曰恩門長奔競之風胎朋黨之禍其流極可勝道哉韓子曰吾未嘗聞有登第于有司而進謝其門者斯固有識者之所恥也豈先王制禮而不慮及此乎然則飲酒之明日賓鄉服拜賜何也曰謝其以禮禮已也夫禮未有見禮于人而不之謝者鄉射非貢士賓亦拜賜是已爲貢已而以送謝之私也爲貢已而明日不拜賜避嫌也

避嫌亦私也此于士習官方頗有關係故不敢不辨
介亦如之

註曰如戒賓也

右戒賓介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註曰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于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

疏曰鄉射云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此衆賓之席亦當然但不屬爲異耳鄉射註云言繼者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此乃特貢于君故衆賓之席皆不屬焉雖不屬猶統賓爲位同南面也

楊氏曰鄉飲酒禮註席賓于牖前與周禮司几筵筵國賓

于牖前似同而實異賓位在西北以天子諸侯室有東西房言之則室前之中爲中此乃王位設展之處自中以西便爲西北又是牖前如司几筵筵國賓於牖前是也以大夫士東房西室言之房室之間爲中故戶西牖東西北之位家鄉國皆以爲重士冠禮子筵于戶西士昏禮婦席于戶牖間鄉飲席于牖前鄉射賓席在于戶牖之處名雖不同皆是一義鄉飲雖云牖前亦是牖東也蓋戶西牖東正西北之賓位也士冠禮子士昏禮婦亦在此位敬禮之如賓客然所謂醴於客位是也若牖前則近于西北隅矣果賓席在牖前則三賓當如鄉射記東面北上今經云衆賓之席繼而西則賓席決不在牖前明矣雖然此特以鄭義大夫士東房西室言之也又案陳祥道云鄉飲酒薦脯五挺出自左房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大射宰胥薦脯醢由

左房夫鄉射鄉飲大夫禮大射諸侯禮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恐未然也

敖氏曰席賓主人介者爲賓主人介設席也席賓于戶牖間主人於東序介于西序少牢下篇席主人于東序西面席侑於西序東面侑介之位同也衆賓衆賓長三人也屬連接也必不屬者爲其升降皆由下也以是觀之則賓位在戶西牖東而當兩楹之間明矣此席亦東上凡席皆有司設之

郝氏曰古者大饗必于宗廟廟堂後中爲室室東爲房室與房皆有牖有戶牖皆居中戶皆在牖東皆南向故戶牖間爲堂中賓席在焉賓所立位在堂西階上東向主席在堂東階上西向此廟中之禮也鄉飲酒不行于廟于學宮

諸館舍其位次與在廟殊饌席皆在堂上而拜立之位仍在東西階故或退而復位進而升席也

張氏曰註言敷席面位可訂近日鄉飲隅坐之失

姜氏曰鄉飲席位經無明文註蓋據鄉飲酒義而言也但鄉飲鄉射之席賓與衆賓皆相繼而不屬言其遞爲位則相繼言其各爲位則不屬二者參互推之可見非有殊禮也所以鄉射言繼而西鄉飲言皆不屬者鄉射單以賓與衆賓言之故言繼而西而鄉飲言合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凡十字爲句則賓與衆賓雖不屬而自相繼主介一東階一西階則不相屬而亦不相繼矣而疏乃于句讀有差因於義釋有誤乃謂賓以將貢于君有所殊別故衆賓之席不屬而不相繼也不亦率爲之說而使經義之盡晦哉世佐案此節當以乃席賓二字爲句主人介衆賓之席

又句舊說及郝氏姜氏析句俱未安經但言席賓而不言位面以見于鄉射禮者可參考也鄉射無介註知介席在西階上東面者以少牢下篇所載席侑之處見之也鄉射禮衆賓之席繼而西此則云不屬者與賢大典所以殊異賓于衆也皆者皆主人介衆賓也主人也介也與賓之席遠矣云皆不屬者詞雖總承而意則專主于衆賓也敖氏謂爲其升降皆由下姜氏謂言其遞爲位則相繼言其各爲位則不屬二說皆未得經意當以註疏爲正但註家誤看經文皆字謂衆賓皆獨坐則猶未盡也經意蓋謂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於賓耳非謂衆賓各不相屬也賓是所與賢能之人故別異之彼衆賓者旣不得與于貢則其德故相埒也焉得人人而別之乎又案古人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之東西偏曰

房室與房皆有戶室又有牖考儀禮圖室有戶有牖房有戶無牖郝云室與房皆

有牖戶非戶在東而牖在西室西南隅為與與者以人所安息之處名之也論語載子問伯

牛疾自牖執其手則牖亦在西南可見郝氏謂牖皆居中非戶牖之間堂之中也故

古人重之室之有東西房者則以牖前為賓位取其在

西北也司几筵所云是也室之有東房而無西房者則

以戶牖之間為賓位亦取其在西北也士冠士昏禮所

云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以其私家言之也鄉

飲酒行禮于庠鄉射于序庠序皆學舍與私家之制異

安見其必無西房乎陳氏祥道之說極為有據然此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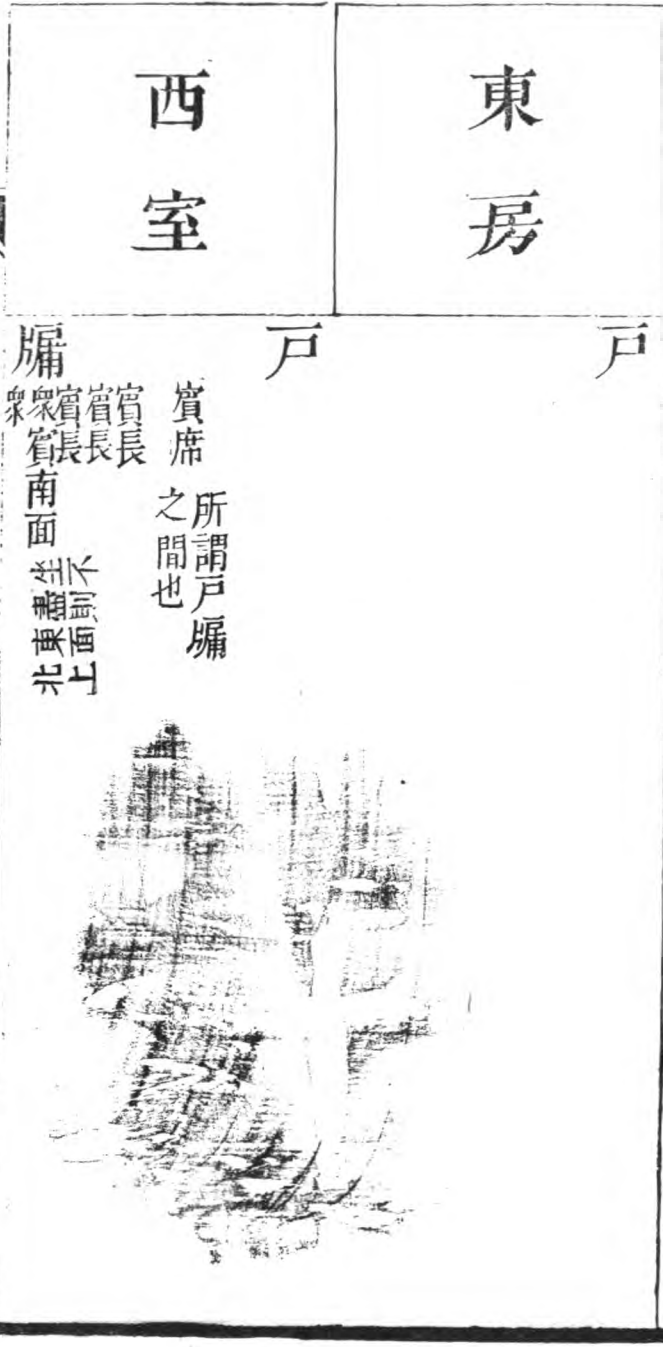
不曰賓席戶牖之間而曰賓席牖前則鄭氏固未嘗謂

其無西房也若無西房則牖前乃堂之西北隅賓既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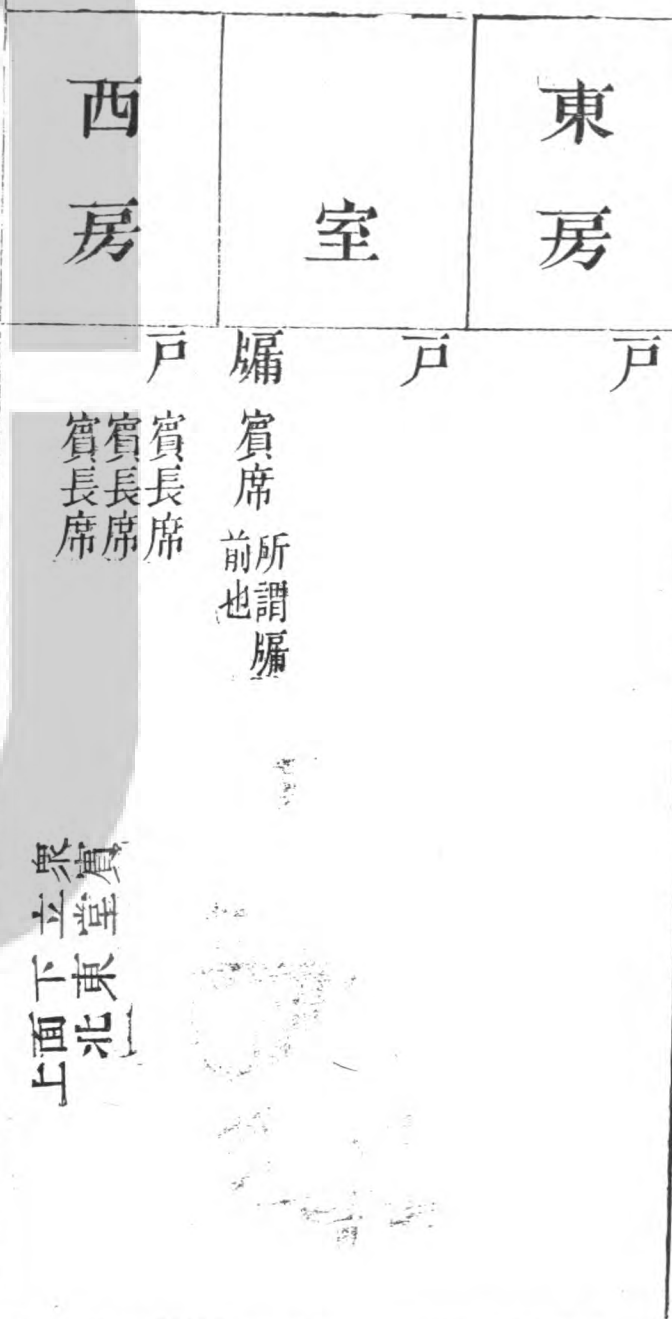
于此則賓西更無容席之地不得云眾賓之席繼而西

矣公食大夫禮記云蒲筵常倍尋曰常丈六尺也三惟賓之席合之凡四丈八尺若無西房何許著此

有西房故賓席雖在室之牖前而其西尚可以容眾賓之席也然則此註所云牖前與司几筵所云牖前其實無以異也楊氏因陳氏之言而疑鄭氏大夫士無西房之說之誤殆未明乎庠序與私家之異歟今繪圖于左使讀者得以考焉



右舊鄉飲酒禮賓位圖



右今更定鄉飲酒禮賓位圖舊圖云衆賓南面坐不盡則東面北上亦誤說見後

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

疏曰東肆以頭首為記從西向東為肆則大頭在西也又曰士之棊禁大夫之斯禁名雖異其形同若天子諸侯承尊之物謂之豐上有舟

敖氏曰設篚于禁南其間當容人蓋酌者北面也記云尊綵冪賓至徹之則此二勺皆加于冪上矣

張氏曰兩壺酒與元酒各一也斯禁以承壺元酒在酒之西設篚以貯爵在禁之南向東陳之其首在西壺各有勺以備挹酌

姜氏曰案玉藻斯棊異制棊較卑也疏誤
世佐案戶室之戶也房戶間當左楹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張氏曰堂上設篚此復設篚者上篚所貯三爵每一爵行

畢卽奠下筐且貯餘觶也

右設席器

羹定

註曰肉謂之羹定猶熟也著之者下以為節

敖氏曰註云下以為節者謂下事以此為節也諸篇凡言羹定者皆然

世佐案監本註中脫著之者下以為節七字今從敖氏本補入

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

敖氏曰速賓之儀與戒賓同此經文又略也賓不遂從之者為主人復當速介

世佐案拜辱卽拜送也說見上聘禮使下大夫至賓館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二處賓皆不拜送者以賓遂

從之也此處賓不遂從故仍行拜送之禮非有他義疏謂鄉大夫尊賓卑又擬貢故特拜辱而送之非

介亦如之

註曰如速賓也

疏曰是日必當遣人戒速衆賓但略而不言故下云賓及衆賓皆從之

敖氏曰衆賓亦戒速而經惟言賓介者亦以主人親為之其禮重故特著之爾

賓及衆賓皆從之

註曰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矣

敖氏曰主人既速介卽先歸介及衆賓皆至于賓之門外俟賓同往也

右速賓介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
註曰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

敖氏曰相蓋學中之有司給事于飲射之禮者古者與鄉人飲射必于學宮者以其深廣且有司及器用皆備具故也

世佐案註以相為主人之吏而敖氏易之非也古者黨有庠術鄭讀為遂有序教民之職在鄉則掌于州長黨正以下而統于鄉大夫在遂則掌于縣正鄙師以下而統于遂大夫治民之官即教民之官非若後世守令之外別有教職也主人鄉大夫也自州長以至比長皆其屬吏此相恐是擇州長中一人為之周禮州長職云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則相主人者舍州長而誰學中有司如樂師大小胥之屬于國學則有之鄉

學則未之聞也

揖眾賓

註曰拜介揖眾賓皆西南面

疏曰賓介眾賓在門外位以北為上主人與賓正東西相當則介與眾賓差在南東面主人正西面拜賓則側身向西南拜介揖眾賓矣

主人揖先入

註曰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

敖氏曰不言入門右可知也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北上

註曰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疏曰引手曰厭者以手向身引之

郝氏曰厭壓同行先衆曰壓賓在介上厭介在衆賓上厭衆賓也

世佐案厭今文皆作揖文雖小異其爲以手禮人則一也鄭氏定從古文取變于主人之義是矣郝氏顧譏其鑿而改訓爲壓于義何取不亦鑿之甚乎

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

敖氏曰三揖三讓說皆見士冠禮鄉射禮曰主人升一等賓升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

註曰楣前梁也

敖氏曰此拜至也

右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

敖氏曰取爵蓋北面也爲洗而降故云降洗

張氏曰此下至以爵降奠于篚言主人獻賓介衆賓之儀凡六節

世佐案篚謂堂上禁南之篚

賓降

註曰從主人也

敖氏曰賓降之位見下文

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

註曰重以已事煩賓也

敖氏曰奠爵乃辭者事異則不宜相雜且爲敬也西面坐奠爵與辭

賓對

註曰賓主人之辭未聞

傳元集 卷四
郝氏曰主人辭賓降賓對以不敢不降如聘記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後倣此

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

註曰篚下篚南

敖氏曰南面坐于洗北乃奠爵于篚南不敢由便也盥洗既盥復坐取爵而將洗之也凡洗者必盥盥洗皆立

張氏曰篚下當篚之下非于篚也盥洗者盥訖取爵擬洗亦非謂遽已洗也

世佐案此篚謂堂下洗西之篚

賓進東北面辭洗

註曰必進東行示情

敖氏曰進者少南行也

世佐案敖說是賓初降時立當西序而此云東北面辭

洗則位已在洗南矣其進而南可知也

主人坐奠爵于篚與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

註曰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

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

張氏曰古人盥洗並用人執器灌沃下別有器承其棄水故有沃洗者

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

敖氏曰升亦主人先而賓從之

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

敖氏曰必盥者為將酌也既拜而盥為拜時以右掌據地不無垢汗也內則曰凡男拜尚左手

張氏曰因事曰遂言遂拜者主人坐奠爵因不起而遂拜也後凡言遂者皆因上事

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

敖氏曰對時違其位故云復下主人對放此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

疏曰不言一揖一讓從上可知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

註曰獻進也進酒於賓

敖氏曰實者實以酒謂酌也

張氏曰必西北面者賓在西階欲其就席受爵故西北向之也

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

註曰少退少辟

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受爵賓少退

註曰復位復西階上位

疏曰鄉射云賓進受爵于席前

張氏曰賓進席前受爵復持此爵還西階上位

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

註曰升由下也升必中席

疏曰案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今升席自西方云升由下者以賓統于主人以東方爲上也

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

註曰坐坐於席祭脯醢者以右手

奠爵于薦西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臍之與加于俎

註曰肺離之本端厚大者繚猶紵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紵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紵之乃絕其末

疏曰少儀云取俎進俎不坐是以取時奠爵與至加于俎

又興也此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繚必兼絕言絕不得兼繚也

敖氏曰尚左手濟之謂舉其左手而右手在下以末授口濟之也將濟乃尚左手則祭時不然矣加于俎以右手郝氏曰末肺端也左手執之右手絕而祭之神道貴右也既祭上其左手舉肺濟之人道貴左也尚上同

張氏曰卻左手者仰其左手也弗繚者直絕末以祭不必繚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末乃絕之絕祭不循其本但絕末而已大夫以上乃繚士則否經言弗繚以賓固士也他事皆從士禮註疏獨于此處解作繚祭不敢從

姜氏曰弗繚之弗註未釋蓋讀如弗縹之縹佛捩之義尚左手當連濟之爲句註釋恐未安

世佐案經文明言弗繚而註疏乃云繚祭則弗字之讀

當如姜說然此固士禮也安得以大夫以上之禮釋之乎註疏誤矣註之誤在以尚左手三字連上句爲義疏又因註而誤也曷不以鄉射禮參觀之鄉射禮云坐絕祭尚左手濟之夫鄉射固所稱士禮也絕祭而不繚者也乃其經文亦云尚左手則尚左手當連濟之爲句而弗繚之弗當讀如字其說爲不可易矣

坐挽手遂祭酒

註曰挽拭也拭以巾挽手爲絕肺染汙也

疏曰內則事佩之中有悅則賓客自有悅巾以拭也

興席末坐啐酒

疏曰鄉飲酒義註云祭薦祭酒濟肺於席中唯啐酒于席末

敖氏曰席末席西端也

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註曰降席席西也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

答拜

註曰卒盡也於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為飲酒起

敖氏曰必西階上卒爵者以曷者於此拜受故也

世佐案鄉飲酒義云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註蓋本

此謂卒爵于西階上即啐酒于席末之意也此說深得

禮意敖說淺矣

右主人獻賓

賓降洗主人降

註曰亦從賓也降降立阼階東西面

賓坐奠爵興辭

註曰西階前也

疏曰鄉射云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此亦然

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

敖氏曰洗南北面別於主人也

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筐興對主人復阼階東

西面

疏曰案鄉射賓盥訖將洗主人乃辭洗先後不同者彼與

鄉人習禮輕故盥訖乃辭洗此鄉人將賓舉之故未盥先

辭洗重之也

朱子曰此等恐或文有先後未必有此經重之別也

敖氏曰南面辭洗猶不離阼階東示違其位而已此主人

辭洗在賓盥之先與他禮微異未詳

張氏曰前獻賓主人既盥而後辭洗此則賓未盥而已辭

洗故主人奠爵初在篚下繼乃于篚以初未聞賓命也賓奠爵卽于篚以已聞主命也

世佐案盥而後辭洗禮之常也未盥而辭洗變以示重也疏說朱子雖疑之然于此亦可見古人尊賢之禮故存之

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

敖氏曰凡盥洗于洗南者皆北面此云東北未詳疑東衍文也初一揖一讓也

姜氏曰不言沃洗者省文

世佐案上言沃洗者西北面此不言可知也主人在洗北沃洗者在洗南見儀禮圖故主人南面而沃洗者西北面沃之便也今賓在洗南沃洗者在其右故賓方盥洗必東北面邪向之亦取其便也敖氏以東爲衍文非

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

敖氏曰如主人禮謂如上降盥以至坐取爵之儀但面位異耳

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

張氏曰主人在阼階賓自主席前向之故東南面

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

註曰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嘽啐

敖氏曰北方席下也主人介席皆南上

不告旨

註曰酒已物也

疏曰云不告旨明亦啐也

敖氏曰酒主人之物也其不告旨不言可知乃必言之者

互別於如賓禮也

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

註曰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

疏曰凡升席必由下降由上今主人當降自南方以啐酒于席末遂從席北頭降是由便也

敖氏曰從北方降正也

世佐案升席由下降由上此鄭義也敖氏則謂升降皆由下故以此從北方降爲正看來古人升席必由下至于降席只是取便或由上或由下原無一定之例也疏云降由上之正亦是便此爲通論若必執一例以求之而于其所不通者諉曰是由便也則固矣

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

註曰東西牆謂之序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

疏曰奠爵于序端者擬後酬賓訖取此爵以獻介也

熊氏曰崇充也添酌充滿之

敖氏曰崇重也謂賓崇重已酒不嫌其薄而飲之旣也故拜謝之卒爵乃拜者若曰已飲之乃審知其薄然

世佐案崇酒之義敖氏得之郝氏敬李氏之藻皆同義義鄭君之說郝氏譏其鑿今詳其意蓋謂以惡酒充賓腹故拜以謝過于經義未有大失然旣訓崇爲充充字並無酒惡之義勢必添字乃通固不如敖說之直截也至于熊說則去經旨遠甚凡酌酒于爵經皆云實爵不云崇酒況此爵虛爵也下文取以獻介方將洗而實之豈于其奠之之時卽酌而充滿之乎其爲謬誤顯然矣又案姜氏云此乃謝賓之酢爵也崇之言隆謂之崇酒

者謝賓酢之隆施耳如以崇酒爲謝酒之惡當于獻賓
賓告旨之時不當于酢主主不告旨之後此說亦可備
一解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
東面

註曰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

敖氏曰主人辭不言奠觶又不言賓對者如上禮可知自
飲乃洗者亦象賓之飲已也

張氏曰獻用爵酬用觶一升曰爵三升曰觶

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
奠觶遂拜執觶與賓西階上答拜

註曰酬勸酒也

張氏曰先自飲所以勸賓也拜賓者通其勸意也答拜者
答其勸已也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西階上答拜

敖氏曰此象賓之飲已故其拜亦皆與受之于人者同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

註曰不拜洗殺於獻

敖氏曰如獻禮如其降後升前之儀

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
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

敖氏曰奠觶于薦西者主人以此觶不舉不敢親授之重
勞賓也凡酬酒有卒不舉者有未卽舉者主人皆奠之而
不授其意則同燕與大射及少牢下篇主人酬尸與賓皆
授觶與士禮異

張氏曰奠觶西欲賓舉此觶也

世佐案酬觶奠而不授亦殺于獻也奠于薦西仍是欲賓舉此觶若逆料其不舉而不親授則非主人殷勤之意矣

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

註曰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敖氏曰辭辭其奠觶也奠觶酬之正禮也然奠而不授亦不能無降等之嫌故辭之辭之而不獲命乃坐取觶示受也辭及取觶皆當東面

張氏曰賓辭疏以爲辭主人復親酌已愚以主人方酌時不辭殆非辭酌也仍是辭其親奠如鄉射二人舉觶時世佐案奠觶于薦東示不舉也凡奠觶將舉者于右不

舉者于左辭是辭奠前二說得之

右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

註曰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謙不敢居堂上

敖氏曰賓降之位其南北之節皆于階西至此始見之也主人降西面于門東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

疏曰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之時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東面此云揖讓升唯于升堂時相讓無庭中三揖矣敖氏曰介入門左止于其位至是乃進

世佐案上迎賓拜至節不見介與衆賓隨至西階下之事則介與衆賓尚在門西北上之位也此云揖讓升拜如賓禮謂三揖三讓及拜至之禮皆如賓也何得無庭

中三揖乎疏誤當以敖說爲正

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
敖氏曰爵卽鬯之所奠者也賓禮者賓降至壹揖壹讓升
之儀也此時介降之位在賓南
升不拜洗

註曰介禮殺也

介西階上立

註曰不言疑者省文

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

張氏曰介席東面介立西階上在席南故主人西南面向
之

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

敖氏曰主人西南面獻介而介乃北面正方受爵以是推

之則賓酢主人主人亦北面受主人獻賓賓其東面受與

世佐案儀禮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受爵者皆北面經
于賓主人受爵雖不言其何面而于此特見之則其餘
從同矣鄉射禮主人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
人少退賓進受爵于席前夫拜既北面則受亦北面可
知敖氏謂主人獻賓賓東面受非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

註曰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

敖氏曰主人獻介乃拜于其右者降于賓也凡堂上之獻
酢皆分階而拜者賓主二人而已其餘則否

主人立于西階東

張氏曰在介右而又稍東以設薦之時介方升祭主人無
事故立于此

薦脯醢

敖氏曰介席南上則此薦當脯在北方與少牢下篇設侑之豆同矣

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啐肺不啐酒不告旨
敖氏曰凡所不者下賓

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

敖氏曰降席適西階上也

右主人獻介

楊氏曰介禮殺于賓者不拜洗主人不拜于阼階而拜于介右不啐肺不啐酒不告旨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

敖氏曰初謂賓酢之時主人降以下至坐取爵卒洗之禮

也

卒洗主人盥

疏曰此主人自飲而盥者尊介也

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

註曰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

敖氏曰以後篇大夫禮例之介字宜在授字上於主人之盥也介立于洗南以俟之主人既盥乃揖而行也

張氏曰介但授虛爵不自酌者介卑不敢必主人為已飲也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

註曰奠爵西楹南以當獻眾賓

世佐案註當字本或作爵誤

右介酢主人

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

註曰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

疏曰主人在阼階下衆賓在衆介之南故西南向拜之

朱子曰此疏云衆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鄉

射疏又云衆賓無論多少止爲三拜是示徧也然則主人

之拜衆賓不能一一拜之但爲三拜以示徧而衆賓之長

者三人各答一拜也然經文及註疏但言衆賓一拜而無

三人之文未詳其說鄉射放此

敖氏曰是時衆賓皆在門內之西主人少南行近于門東乃西南面鄉之而拜三拜者旅拜之法也衆賓皆答壹拜

亦答旅拜之法也此禮大夫士同之

世佐案主人與賓介行禮之時衆賓固在門西北上之

位迨其行禮既畢則衆賓皆進而立于賓介之南矣無

庭中三揖者賤不敢當主人之迎也經不著其進立之

節文不具也唯其已在賓介之南也故主人得于阼階

下西南面拜之敖說似太泥主人之三拜衆賓與拜至

之意相類特不升之于堂而一一拜之是亦以其賤略

之也又案禮成于三故旅拜之法無論衆賓多少但爲

三拜以示徧初不爲賓長三人而設也經云衆賓皆答

壹拜亦統指衆賓而言不專謂三賓也疏欠分明故朱

子不能無疑然卽以經文證之則其疑可釋矣旅拜之

法大夫士微有不同大夫三拜衆賓衆賓答以壹拜此

及鄉射少牢有司徹所陳是也大夫尊不敢備禮也士

三拜衆賓衆賓答以再拜特牲所陳是也士卑得備禮也詳見疏敖氏謂此禮大夫士同之殆未深考與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

敖氏曰此獻之儀主人蓋執爵西南面于西階上衆賓則以次升受之不獻于席前辟尊者禮也其拜者亦北面後于字衍

張氏曰主人揖升主人自升也衆賓尚在堂下至主人于西階上獻爵衆賓始一一升受之耳經文自明疏以揖升爲揖衆賓升非也又記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當亦從堂下東行辭之疏以爲降辭亦未是

主人拜送
註曰於衆賓右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

註曰既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

敖氏曰位堂下之位介之南也於此云復則主人揖升之時衆賓其皆進與

張氏曰一人飲畢授爵降次一人乃升拜受也

世佐案衆賓皆進當在主人與介行禮甫畢之時不在主人揖升時也敖說誤說又見上

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註曰次三人以下也不拜禮彌簡

張氏曰亦升受但不拜耳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註曰謂三人也

敖氏曰此薦之節當在坐祭立飲之後與特牲饋食之衆

賓同無俎矣又既飲乃薦遠下賓介也不言不祭可知也
衆賓辯有脯醢

註曰亦每獻薦於其位立在下

疏曰知位在下者以其言堂下立侍不合有席既不言席
故位在下

敖氏曰衆賓三人之外者也衆賓長以下其堂下之位繼
賓介之位而南

世佐案是時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介降立于賓南
故敖知衆賓堂下之位當繼賓介而南也又案此則衆
賓自三人之外皆無席亦無南面立于堂上者矣而儀
禮圖乃于賓長三席之西復有衆賓之位云南面坐不
盡則東面北上似誤也

主人以爵降奠于筐

郝氏曰奠爵于堂下洗西之筐示不用也

右主人獻衆賓

張氏曰自初獻賓至
此爲飲酒第一段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卽席

疏曰衆賓序升者謂三賓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爲首以次
卽席也

敖氏曰揖讓升者謂主人獨與賓一揖一讓而先升也賓
厭介升者賓既厭介乃升也介厭衆賓升亦然三賓長則
不相厭但以次序而升耳

張氏曰此下言一人舉觶待樂賓後爲旅酬之端也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

註曰一人主人之吏

敖氏曰獻禮既備卽舉觶爲旅酬始示留賓之意也既洗
乃升則用下筐之觶也舉觶猶揚觶

世佐案舉觶者將自飲乃洗者敖氏謂其意與主人酬賓之禮同是也

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席末答拜

疏曰賓席末答拜者謂于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爲末以其無席上拜法也已下賓拜皆然

敖氏曰賓席末拜示違其位也不降席答之者以其賤也下二人舉觶放此舉觶者拜亦當楣

世佐案降席而拜故是常法但經旣云席末答拜與上文席末坐啐酒同是于席之西端不當仍指爲降席也史記載魏其行酒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蓋以其失勢而忽之此賓之席末答拜與半膝席相似則以舉觶者賤故也敖說似長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答拜

姜氏曰鄉射云舉觶者坐祭此省文

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

註曰賓拜拜將受觶

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

註曰舉觶不授下主人也

敖氏曰此實取之而經云受者原賓意也

張氏曰案主人酬賓亦奠觶而不親授似酬法當然註以爲下主人恐宜再議

姜氏曰鄉射云舉觶者進此省文

世佐案禮敵者親授卑于尊則奠而不授不敢也主人酬賓亦奠而不授禮之殺也于獻固嘗親授矣今舉觶者之奠而不授自是卑于尊法初不因禮之殺註云下主人良然張氏議之過矣賓辭者亦辭其坐奠也

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

註曰所薦西也

疏曰賓奠于其所者待作樂後立司正賓乃取此觶以酬主人以其將舉故且奠之于右也

舉觶者降

右一人舉觶

疏曰案鄉射舉觶者降後有大夫此不言者大夫觀禮之人或來或否故不言也

世佐案遵者之禮鄉射文屬于此而此篇則具書于賓出之後非不言也但以其或來或否故記載不同耳楊氏著儀禮圖移賓若有遵者一條于此節之下蓋以行禮之序序之也姜氏因之遂以此篇爲錯簡殊失經文變通之意今不從

設席于堂廉東上

註曰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

敖氏曰此云設席于堂廉言其南北節也鄉射云席工于西階上少東言其東西節也文互見耳

張氏曰此下作樂樂賓有歌有笙有間有合凡四節

世佐案工席北向乃東上者亦統于主人也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擗越內弦右手相註曰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天子相工使視瞭者後首者變于君也擗持也相瑟者則爲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

之下本或有者字今從敖氏本刪

疏曰此鄉大夫飲酒而云四人大射諸侯禮而云六人若然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爲差次也工二人歌相亦二人

以空手無事故不言也燕禮云小臣左何瑟而鼓註云燕尚樂可鼓者在前面也鄉飲酒亦尚樂而不面鼓是變于君也

敖氏曰瑟先歌後行時以後爲尊亦工禮之異者也在肩曰何後首瑟之首在後也挈以指鈎之也後越去瑟廉差近故以巨擘承下廉而三指挈越也內弦茲鄉身也右手相者便也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

註曰正長也

敖氏曰此先升而立于西階東明其不與工序也鄉射禮云樂正先升立于工席之西亦與此文互見也又曰天子樂師以下大夫上士下士爲之諸侯之樂師唯當用上士下士然則此使之給事者其下士與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註曰降立于西方近其事

疏曰鄉射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故知西方是近其事也

敖氏曰相者東面坐於其席前之西也授瑟以瑟首鄉東授之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註曰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

也

疏曰凡歌詩之法皆歌其類此時貢賢能擬爲卿大夫或爲君所燕食以鹿鳴詩也或爲君出聘以皇皇者華詩也或使反爲君勞來以四牡詩也故賓賢能而預歌此三篇使習之也

朱氏曰鹿鳴卽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導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于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于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

敖氏曰春秋傳曰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兩君相見得歌大雅則士大夫相飲得歌小雅差之宜也此凡所歌者皆不取其詩之義但以其所得用者樂賓耳不言瑟者瑟依歌其同可知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禮又有頌磬頌鐘頌猶歌也然則工歌之時亦奏堂下之樂以應之矣不言者主于歌也下放此

世佐案歌詩不類古人所謂也此凡所歌者故是上下通用之樂然旣歌其詩則必有取于詩之義註疏及朱子所云皆可參觀也敖氏謂但以其所得用者樂賓而不取其義非又案尚書蔡氏傳云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則二人歌時必二人鼓瑟以合詠歌之聲不言可知敖氏乃謂工歌之時亦奏堂下之樂以應之則從古無此凌亂雜揉之樂也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此堂下之樂也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

樂以管爲主歌發則堂下之樂不作管奏則堂上之樂亦停所謂無相奪倫者此也此篇所記與虞書異者三堂上有瑟無琴一也磬以石爲之又在堂下二也堂下之樂無管發諸器而以笙爲主三也之三者或因虞周異制或因天子宗廟與大夫士相飲隆殺不同至其上下迭奏之法則古今一轍家國同揆也敖氏解書未精致有此誤昔新安陳氏譏王氏炎看儀禮疎率而誤解書今敖氏又因書而誤解禮甚矣治經者之不可不博通也新安陳氏之說見書集傳纂疏辨證甚悉今節錄之于左

陳氏櫟曰郊特性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卽此說以證此章謂虞書戛擊鳴球章與儀禮皆無不合戛擊搏拊以詠歌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發祝敵笙鏞皆在堂下以間

者此衆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也所謂匏竹在^下也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奏樂例之亦如此耳今諸解徒見鄉飲酒燕禮並有間歌魚麗之文遂引以證此章林氏唱之其辭欠明若王氏炎則看儀禮疎率陳大猷復引儀禮分註其下改却本文尤非蓋閒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與笙由庚崇邱由儀相更替也與書之以間初不相干不過一間字同間代更替之義亦同耳雙溪謂堂上登歌堂下間歌直引間歌魚麗以解笙鏞以間謂以間卽是間歌殊不知堂下安得有歌乎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與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

註曰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爲之洗

敖氏曰一人工之長乃歌者也不與受爵者不能如禮也主人亦坐授之主人獨拜于阼階上者以工拜受於其位故不得拜於其右也

張氏曰工左瑟者移瑟于左身在瑟右以便受爵也

世佐案一人謂鼓瑟者之長瑟賤而先得獻者以其先就事也說又見鄉射禮左瑟以主人于其右授爵也工北面以東爲右

薦脯醢使人相祭

註曰使人相者相其祭酒祭薦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

註曰坐授之

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

註曰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

敖氏曰祭飲祭酒乃飲也

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

註曰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上旣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

敖氏曰大師周官以下大夫爲之諸侯則宜用上士也主人辭賓亦對衆賓不降別于賓介也工不辭洗亦不降

張氏曰大師在瑟歌四人之內通謂之工獻之亦依瑟先歌後之序但爲之洗爲不同

世佐案大師乃君所賜有爵者無論或瑟或歌必先獻不當依瑟先歌後之序經旣言獻工乃言大師者以其出于君賜不必有也註誤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註曰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亾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亾者乎且正考父拔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疏曰案詩序云南陔孝子和成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以上是子夏序文云有其義而亾其辭者此是毛公續序云有其義者指子夏序有其義也云亾其辭者謂詩辭亾矣南陔註云孔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亾之其義則與衆

篇之義合編故存彼詩鄭註又與此不同者鄭君註禮之時未見毛傳以爲此篇孔子前亾註詩之時既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也

劉氏敞曰此三篇皆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亾其辭亾謂本無非亾逸之亾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下由庚崇邱由儀放此

朱子曰小序於此六笙詩皆著其義蓋序者以意言之今鄭此註云其義未聞則亦不敢信其說矣

敖氏曰磬南阼階西南也北面立蓋亦東上如工立于磬

南近其所應之樂也

郝氏曰堂下之樂笙爲主磬亦在堂下樂卽笙磬

張氏曰磬縣南面其南當有擊磬者此笙入磬南北面在擊磬者之南北面也

世佐案笙詩之說從來聚訟詩禮二註出康成一手尚爾異同況生于其後者乎謂六篇之辭雖亾而其義幸以序而存者箋疏而外陸氏德明束氏皙蘇氏轍范氏處義黃氏樞嚴氏粲也謂其辭旣亾則其義不可得而知作序者但考二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者鄭氏樵李氏樗也讀亾其辭之亾爲無而謂此六篇有聲無辭者劉氏敞商氏份董氏道王氏質黃氏震也朱子于有聲無辭之解旣用原父而以小序爲無理則同漁仲其說詳見詩集傳及辯說固足爲定論矣然猶未足以厭後

人之心而關其口何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然則有辭而後有聲聲之不可離辭而成樂也自古然矣又況古人名篇之例或以詩之首二字或一句或次取篇中一二字以爲題亦有舍篇中字而別命之者要未有無其辭而可命之曰某詩某詩也夫詩之逸者多矣如豳首采齊肆夏見于禮記祈招河水新宮見于春秋左氏傳三夏之名見國語九夏之名見周禮考其辭與義必無夫子所刪者而今詩皆不能具其亾于夫子之前而不及收與抑亾于夫子之後而今之所存者或非其舊與是皆未可知也何獨于南陔以下六篇而保其非逸耶若徒以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謂有聲無辭之證則呂氏祖謙郝氏敬論之詳矣其說可得而

申也鄉射禮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說采于詩集傳是皆有辭而亦云奏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卽七月也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國語又稱伶簫詠歌鹿鳴之三是籥與簫管所吹之詩皆有辭而謂笙所吹者獨無辭可乎張子曰旣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亾者良由施之于笙非若歌之可習此言殆爲平允矣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旣爵升授主人爵

註曰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

疏曰案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

敖氏曰主人獻時亦西南面也主人拜亦北面升授主人爵亦盡階不升堂

張氏曰前獻歌工在阼階上以工在西階東也此獻笙在西階上以笙在階下也

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

註曰薦之皆於其位

敖氏曰鄉射禮曰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註曰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

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旣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邱由儀今亾其義未聞

疏曰云謂一歌則一吹者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案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宐也有其義而亾其辭堂上歌者不亾堂下笙者卽亾蓋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詩各是一處故存者併存亾者併亾也

世佐案疏言笙詩併亾之故要不若張子之確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註曰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

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

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爾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疏曰歌樂衆聲俱作者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

孔子曰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

見禮記鄉飲酒義疏

朱子曰二南之分註疏說皆未安唯程子曰以周公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文王太姒之化者屬之周南以召公掌諸侯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之化而成德者屬之召南此爲得之謂之南者言其化自

岐雍之間被于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卽謂此也又曰合樂孔疏非是當從賈疏之說言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

敖氏曰鄉飲酒士禮之盛者也故歌小雅與鄉樂若其禮輕者則唯鄉樂而已下文息司正是也

世佐案鄉飲酒大夫享士之禮也敖

直以爲士禮非然以下文息司正觀之則大夫燕士之樂略可觀矣

張氏曰案此合樂卽論語所謂關雎之亂者也

世佐案饗燕所用詩之差等天子用大雅諸侯小雅大夫風此其宜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頌是天子郊廟之樂歌而享諸侯亦用之者所謂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則升歌大雅合小雅與合小雅者所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傳又曰文王大明緜爾君相見之樂也亦謂享禮進取也燕則升歌小雅合鄉樂

合鄉樂者亦逮下也今鄉大夫享士而升歌笙間俱用
 小雅者亦進取也註疏分別未安敖氏不知春秋傳及
 此經所云皆是享禮進取因謂諸侯宜歌大雅大夫士
 宜歌小雅亦未是也傳稱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
 之三三拜饗也而與燕同樂諸侯于聘大夫之禮則然
 賈疏據此遂謂饗燕同樂尤非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
 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則得之凡笙間之
 詩皆與升歌同等而諸侯以上又有以樂納賓之禮以
 樂納賓則升歌之後下管乃笙所奏之詩亦皆與升歌
 同等燕禮具焉其他則未之聞也仲尼燕居以升歌清
 廟下管象為兩君相見之樂蓋記者譌也清廟祀文王
 之升歌也書大傳云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愁然如復見文王焉魯以成
 王之賜得用之周公之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升歌清廟下

管象已為非禮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
 謂大饗用之其可哉今詳列其差等如左

天子享諸侯	頌	頌	頌	頌	升歌	笙	間	合樂
燕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享羣臣及聘問之賓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小雅
燕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風
諸侯相享	大雅	小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小雅
燕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風
享羣臣及聘問之賓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風
燕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風
大夫相享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小雅	風
燕	鄉樂唯欲	鄉樂唯欲	鄉樂唯欲	鄉樂唯欲	鄉樂唯欲	鄉樂唯欲	鄉樂唯欲	鄉樂唯欲

享士 燕

小雅 小雅 鄉樂唯欲

小雅 風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註曰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

右樂

張氏曰此作樂樂實是飲酒禮第二段並上段鄭氏以為禮樂之正是也

主人降席自南方

註曰不由北方由便

張氏曰此下言旅酬之儀立司正以監酒司正安賓表位於是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眾賓以次皆徧焉

側降

註曰賓介不從

疏曰側特也賓介不從故言側以方燕禮殺故也

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

註曰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為有懈惰立司正以

監之拜拜其許

疏曰上經云一相迎于門外今將燕使為司正監察賓主之事也

敖氏曰主人自作之者辟君禮也司正之職亦主于相爾乃更其名者禮異于上宜新之也謂之司正者以其正此飲酒之禮而名之與

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

註曰告賓於西階

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

註曰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

相拜賓主人既拜揖就席
敖氏曰楹間東西節也宜於楹為少南凡相拜皆有相之
者經不悉見之

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解退共少立

註曰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

自正慎其位也已帥以本或作而誤正孰敢不正

敖氏曰奠解不拜者獨行禮則不象受解之儀也不南面
奠解亦變於君禮退而少立以其位在是也燕與大射則
其位少進亦異者也

郝氏曰介不得自實解司正得自實解者介不敢同于賓
而司正不妨同于主司正得專罰也

坐取解不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執解與洗北面坐奠
解于其所退立于解南

註曰洗解奠之示潔敬立於其南以察衆

疏曰執解與洗鄉射大射禮皆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
敖氏曰坐取解亦進坐取解而反坐也不祭者變于獻酬
也卒解拜者宜謝主人也酒主人之物也主人不答拜者
不與為禮則不敢當也主人請立司正而司正乃實解自
飲者所以為識又欲因以虛解識其位也

世佐案唐時石經洗上尚有盥字即賈氏所謂俗本也
監本無之蓋從朱子通解本刪

右立司正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
賓東

註曰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弟
長而無遺矣

疏曰云取俎西之觶者謂前一人舉觶奠于薦右今為旅酬而舉之主人酬賓奠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主人降席不云自南方北方者下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指此文也又曰下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若然此旅酬得終于沃洗者鄭解酬之大法欲見堂上賓主人之黨無不與故連引無算爵而言其實此時未及沃洗也

敖氏曰俎西于薦西為少南上經惟云奠觶于其所故此明之賓于一人所舉之觶亦取而遷之者以其代主人行禮也

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與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

註曰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

敖氏曰不拜卒觶猶言不拜既爵也東南面於阼階上

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

註曰旅酬同階禮殺

賓揖復席

註曰酬主人訖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

註曰其酌實觶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

朱子曰賓主介相酬初皆北面但實觶之後授觶之時賓

介介字疑衍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受之後

即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賓介介字亦疑衍則拜送于主人之西

主人則拜送于介之東皆北面也故下文受介酬者得由

其東亦既受乃還北面拜送也

敖氏曰惟既實觶則西南面酬介異于賓禮也

張氏曰主人以所受于賓之觶往酬介亦先拜介自飲實

觶授介拜送于其東註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謂皆

西南面授之也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

註曰旅序也於是介酬眾賓眾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眾

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

敖氏曰於賓酬主人主人酬介司正不升則唯相之于下

耳尊之也若有尊者則先眾賓酬之既則司正乃升也

顧氏炎武曰鄉射禮某酬某子註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

無稱姓者從鄉射禮註為得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

子服子之類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

註曰辟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西北面

疏曰司正初時在堂上西階西北面命受酬者訖退立于

西序端東面者一則案此文眾受酬者受自左即是司

正立處故須辟之二則東面時贊上贊下便也

敖氏曰序端東面惟退而俟事之時則然自是以後於凡

作受酬者則皆少違此位堂上者北面作之堂下者南面

作之既則皆復此位也

世佐案堂上者北面作之唯相介酬眾賓則然其他則

司正東面自若也鄉射禮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

司正安得南面作之乎敖說非也

受酬者自介右

註曰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

疏曰北面以東為右凡授受之法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

受介酬者應自介左而自介右者介位在西故云尊介使不失故位也

楊氏曰主人酬介介立于主人之西是主人在介右也及介酬某子某子受酬亦在介右蓋尊介使不失故位也
敖氏曰受介酬者獨居其右與他受酬者不同明介尊不與衆賓序也若遵者受介酬亦然自介右則介當東南面酬之

世佐案自介右則介之酬衆賓也當東北面敖云東南面非註疏謂自主人酬介以下皆西南面授之亦不盡然也

衆受酬者受自左

註曰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於介也

疏曰衆受酬者謂堂上衆賓自第二以下并堂下衆賓也

言變于介者卽是授受之常法也

楊氏曰自介酬某子之後衆受酬者皆立于酬者之左亦如賓酬主人立于主人之左

郝氏曰受介酬者自介右尊介在左也衆人轉相酬則受酬者在左酬者尊受者如賓也

拜與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

註曰嫌賓以下異也

敖氏曰亦惟受酬者立于酬者之西及酬者旣實解進西南面爲異耳

世佐案堂上衆賓相酬當西北面蓋酬者之于受酬者必向其位所以通指也賓酬主人東南面主人酬介西南面皆以是三賓之位
在賓西南面則其自相酬亦必西北向之可知唯堂下衆賓則當西南面酬之耳受酬

者皆北面

辯卒受者以解降坐奠于筐

註曰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

疏曰引鄉射者彼禮與此同經直言辯文不具故引以證也

敖氏曰卒受者無所旅自飲于上乃降

司正降復位

註曰解南之位

右旅酬 張氏曰此飲酒禮之第三段

使二人舉解于賓介洗升實解于西階上皆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介席末答拜

註曰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解于賓與大夫燕

禮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

疏曰云賓介席末答拜者賓于席西南面介于席南東面云若有大夫則舉解于賓與大夫者以大夫尊于介故也

引燕禮者證此二人舉解將洗俗本作盥時亦以次盥手也世

案上一人舉解洗而不盥此亦同辟君禮也註引燕禮者證此舉解者之位面序進與彼同耳非謂盥亦同也疏誤

敖氏曰至是乃併舉解于介者異之也正言賓介者明雖有大夫猶及介後于字亦衍

郝氏曰使司正以主人意使也

張氏曰此下言無算爵初使二人舉解次徹俎次坐燕飲酒之終禮也

世佐案鄉飲酒禮本以尊賢非為貴貴大夫雖尊不當先介且鄉飲酒義云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則尊者亦

有主義焉方主人舉觶留賓豈得舍介而之大夫乎註非當以敖說爲正席末答拜說見上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

註曰於席末拜

敖氏曰鄉射禮曰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

郝氏曰逆降先升者後降立于西階上避賓介拜也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

註曰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

敖氏曰賓云取介云受經文錯綜以見其同也介亦辭文不具耳鄉射禮曰賓與大夫辭介宜與彼大夫同也

張氏曰此二人所舉之觶待升坐後賓介各舉以酬爲無算爵者卽此二觶

世佐案取受二字經往往互用如上文一人舉觶之時云賓辭坐受以興而鄉射禮則云取鄉射禮二人舉觶之時云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而此則于賓言取介言受蓋取者指其實而受者原其意也註因取受異文遂生尊卑之解殊爲牽率敖氏改之是已而謂經有意錯綜以見其同則亦非也經所以復言介坐受以興者正以見介之不辭與賓爲異其義初不在此一字也介何以不辭蓋辭者辭其坐奠也卑於尊者不敢親授故有坐奠之儀賓與大夫尊嫌以尊者自居故辭之介卑無所嫌故不辭也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

註曰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强有力猶倦焉

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

疏曰案鄉射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此亦同又曰自此以上皆立行禮人皆勞倦故請坐于賓也

敖氏曰辭以俎者以俎辭其請坐之命謂俎在此不敢坐也司正是又反命于主人

郝氏曰俎禮之盛也少儀云有折俎則不坐當俎而坐是輕之也故賓以俎辭

主人請徹俎賓許

註曰亦司正傳請告之

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

註曰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使弟

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

疏曰西階前命之故知賓弟子

敖氏曰俟徹俎者俟尊者徹俎乃受之也

姜氏曰以降自西階決其爲賓黨弟子恐未然司正凡升降皆西階一以輔賓一以監衆安得以西階二字臆揣之耶味下文弟子當是主黨蓋徹俎是賓所命而受俎非司正一人所辦故司正首受俎主黨弟子輔之而賓介大夫之從者受于外也本記賓介大夫之俎皆出授從者而主俎則弟子以東明司正與弟子皆主黨而從者則賓大夫之從者可見也

世佐案姜說近是

司正升立于序端

註曰待事

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尊者降席席東南面

註曰皆立相須徹俎也尊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

疏曰遵不北面者以其尊故席東南面向主人

敖氏曰尊者席西上降席而立于席東便也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

敖氏曰北面取俎還南面授司正賓降立于西階西

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授俎如賓禮衆賓皆降

註曰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

敖氏曰主人之俎乃以降自西階者辟君禮也人亦謂弟子鄉射禮曰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是也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介在賓南大夫在介南衆賓又在大夫南少退張氏曰註云復初入之位者東西階相讓之位也

右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

註曰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

敖氏曰說屨者各於其階側北面坐于堂而說屨于上者惟尊長則然此賓主人其尊相敵故皆說于下賓黨之屨亦北上也揖讓謂主人與賓一揖一讓也賓則厭介介厭大夫大夫厭衆賓亦以次而升

郝氏曰揖讓如初謂三揖三讓升如初迎賓時也坐主賓

皆坐席上跪而以股帖足也

世佐案揖讓如初當如敖說

乃羞

註曰羞進也所進者狗馘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

敖氏曰案註云所進者狗馘醢也少牢特牲饋食之庶羞皆以其牲肉爲馘又有醢故知此禮當放之也

無算爵

註曰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皆是

疏曰引鄉射禮者證此無算爵從首至末更從上至下惟醉乃止

楊氏曰鄉飲酒禮無算爵其文略註疏引鄉射無算爵以釋之案鄉射無算爵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衆賓長受而錯皆不拜註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此鄉飲酒禮亦同但鄉射有賓無介鄉飲酒有賓有介當實賓之觶以之主人實大夫之觶以之介及其交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衆賓長實介之觶以之次大夫又實衆賓長之觶以之第三位次大夫實次大夫之觶以之第二位次賓長如此交錯以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及其辯也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所以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此所以爲無算爵也

敖氏曰此異于鄉射禮者舉觶及反奠者不于大夫而于

介耳其賓解亦以之主人介解則以之大夫其餘皆可以類推之也

世佐案鄉射禮無介故云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解飲此篇有賓有介上既言使二人舉解于賓介則此時取奠解而飲者亦當為賓與介矣其行酒之法教云賓解以之主人介解以之大夫是也及其交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解以之眾賓長實大夫之解以之次賓長又實眾賓長之解以之次大夫實次賓長之解以之第三位次大夫循是而辯此堂上旅酬之法也其旅在下者于西階上之法詳見下篇楊氏惑于鄭註若有大夫則舉解于賓與大夫之說故持論如此而其為圖亦不能無誤今更定之如左

無

算

爵

圖

尊

一之 賓
不與取奠解飲

二之 主人
三之 大夫
四之 次大夫
五之 次賓長

主人之解

階 作

洗

主人之奠

第一之 賓
不與取奠解飲

二之 賓長
受主人之解

三之 賓長
受諸公之解

四之 賓長
受大夫之解飲而酬堂下眾賓之長

西

階 眾賓堂下立者

世佐案遵者之有無多少皆不可定是圖作一公二大夫者聊舉以示例耳讀者當以意會也舊圖無諸公有南面之大夫三西面之大夫一而西面之大夫又與南面者相次而題之曰十二謂其受解之次堂上三賓而外又有東面之衆賓次在十三皆與經不合今削去

無算樂

註曰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算

疏曰無算之樂還依尊卑用之若然則諸侯宜歌小雅大夫宜歌風但不以三終爲限耳

敖氏曰爵行則奏樂爵止則樂闋故爵無算而樂亦無算郝氏曰向者獻酬有節歌笙間合皆三終燕樂無算不拘于三也

世佐案左傳載季札觀周樂之事乃魯因札之請而備陳之聘禮云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是也非國君之無算也註引之誤

右燕張氏曰此飲酒第
四段飲禮始畢

賓出奏陔

註曰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於阼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

世佐案周禮鍾師註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以頌不能具則陔亦頌之逸篇與然以大夫而送賓之樂儼然與天子

同何其無差等也鍾師陔夏之陔本作祗杜子春云祗讀為陔鼓之陔而此篇及鄉射燕禮皆言奏陔而不言夏然則陔之與祗夏同乎否乎今皆不可得而考矣竊謂夏大聲也列之于頌必非諸侯以下之所得于諸侯大夫所奏蓋別為一詩而今亦亾之也或以音節為別如豳詩七月一篇而有風雅頌之異與樂師鄭司農註云今時行禮于太學罷出以鼓陔為節則陔之音節至漢猶有存者康成乃與鍾師之祗夏混而一之至今天子諸侯大夫之樂尊卑莫辨其誤甚矣疏家乃為之說曰天子則九夏俱作諸侯則不用王夏得奏其肆夏以下大夫以下據此用陔南以是為尊卑不同不知諸侯進取僅得歌大雅大夫進取僅得歌小雅未聞有歌頌者魯之有頌相傳為成王所賜議者猶以為僭三家雍徹夫子譏之

彼金奏肆夏之二諸侯之僭禮也寧得以為正而據之乎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註曰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

右賓出

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

註曰不干主人正禮也尊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疏曰言不干主人正禮也者正禮謂賓主獻酢是也是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乃入若然即是作樂前入而于此篇未乃言之者以其無常或來或不來故于後言之也

敖氏曰大國有孤其官或與天子之三公同名故亦謂之公晉有大師大傅亦可見矣息司正之禮云以告于先生

君子然則主人之於遵者其亦使人告之與
張氏曰此下言諸公大夫來助主人樂賓主人與爲禮之
儀遵不必至故曰若有

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

註曰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
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

疏曰席有地可依若衣裳在身一領卽爲一重再重三重
猶二領三領也賓在戶牖之間酒尊又在戶東席此二者
又在酒尊之東但繼賓而言耳

孔氏曰尊者須溫厚故多重乃稱也三重則四席也熊氏
云二重則三席也

世佐案孔氏不數在下之筵
故與賈異今以賈疏爲正

敖氏曰席此于賓東尊之不與正賓齒亦不加尊于正賓
也貴貴尊賢尚齒三者之義並行而不相悖於斯見之矣

三重再重皆蒲席緇布純者也上下之席同物故不必言
加此重席亦兼卷而設之

張氏曰不與鄉人齒者衆賓之席在賓西此特爲位于酒
尊東不在衆人行列中故云不與齒也

世佐案席于賓東者東房戶牖之間也遵者爲助主人
樂賢而來故席之于此鄉飲酒義云坐僎于東北以輔
主人是也註云尊之不與鄉人齒是解經不于賓西之
故義在貴貴存之以備一解于經意未必合也又註所
謂鄉人者堂上三賓耳敖氏以爲不與正賓齒尤非三
賓德劣以年之長幼爲序故云不與之齒正賓曷嘗論
齒哉又案序有東西房賓席當在牖前疏云戶牖之間
是以東房西室言也非圖說見上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

升公升如賓禮

註曰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於門內也

朱子曰如讀若今之若但謂如字讀之如今人所用之若字耳無他義也疏說迂

敖氏曰公如大夫入猶言若公若大夫入也入謂入門左也初位階西以南之位也迎不拜者別于賓介亦以其在門內也迎于門內而拜降等者之禮也公于主人爲踰等乃後升者非正賓也升階正法客尊則先升如賓禮如其獻禮也

郝氏曰公如大夫入謂公入門禮亦如大夫也大夫入禮見鄉射主賓介與衆賓皆降復初入門左之位待公入也張氏曰公若大夫入言或公入或大夫入其降迎皆如下文所云也如賓禮謂拜至獻爵酢爵並如之也

世佐案如字之義敖張二說得之復初位疏云復西階下東面位是也蓋亦介在賓南衆賓在介南矣郝云復初入門左之位非

辭一席使一人去之

使一人去之敖本作主人去之

註曰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

敖氏曰諸侯之加席與其下席而二此席雖非加而數則過于二焉故辭之而主人亦許而徹之也

世佐案周禮司几筵設席之法天子惟三重諸侯二重此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敖氏嫌其尊卑無辨故設爲此席非加之說以通之然下文明言加席則其說固不可得而通也蓋天子以至于大夫尊卑之辨在五席之名物不全繫于席之重數也五席者次纁莞蒲熊也天子之三重莞也纁也次也諸侯之再重祭祀則蒲也莞也

昨則莞也纁也不聞用次卿大夫以下則唯蒲筵緇布
純而已加席以莞不聞用纁此則其差等也若夫席之
重數寧有常乎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
大夫再重此亦大槩言之耳周禮疏云五重者據天子
大禘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諸侯三重上
公當四重亦謂大禘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
與時祭同卿大夫以下特性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爲賓
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又諸侯相饗則
三重郊特性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燕他國之
臣則一重郊特性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
以就卑也是也公食大夫禮蒲筵緇布純加莞鄭本作
蓆而燕禮筵賓于戶西無加席臣以君屈也由斯而譚席
之重數隨時變易義各有主固不可執一而論也卽如

此篇主人鄉大夫也然以賓故不敢有加席亦是降尊
以就卑之義士一重大夫再重禮之正也大國之孤又
尊于大夫故爲設三重以異之猶諸侯三重而上公四
重也然因其辭而卽去之則亦再重而已豈可議其僭
乎又案公食大夫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莞席尋此公
與大夫之加席亦當與彼同記不言者文不具耳敖云
上下之席同物非

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
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註曰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

疏曰云加席上席也者以其再重三重席皆一種故也記

云蒲筵緇布純明無異也

世佐案註疏
之誤說見上

楊氏曰獻遵一條經文所載差畧謂公升如賓禮則自拜

至以後其禮當與賓同見前獻賓圖謂大夫如介禮則不拜洗不躋肺不告旨禮殺于賓參之獻介圖及鄉射禮可見但無諸公則獻大夫當如獻賓之禮

敖氏曰如介禮亦如其獻禮耳若其酢則主人於公大夫一也鄉射言大夫之酢其儀與此介同諸公雖尊禮宜如之所以辟正賓也席端席北端也大夫辭加席謙也有諸公則自委于席端者公惟再重已宜辟之主人不徹明其有爲而爲之非正禮無諸公則主人不聽其辭而去之者士亦一重異爵者不可以無所別也無諸公則大夫之席在尊東南面有諸公則席在主人之北西面此重席乃云加席者但取其在主上故爾非謂此席卽加席也凡加席與其下席異物而長半之重席則否

張氏曰如介禮其入門升堂獻酢等皆如介之殺于賓也

世佐案此云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鄉射記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及考鄉射禮所載遵者獻酢之禮僅與介同不見所謂如賓禮者諸公之禮旣無明文可考于是諸儒各以己意爲說楊氏但謂自拜至以後當與賓同見前獻賓圖而不及酢敖氏謂如賓禮如其獻禮耳酢則仍與介同辟正賓也張氏則謂拜至獻酢並如之是三說者今旣備錄于右矣然以經文斷之則張說近是而亦有所未備也蓋經文簡而該如賓禮三字足以彙括一章待公之禮無事于繁複敷陳也旣云如賓禮則自拜至而獻而酢而酬無一不如之矣鄉射禮所陳特其所謂大夫如介禮者耳言大夫則諸公可知也言有諸公之大夫則無諸公可知也此蓋貴貴之禮有必不可殺者焉得

以辟正賓爲辭乎張言獻酢而不及酬是其所未備也如介禮則無酬矣席端席南端也大夫之西面者北上敖云席北端非敖氏所論重席加席之異見燕禮

右遵者之禮

郝氏曰周禮春官司几筵職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尚書顧命王席亦三重今云諸公席三重是諸侯之孤用天子席大夫再重是大夫用諸侯席也禮器又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若是則諸侯之孤與諸侯同席亦僭也是書所言多衰世之意春秋以來大夫皆稱公

世佐案大夫再重正也公三重特設此以尊異之耳不可謂僭且席之等級隆殺三禮中所著甚悉郝氏弗深考而敢于非經何其悖也大國之孤稱公敖氏嘗言之矣以其或與天子之二公同名故也謂是衰世之僭稱

可乎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

註曰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今文曰賓服鄉服

朱子曰註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經文無服今有之衍文也今刪去

敖氏曰鄉飲酒士禮也乃朝服者放君之燕禮故如其服也拜賜拜謝其飲已之賜也介不拜賜者禮主于賓也

張氏曰此下至篇末言鄉飲明日拜謝勞息諸事

世佐案于此云鄉服則正行禮之日賓蓋處士服矣處士之服緇衣冠深衣錦帶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註曰鄉射禮曰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

遂從之拜辱於門外乃退

疏曰引鄉射禮者明彼此賓主皆不相見造門外拜謝而已

敖氏曰辱拜賜之辱也主人往拜賓辱者敵也凡尊卑不敵則不答拜賜之禮

右拜賜拜辱

主人釋服

註曰釋朝服更服元端也

郝氏曰鄉飲之朝服卽元端元裳緇帶鄭云釋朝服更服元端非也聘記勞不釋服謂聘享畢卽勞賓不及釋服敏于事也此云釋服乃息司正謂暫釋朝服治具從容之辭行禮則仍服之非謂息司正遂不朝服也

世佐案朝服以朝元端以夕是朝服尊于元端也飲酒

朝服則息司正當服元端隆殺之宜也郝云皆朝服非朝服之衣與元端同而裳則異朝服素鞞裳與鞞同色元端之裳有三或元或黃或雜唯所有而用之此其異也詳見士冠禮郝以元裳爲朝服亦非惟引聘禮謂此云釋服有治具從容之意則得之

乃息司正

註曰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敖氏曰息字未詳疑卽燕之異名考工記曰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此禮亦于學宮行之

無介

註曰勞禮畧也司正爲賓

敖氏曰是禮雖主于司正未必以司正爲賓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是其徵矣

世佐案司正蓋以州長爲之諸侯之州長士也此乃大夫燕士之禮敖氏所引左傳蓋大夫族飲禮故以異姓爲賓非此比也當以註說爲正

不殺

註曰不殺則無俎

敖氏曰皆貶於飲酒

薦脯醢

敖氏曰薦同也

羞唯所有

疏曰上文正行飲酒之時用狗豕今不殺故言羞唯所有雜物皆是也

徵唯所欲

疏曰正行飲酒不得喚親友今禮食之餘別召知友故言

徵唯所欲也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註曰告請也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者召不召唯所欲

敖氏曰君子國中有德有爵者也亦使人告之云可者嫌其禮輕不必告也惟言告是不請矣不請則不速可知皆異於賓也先生君子若與其位蓋如遵

世佐案臯者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則與賢之典先生與有勞焉而昨日之禮乃不以告何也蓋正行禮之時酒清肴乾賓主百拜非強有力弗能勝也敢以是煩長者乎故不以告也至是則禮已輕矣又不敢請而但使人告之蓋不敢必其來也古之鄉大夫待先生之忠且敬也蓋如此

賓介不與

註曰禮漬則褻

鄉樂唯欲

註曰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者辟國君也

敖氏曰國風為大夫士之樂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禮盛者可以進取故鄉飲酒升歌小雅也息司正禮輕故唯用其正樂耳鄉射禮云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然則工入之節其在無算爵之時乎

右息司正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

註曰朝服冠元端緇帶素鞞白履

敖氏曰鄉鄉飲酒也不言飲酒省文耳孔子曰吾觀於鄉

王制曰冠昏喪祭鄉相見皆其徵也於此云鄉者如燕禮

記先言燕特牲饋食記先言特牲饋食之類也

張氏曰鄉謂鄉飲酒之禮註指人恐義不盡

世佐案鄉字之義前二說得之註誤

皆使能不宿戒

註曰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宿戒

敖氏曰皆皆賓介也能謂善于禮者也宿戒者前期日而

戒之也此于當日乃戒之故曰不宿戒

郝氏曰皆使能謂諸有司供事輩惟能者是使非如賓介

先期告戒也

張氏曰宿戒之者恐其容有不能令得肄習今鄉飲賓介

皆使賢而能為禮者故不煩宿戒也

世佐案能賢能也使能者即周禮鄉大夫職云攷其德

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是也變興言使者合衆而尊寵之謂之興此以鄉大夫尊士卑又其所治故云使也夫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一不肖者得倖進則殆矣介亦後年擬貢者云皆使能蓋其慎也不宿戒者謂如士冠禮之類三日前戒賓至行禮前一日又宿之而此則否也所以然者冠禮筮日筮賓若不先期告戒恐其至期或以他故不至則不能成禮故須戒而又宿鄉飲酒之禮則三年一行必于正月煌煌大典誰不聞之況幼學壯行士之素志寧有以他故而不至者無事數數而戒宿也蓋冠一家之私禮而鄉飲一國之公禮此其所以異也二句義不相蒙先儒乃混而釋之殊失經意若謂此以使能故不宿戒則凡禮之宿戒者所使皆非能者乎知其不能則不必使使之而又逆料其不能不敬孰甚焉且古之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冠禮又其習見者亦何所不能而必宿之耶此則愚之所未解也

蒲筵緇布純

註曰純緣也

尊綌冪賓至徹之

註曰綌葛也冪覆尊巾

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

敖氏曰凡學宮惟一門故牲爨不于門外而于堂東北堂東北卽東夾之東北也學宮有左右房則亦當有夾室郝氏曰易象艮爲狗東北艮方陽氣所發生飲以養生故牲用狗烹于東北象陽也鄭解牲狗爲取其擇人迂也獻用爵其他用解

傳禮集編 卷四
敖氏曰其他謂酬及舉觶之屬也然記之文意似失於不備夫酢亦用爵也何獨獻哉此上篚之爵三觶一下篚之觶三

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

註曰挺猶臠也鄉射禮曰祭半臠臠長尺有二寸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

疏曰引冠禮者欲見此房中之饌亦南上也引曲禮者欲見此脯設之皆橫于人前鄭彼註云屈中曰胸以左手案之右手擘之便

敖氏曰左房東房也有左房則有右房可知

張氏曰薦脯用籩其挺五別有半挺橫于上以待祭脯本橫設人前橫祭者于脯爲橫于人爲縮陳之左房至薦時乃出之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

註曰亨狗既孰載之俎饌於東方

疏曰既饌于東方恐由東階升故記辨之

世佐案堂下之牆曰壁

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胙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腍

註曰凡牲前脰骨二肩臂臠也後脰骨二膊胙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上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揜也腍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

疏曰此序體賓用肩主人用臂介用胙其間有臠臠在而介不用者蓋爲大夫俎故此闕焉或有介俎臠胙不言者欲見用體無常若有一大夫卽介用臠若有二大夫則介用胙故臠胙兩見亦是也

朱子曰介俎脊脅胛肺印本胛上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
又云有肫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
據音疏刪去

敖氏曰皆皆肩臂胛也凡脊脅不謂之體右體者吉禮所
尚故于三俎用之介俎用胛者欲以肫爲諸公俎肫爲大
夫俎也尊者若多則自三以下皆用左體是亦示其相下
之意也若無尊者介俎猶用胛不爲之變也肺在後者便
其取之也凡俎橫設其後皆于所爲設者爲右

郝氏曰凡俎貴骨骨貴正與前脊正骨也脅疑字肩前骨

也臂肩下骨也胛胛通後脛骨也賓俎用貴主人次之介
又次之周人尚肺肺皆離割而不絕也右體牲脊脅脊脅
臂等骨用右也進腩肉皮向上也當作

張氏監本正誤云介俎脊脅肫胛肺脫肫字 又曰肫胛

卽註膊胛後脛二骨也賓主俎各一體而介俎肫胛並言
者以肩臂之下留其貴者爲大夫俎若有一大夫則大夫
用肫而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大夫用肫與肫而介用胛
用體無常故肫胛兩見也

世佐案介俎脊脅胛肺胛上或有肫字蓋自唐時已然
故疏中元有二說旣云有肫肫而介不用又云或有介
俎肫胛不不疑當言者欲見用體無常故肫胛兩見亦

是也其說依違如此詳味經文當以前說爲是肫胛並
言者誤也蓋介俎用胛正也不以尊者之多少而有所
變若謂有一大夫則介用肫有二大夫則介用胛然則
無大夫則介當用肫矣經何以不云介俎脊脅肫胛胛
肺也且有三大夫則介更何所用乎其說固不可通也
自朱子刪定之後今之監本及敖氏郝氏諸本俱無復

有肫字矣張氏反據石經而改監本以其未見通解故也

以爵拜者不徒作

註曰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

敖氏曰以爵拜蓋指賓主介遵既卒爵而奠爵拜者也既拜而興則與飲已者為禮故曰不徒作

張氏曰不拜既爵者則不酢也

世佐案以爵拜者謂凡奠爵拜執爵興者也不徒作者謂起必有所事無空起也試以經文考之蓋一一不爽如主人獻賓賓之告旨也坐奠爵拜執爵興是以爵拜也下卽云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是不徒作也其拜既爵也亦然又如賓酢主人主人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是以爵拜也下文卽言其再拜崇酒之事是亦

不徒作也以是推之凡介遵之禮皆然至于獻衆賓衆賓不拜既爵是不以爵拜也下云授主人爵降復位是徒作也凡拜必奠爵記乃言以爵拜不言奠爵拜何也凡拜畢卽執爵興者謂之以爵拜不執以興者謂之奠爵拜奠爵拜則有徒作者矣如介酢主人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下云主人復降階是其徵也若夫拜受爵之禮先拜而後受爵方其拜時爵固未入手也不得謂之以爵拜註專以拜既爵訓以爵拜以酢主人訓不徒作固偏敖氏雖兼賓主介遵而言然但指其卒爵之拜亦未備且未知奠爵以爵之分而反疑記失豈不謬哉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

註曰唯工不從此禮

敖氏曰此與下條唯以鄉飲鄉射之禮言之則可若推于他禮則有不盡然者矣

几奠者於左

註曰不飲者不欲其妨

疏曰主人酬賓之觶客奠之于左是也

將舉於右

註曰便也

疏曰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一人舉酬爲無算爵始是也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

註曰於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

敖氏曰主人獻衆賓惟于始者一爲之洗經云主人取爵于西楹下降洗是也一人辭之者禮主于已也

張氏曰主人統爲衆賓三長一洗一人進與爲禮餘二人不敢往參非又爲二人各一洗也又按經文洗升實爵後始言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此時三人尚未升堂其辭洗亦自階下東行辭之疏于前經以主人揖升爲揖衆賓升以此辭洗爲降辭皆誤

世佐案經文主人獻衆賓惟有一洗蓋以衆賓之長一人也故此人辭之餘二人並不爲之洗何辭之有註云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誤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註曰賢者衆寡無常也或統於堂或統於門

疏曰此謂堂下立者鄉人賢者或多或少若少則東面北上統於堂也若多東面立不盡卽門西北面東上統於門也

敖氏曰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賓入門左位近庭南介以下又居其南衆賓若多則容有北面者北面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云東者字誤也

世佐案經云衆賓辯有脯醢不見其位面及上下之次故記之記在一辭洗之下其爲堂下衆賓之位無疑敖氏見朱子通解載此條于迎賓之後遂云在門內位之時非也周禮鄉大夫職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則行飲酒禮之時鄉人之善者皆在故容有北面者北面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乃云東上者猶賓席南鄉而以東爲上說者以爲統于主人是也敖氏改東爲西似未達此義註云統于門亦未的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註曰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于賓黨不言飲而言薦以

薦

諸本皆說此字今從集說增

明飲也既飲皆薦於其位樂正位西階

東北面

敖氏曰此樂正乃公有司非衆賓也又不立于西方嫌其禮異故明之

張氏曰樂正本主人之官屬故以齒于賓黨爲尊之

世佐案經文獻衆賓之時不言樂正故記之立者亦謂堂下衆賓也與讀如字舊音預非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註曰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

郝氏曰舉爵三作謂獻賓獻介獻衆賓不徒爵謂樂作也禮成于三三爵既備禮宜少變尊者可入尊者入而後樂作以觀德也

世佐案舉爵謂初取爵于篚也作起也三作謂奠爵之

後復取之而起三次也徒空也不空爵謂實之以酒此禮獻賓獻大夫皆然故云凡試以獻賓禮證之經云主人坐取爵于篚卽此所謂舉爵也旣因辭賓降而奠賓對後復坐取爵興適洗是一作也旣又因對賓辭洗而奠賓復位後復坐取爵奉洗是二作也旣又因答賓拜洗而奠盥後復坐取爵實之是三作而不徒爵也獻介介不拜洗則少盥後一作矣獻衆賓無辭降之文則又少賓對後一作矣記此者欲見獻賓及大夫禮隆不與介以下同也鄉射記此句在凡奠者於左之上見獻賓禮也此記于樂作大夫不入之上見獻大夫如賓禮也獻介及衆賓皆仍獻賓之爵不得謂之舉爵獻大夫則易爵故得以舉爵統之也註于記中凡字而字俱無所發明且獻之有薦經文明白何待記乎郝說初讀之似

有理及細考之亦非鄉射禮無介獻賓及衆賓後卽遵入而樂作矣是舉爵二作而不徒爵也何以彼記亦云舉爵三作而不徒爵乎以此證之則其紕謬顯然矣

樂作大夫不入

註曰後樂賢者

敖氏曰此謂大夫之來也後不及一人舉觶之節者也樂作之時不可亂之故不入若樂旣作則獻工與笙矣大夫之獻又不宜後于工也

張氏曰大夫本爲助主人樂賢而來時旣後則不入矣世佐案二說當參看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旣獻奠于下篚

註曰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敖氏曰獻工不仍用獻大夫之爵者節異則不相因也旣

獻大夫而酢則奠爵于西楹南註云獻大夫亦然者惟謂亦取爵于上篚耳

張氏曰獻賓介衆賓一爵獻大夫一爵獻工與笙又一爵以異器示敬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註曰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于阼階上者以其坐於西階東也

敖氏曰此記乃與經同者特因上文而言之耳

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

註曰縮從也雷以東西爲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

聶氏崇義曰諸侯之大夫特縣磬天子之大夫兼有鐘及孔子在衛所擊皆謂編磬非大磬也

大夫皆當作士

陳氏暘曰磬之爲器昔人謂之樂石立秋之音夷則之氣也蓋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簾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古之爲鐘以十有二律爲之齊量其爲磬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而已爾雅大磬謂之馨徒鼓磬謂之卷周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言編鐘則知有編磬矣爾雅言大以見小磬師言鐘以見磬大則特縣小則編縣儀禮蕤倚于頌磬西絃則所謂絃者其編磬之繩歟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康成釋之謂編縣之十六枚同在一簾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禮圖取其倍八音之數而因之是

不知鐘磬特八音之二耳謂之取其數可乎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耳謂之十六可乎嘗讀漢書成帝時於鍵

水濱得石磬十六未必非成帝之前工師附益四清而爲之非古制也康成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歟古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篋簾通十二律正倍之聲亦庶乎古也宋朝元豐中於用李照編鐘阮逸編磬仍下王朴樂二律以寫中和之聲可謂近古矣然補注四聲以足十六律非先王之制也

敖氏曰前雷兩端東西鄉設磬當其下亦如之故於雷爲縮比禮特縣則有磬鐘鑄及鼓鼙惟言磬者以其爲縣之主而居首且可以取節于雷故也北面鼓之明磬南面設磬蓋在阼階西鼓在西階東

張氏曰周禮小胥掌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宮縣四面皆縣如宮有牆也軒縣去其南面判縣又去其北面特縣又去士禮也

世佐案磬編磬也小磬十二枚在一篋周禮小胥職云半爲堵是也階間堂下兩階之間也雷郝氏云檐間承溜也縮雷者當雷下東西設之於雷爲從於堂爲橫也天子之士特縣本鐘磬俱有此則從諸侯之士禮故唯磬一堵而已敖云比禮特縣則有磬鐘鑄及鼓鼙非也又案編縣之法經無明文可考鄭云十六枚取象八風而倍之也服氏虔云十九枚取十二辰加七律也唐李冲用二十四枚取十二律倍聲也大周正樂用十四枚

取五聲二變之倍數也諸說紛如未有定論鄭公之言頗與樂緯四清聲合後世多祖之蓋以十二律加四清合二八之數也四清者半律也十二律皆有半而此缺其八且無變律朱子嘗譏其法太疎略而用有不周則其非古制明矣馬氏端臨善李冲所傳謂其上不失之四清下不失之二變然考朱子鐘律篇所著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有三十六聲去其不用者八音亦當有二十八聲李氏僅取十二律正倍之聲而不及其變與變半則猶未備也惟陳氏以周禮典同之文定爲十二枚其議發于范鎮最爲有據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則鐘之應乎十二律也古矣大者如此小亦宜然陳氏之言殆得之矣故錄之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註曰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

世佐案主人受酢之時經云自席前適阼階上不從此禮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註曰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

敖氏曰無獻者異于衆賓有薦者別于其黨

凡旅不洗

註曰敬禮殺也

敖氏曰凡凡尊卑也

不洗者不祭

敖氏曰此承上文惟爲旅者言也若獻酒雖有不洗者亦祭之

既旅士不入

註曰後正禮也

敖氏曰此士亦主人請之爲衆賓或有故而不及與賓介同來者也經不言士入之節而記見此則是未旅以前皆可以入也士賤於大夫可以不獻然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贊同故不與旅則不入矣士亦謂當在堂下者也其入則以齒立于西方主人不迎

世佐案此士謂有爵命者周禮典命職大國次國之士一命是也其入也以觀禮亦遵者之類也大夫尊當與于獻故其入以一人舉觶爲節樂作則不入矣士賤于大夫故不得與于獻然非主人之官屬故得與于旅其入當以司正舉觶爲節既旅則不入矣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卽此經所貢之賓也司徒論選

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學者不征于司馬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徒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爵謂命爲大夫士也然則此士與衆賓固不侔矣敖氏一之誤甚且謂未旅以前皆可入皆非也其位亦在堂下東面北上與衆賓齒黨正職云一命齒于鄉里是也

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

敖氏曰授從者云出則是飲酒之禮他人無事者皆不入門

主人之俎以東

世佐案此於賓介遵者之俎云出授從者而主人之俎不云授主人之贊者則是受者爲主黨弟子無疑矣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疏曰命擊鼓者

敖氏曰此見命之之人與奏之之節也

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

註曰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

疏曰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於賓也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

註曰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幕沃盥設薦俎者

敖氏曰西面之位其在洗東南與與謂與其禮也下言無算爵然後與則此所謂不與者獻與旅酬也是句似有脫文位西面且不與獻酬亦飲酒于學之禮異者也特牲饋食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

西上獻次兄弟

世佐案記文雖似錯雜然皆依經文之序鱗次櫛比固秩然而不紊也間有數節之儀該茲一記則或見于前或見于後俾讀者得以參考要未有凌亂隔越而不相比者此及下文一條以經文訂之當在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之下否則在既旅士不入之下今在此蓋脫簡也不與者謂薦與旅耳今乃綴之于末與上文之言薦言旅者隔越不屬則所謂不與者竟不知其何所指矣敖氏疑有脫文而不知其爲脫簡殆未深考與

無算爵然後與

敖氏曰此遠下于賓黨也鄉射禮云無算爵執觶者皆與旅執觶亦主人之贊者也鄉飲酒義曰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焉是謂沃洗者得與

旅酬與此異矣參攷經文似當以此爲正

郝氏曰論語云鄉人飲酒卽鄉飲酒也鄭氏謂爲鄉大夫與賢能而賓之因記有使能之文而失其解也歲時伏臘賓朋宴集鄉士君子有酒何時不可行禮而奚必于賓興禹惡旨酒周公作誥兢兢焉至其行禮必以酒此禮所以防流居敬而作也飲食男女人之性情聖人因人情易流者爲節其嗜好裁其恣睢而人道庶幾矣孔子大聖人自惟不爲酒困無量不及亂盛德之至從心不踰矩是以難也故行禮以酒其器以一升之爵二升之觚三升之觶四升之角五升之散終燕而飲至石醉而歸奏陔夏而出庸詎非盛德之至者與則禮之功用大矣是以其人曰賓曰介賓冰也介戒也位乎西北西北者嚴凝之方敬義之至也能爲賓介然後可與飲酒故觀人者醉之以酒而試其

守聖人約人情而制爲斯禮也

世佐案古者酒禁甚嚴爲人臣者平時固皆剛制之矣其得以燕飲爲樂者唯鄉飲酒及祭祀二端而已書曰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卽此篇與賢能而以禮禮賓之之事也又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則此經特牲饋食少牢二禮所陳是也鄉飲酒之禮有四見篇首疏而賓賢最重云大克羞者惟君者言其大能進老成人于君所也賢能之人謂之耆耆者儒碩彥尤古人之所重故舉以告之召公戒成王之詞曰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成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亦此意也先儒乃以養老釋之則惟君二字遂不可解矣或曰鄉飲酒義孔疏曰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何得云羞耆

也予應之曰人之德業成就蚤暮不同古之用人初無限年之例然將以息浮而靜躁則苟非有敦敏徇齊之質者固無取乎其速進也記云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又曰古者五十而后爵則古人仕進之時皆非年少可知其視後世舉士惟取少年能報恩者公私之殊奚啻天壤故書曰羞考記曰使能周禮曰興賢其義一也孔氏之言失其旨矣賓賢能必行飲酒禮何也酒考所以養陽氣洽歡心爲人生所不可闕然而無以節之則必至于喪德亂儀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聖人制爲斯禮以節宣之使之席末而啐再拜而飲司正以監之奏陔以戒之如此而猶有及于亂者否矣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其是之謂乎 鄭解此篇爲諸侯之鄉大夫賓賢之禮愚旣遵用之矣或又謂篇內有諸公之

文當是天子之鄉大夫興賢之禮周禮鄉老及鄉大夫帥其羣吏以禮禮賓之是也鄭謂是諸侯之鄉大夫者徒以其特懸磬決之耳不知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雖有尊卑而其所興之賓則皆處士也旣是俯從士禮則雖天子之鄉大夫何不可降而特懸乎此說亦似有理附識于此又案遂大夫職云三年大比則帥其吏而興氓亦當以此禮禮賓之也

儀禮集編卷四

曷盛澄溶校字

